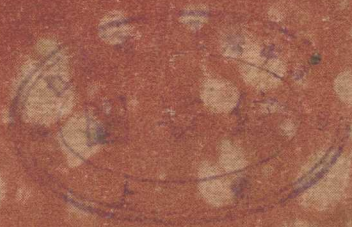


白石樵真稿



750369



457  
LX02  
(2)





第一輯  
第十二種

據眉公十種藏書本排印  
貝葉山房張氏藏版

# 白石樵真稿

明·陳繼儒撰

下冊

759369

中國文學珍本叢書

第一輯 第十二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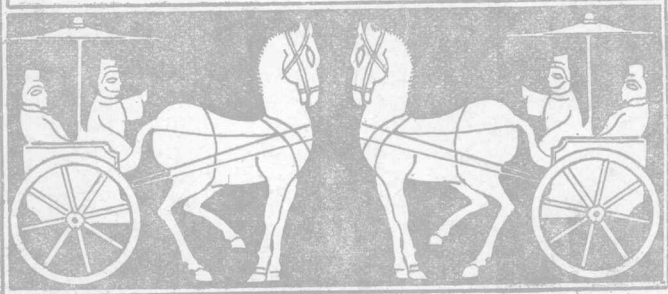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廿四年十一月初版

# 白石樵真稿 二冊

普及本實價六角  
特印本實價九角

著 撰 者 陳 眉 公  
 校 點 者 阿 眉 公  
 主 編 者 施 蟄 存  
 發 行 人 張 靜 廬  
 發 行 所 上海雜誌公司

上海總店：四馬路三二四號  
 廣州支店：永漢北路三三九號  
 南京支店：太平路二四八號  
 開封支店：中山北街三八四號  
 雲南支店：土主廟街四七號



初版本1—3000

白石樵真稿 卷之十一

策

宗藩

古今之宗藩。厚自周始也。秦鑒之而弱其枝。薄自秦始也。漢鑒之而掉其尾。唐之降疏屬之王而夷於公也。降其又疏且遠者而夷于民也。所爲薄。秦之亞也。宋之聚而養之京師也。散而處之郡邑也。所爲厚。漢之亞也。國朝稽古定制。廣樹懿親。參酌調劑。以處於不厚不薄之間。爲萬世準。祿萬石。冠九旒。位諸王上。法漢。而不得置吏握兵。郡王以次議裁。法唐。而未嘗不食饋冠帶。大旆少帛。磐石錯繡。拱手以衛神京。法宋。而曾不敢噪。屯于闕庭。輦轂之下。郡縣以防蜂螫。法秦。而終不廢周。封建以樹麟趾。法周。而終不得不節取於秦。煌煌聖謨。似無容進一籌矣。第愚所憂者。不憂天潢之不長。而憂在於窮地之毛。罄地之產。不憂朱門之里第。而憂在于白屋之王孫。不憂遠而燕吳。近而寧煦。而憂在於百姓之罄懸。有司之卮漏。夫天下之法。惟其兩利之爲便也。今上見費而下不見恩。宗子弟不盡肥而民日露其瘠。欲更制則以爲生亂。欲坐視又以爲養亂。欲加恩則以爲游說。而不當言。欲斷恩。又以爲離間。而不忍言。然則奈何。語曰。親盡則遷。服盡則祧。義也。親疎無間。內外均

勞仁也。親親賢賢。仁義並用。其惟今日乎。故請于奉國校尉而下。裁其歲祿可也。鎮國諸將軍中尉而下。停其分典可也。又不然。而輟其局禁。寬其兵衛。使不肖者得衣食於技農。賈者得以玉牒之親。而隸名於金閨之籍。若周若召若蒼若若向若絳若勉若汝愚可也。嗟乎。良家子負矢裹糧。翱翔八極。抱關不呵。津吏不問。而神明貴胄。反不免坐畫地而泣。向隅。弓旌輪車。日下名山。搜討兎窟。鴻遠之彥。而同姓子孫。使之匣鋒而不試。囊穎而不出。盼盼然望長安如天上。而竟不能稽首于天子圖闔尺寸之間。可嘆哉。

周禮

昔人有言。秦人焚書而書存。漢儒窮經而經絕。始未嘗不驚怖其言。已讀周禮而後知言之當也。秦舉先王之六籍。束而投之烈焰之中。此時周禮亡矣。垂漢二百年。河間獻王。猶能搜諸季氏之家。藏而上之祕府。則書固無恙也。自後杜子春及鄭康成父子。專門特業。遞沿於唐宋以後之諸人。凡四十有六家。而愈不可詰矣。雖謂周禮之絕於諸儒之手可也。禹鑄九鼎。紀山川殊怪之類。用以鎮不祥而告成功。如使治水者負鼎而趨。以遡河而窮源。人未有不笑其狂且愚者矣。周禮雖公。太平之書也。豈其所以公哉。周禮之家聚而戶訟者。以冬官缺也。然五官固具在。其做而行者誰也。卽五官互見。而冬官未缺。缺而尋以考工補之。其做而行者又誰也。蘇綽用其五六。而不足以治周。蘇威用其八九。而不足以治隋。我明田不井。刑不肉。子孫不封建。秋冬不獮狩。而天下熙熙如矣。大抵周禮之一句一字。鳳之毛而麟之甲也。然必句句而比之。字字而櫛之。則魚之筌而兔之蹄也。求筏於渡河之後。索經於煨燼糟粕之餘。反覆辨難。既不足以爲公忠臣。而傳會牽合。又不足以

爲公孝子。是古之亂周禮者漢儒。而今之亂周禮者又附之以宋儒。古之逸者官之一。而今之逸者。又無故而并削其官之六也。然則周禮何以辨哉。說者以莽之托名於井田。歆之托名於泉府。安石之托名於國服也。以爲周禮罪。而不知此非周禮之罪也。盜竊孔子之履。納之而踰人之牆。燧人火政以利天下。而始皇乃以爲烹儒焚書。燧人孔子。亦何過乎。竊周禮者。亦若是而已矣。

### 曆法

余觀周季。天子不協時。日御不分朔。閏分乖次而莫識。孟陬失記而莫悟。大火猶西流而怪螿蟲之不藏也。於是孔子作春秋。司曆失閏。則訊而書之。登臺頒朔。則謂之有禮。曆者天下之大典也。曆有聖人之德。六焉。以本氣尙體。以綜數尙文。以考類尙象。以作事尙時。以占往尙源。以知來尙流。六事備而天下之能事畢矣。是故聖人重之。爰命羲和分主四方。其器則璿璣玉衡。六合三辰四遊。公輸子所儷指而不敢進也。其法則土圭正影。律管葭灰。離朱之所閉目而不敢窺也。其人則夔龍稷契伯夷臯陶之所比肩而友也。其位則四岳九官十二牧之所接武而班也。豈矣曆之重且難也。非難於理而難於數。非難於常而難於變也。以理馭數。以常馭變。斯不可易之曆也。三代以降。漢之曆更二十二家而不能易。司馬太初之起於黃鍾。唐之曆更二十六家而不能易。一行大衍之根於著策。宋之曆更二十有二家而不能易。堯夫元會運世之本於圖書。元之曆更三家而不能易。許衡郭守敬之主於歲次定朔。此授時曆法。我明之所因而爲大統曆者也。迄今二百有餘年矣。第恐法久而窮。時窮而變。積杪忽以迄毫釐。積毫釐以迄分寸。積分寸以迄尋丈。將日月若斷壁。五星若走珠。四

時若亂轍。萬物若驚塵。嗚呼。豈細故哉。略觀漢書。漢興。世以司馬氏爲太史。而今者顛門之裔。安在。御史大夫。倪寬。明經術。上詔寬與博士共議。正朔。遂改夏正。亟釐秦舊。而今者明經之儒。安在。太初始作。星官。奏不能算。乃更募治曆者。于是唐都洛下。闕出焉。而今者精算之士。安在。夫紛紛曆家。高之。則欲使大撓握箭。隸首執籌。獨步三代之前。而不知卑出漢下。遠之。則欲跼影天路。飛奔日月。而不知石室靈臺之上。所爲神而明之者。誰其人哉。昔者高皇帝嘗徵龔。致諸臣。分掌曆時。置爲四輔。且升告太廟。以重其選。嗚呼。蓋早見至矣。

樂律

古人有言。議禮家如聚訟。嗟乎。寧獨禮云乎哉。施於今而論樂者。夢如矣。記曰。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夫人者。兩儀之播氣。而性情之所起。恣其流洩。往而不歸。是以聖人作樂。標舉人倫。削平淫放。大夫不撤懸。士不輟琴瑟。所以迎和氣之始也。記又曰。樂者樂也。樂之所極。天地氤氳。雷雨滿盈。是以聖人作樂。見昇平之冠帶。王化之原本。所以養和氣之終也。無傷和先。無伐和後。移風易俗。象德告功。皆舉之矣。而世俗之儒。奈何其夢。夢也。聚而議五音。則元聲中聲。變聲半聲。后夔之所不能齊也。聚而議黃鍾。則清濁多寡。進退奇耦。季札之所不能察也。聚而議候氣。則築室布灰。籥石秬黍。子雲之所不能占也。夫匏巴善歌。能令馬仰秣。魚出淵。劍珷一嘯。而能召太守。七世以上之祖。此二人者。以聲用。而非以器用也。今之精於聲氣者多矣。目窮於秋毫之末。而耳竭於絲粟之細。然而鳳不翔於庭。麟不遊於郊。異類莫以從。鬼神莫以格者何也。將以爲無專門。而樂舞瞽生。能執籥具秉翟矣。以爲無專官。而宗伯奉常。及協律都尉具矣。以爲無專籍。而上至於六經。下至於蔡子之



新書。朱子之通解。已汗牛而飽蠹矣。上古之世。搏土鼓。削葦管。考簞桴。擊野壤。可以啓萬物之情。通天下之志。而中古以來。聰明伎倆。自謂目空古人。卒之甲乙雌黃。若蠅若蟻。迄無定論。蓋器者所以發聲。聲之邪正。器勿與焉。曲者所以名樂。樂之哀樂。曲勿與焉。若使君子樂得其樂。小人樂得其欲。則金土不鳴。絲肉不奏。鵠弦不張。鼙鼓不伐。可也。君政荒而矯。人心鬱而苦。雖農之瑟。虞之琴。垂之鍾。和之磬。女媧之笙。雲門之舞。亦何足以被不祥。而留亂亡之轍哉。昔者南郭子綦隱几而聽天籟。葛天氏操牛尾而歌八闋之風。無煩均節。不廢比排。而至樂出焉。故易之有象。雷出地中。迅動流暢。先王以豫爲易中之樂。而太史之爲律書。不言律而言兵。不言兵而言兵之偃。於文帝寢鋒息民。天下和樂。三致意焉。有味乎其言之也。

### 水利

今天下畫大江而談水利。江以南。腹心也。淮。咽喉也。江以南不治。不足以給。淮不治。不足以達。不給不達。邊吏士不足以戰。則水利者。又天子邊事之要領也。今御史中丞慕淮泗上矣。憲大夫董三吳矣。而臨河報水激之人。旱潦相嚙也。則何故哉。治河之難也。其難有三。若東南不得與河較也。齊魯伊洛之間。亭障相錯。一欲潯關。則王孫勳。腕諸貴人中撓之。禹之空而授諸水者。悉爲我所實。吾無以容水。則水無以容我。勢也。難一。轉而清濟。轉而徐州。則虞漕。轉而汴省。則虞宗室。轉而鳳潞。則虞帝陵。左支右吾。前顧後盼。難二。河之徙決。有鬼神。不可以力敵。築堤塞口。與蛟龍爭。又不可以金與帛敵。功未成而主心動。功垂成而廷臣以樂羊之書尾之。又不可以百口敵。難三。故新河之役。議者紛紛。欲疏月河以分水。洩蘇伯河以導水。遷城以避水。修閘以防水。

上亦日下奏贖與大司空議。以望河工之告成。而匏子之歌。禾黍之頌。尤寥寥也。至江以南。則百倍易之矣。江南之流。輸於震澤。震澤輸於吳淞。吳淞輸於海。特其支河之不治。若有母而無子。有腸胃而無脈絡。旱則鮮蓄。而田爲之龜坼。潦則鮮洩。而禾爲之鳧沒。此其故易講也。不必接溧陽之五堰。疏荆溪之百瀆。以殺其來勢也。不必於江陰驅而泄之江也。不必於夾苧興塘驅而洩之於運河也。余以爲視田之高者。其流可濬也。視田之卑者。其岸可築也。戶上者可粟也。戶下者可力也。不上不下而中處者。可相督也。水衡所捐數十萬之金錢。流移可募。而賑施可寓也。此吾所謂百倍而易於治河者也。

## 鹽屯

昔者姬公寓兵於農。制爲井田。而其后管子修內政。以寄軍令。卒以勁齊。吾明之兵與農分矣。然借鹽以屯邊。不至盡驅東南之農。而養西北之兵者。則鹽屯爲之灌輸也。今天下策鹽者曰。苦課重。苦守支。苦私鬻。苦攤派。存積也。策屯田者曰。苦牛具。苦溝洫。苦課稅子粒也。二者大司農與徵算郎。相與日夜借箸而籌。而繡衣使者亦乘車出。退而削牘奏利害者。日上。迺左顧問鹽政。民貧不能辦課。而商之子孫老死不見度支。右顧問屯政。武臣不能營葺。而士卒不倚耒耜。蓋天子以米鹽爲羞。大臣以富強爲諱。於是一蔑於縣官。再奪於貂璫。威嚇。再持於鄭卓之徒。佃漁其間。此無他。以鹽屯之未合。而祖制之未復也。往高皇帝召商實粟邊下。商爲之募業。墾土。以鹽而狙集商。以商而蟻集屯。有兵農均輸之遺意焉。自葉洪倡議。而商所贖者。更粟而金矣。金不之塞。而之鹽局矣。大江中畫。而東南挽芻。西北坐食矣。余以爲非復祖制。而令鹽與屯相爲表裏。未可以國也。

夫鹽與屯合。斥鹵千里。化爲桑田。一利也。農不輸餉。兵不媮飽。二利也。商且受粟。夕受饜。券交於左。筐盈於右。三利也。邊實虜虛。卽淮揚有梗。而咽喉自在。四利也。且耕且守。人自爲戰。里田戍行。敵氣自寢。五利也。生齒繁。烟爨集。戍卒無鄉國之悲。而流移有土著之樂。六利也。商以邊爲陸海。虜以田爲地網。七利也。嗚乎。七利舉而卽使劉大夫握管。趙先零繪圖。何以讓哉。不然。江以北窘言兵。江以南窘言農。盼盼然枵腹相望。而兵則虜且薄之。農則水旱薄之。惟鮮衣大賈。洗手堅坐。以享獵天下之利。何不召而爲鹽屯委輸。且買者半燕趙。走客地如鶩。蓄其性然而又引輕而鹽倍。賦輕而粟倍。客四面方駕出矣。

### 馬政

甚矣。今天下馬政之不講也。凡有三蠹。而大耗不與焉。太僕馬。歲無慮十餘萬。內以奉衛士。而外以奉邊戍。邊戍所予金粟。半以輸債帥。自啖不暇。而何暇以其餘飽馬。馬不任勞苦。遇戰則悲鳴却走矣。蠹一。漢初天子不能具淳駟。而將相或乘牛車。今衛士得馬。以便鞭乘而已。蠹二。縣官割其芻。中涓外家割其地。馬所從產。則實駒。所從秣。則實肥。甚則家破而人繼之。蠹三。今天下幸媮安耳。有如海內多故。無敢望八駿十二閑。及數千如雲之錦。卽大將軍何以驅使監罔。僕寺何以數馬而對。嗟乎。此所謂名存而實亡者也。夫名存而實亡者。猶未若害存而利亡者之足以懼也。如咸寧鸞爲政。驕且畏。議通馬市。以中虜欲。自庚戌以迄今。四十年矣。國初之市馬。雖稍倣宋制。然特創於關蜀。未聞以九邊爲市也。以茶縑爲餌。未聞輦金而出也。以爲獲良馬。而虜且以下馬獲上直矣。以爲馬衆可與虜敵。而既市當無事戰矣。以爲羈縻之。而陰修戎備。而將相以市便高枕。

矣。以爲虜無他狡。而慮且邀賞。往歲東西之鎮。叵測矣。夫天下之財。止有此數。不在上。不在下。而在夷狄。財往如逝波。敵至如風雨。有如圖窮而匕見。皮盡而毛落。進不能嘗犬羊溪壑之心。而退不能懼熊羆將士之氣。陽以托長沙表餌之智。而陰以伏熙寧和好之憂。嗚呼。如是而欲眷天駟。叩房星。供御飽餼。司馬巡邊。其何益于國。故大耗之不去。而區區於振刷三蠹。雖有龍牡。無以御之矣。李克用以馬上立國。不過七千。猗頓窮士耳。陶朱教以畜五特。乃適西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其息無算。而況以天下息乎。請罷馬市。以歲市數十萬之金。帛轉而付之秦。非毛仲其人。必使官與民兩利。以坐實天廡之種。生且爲天子歌。在垆駟鐵以獻也。

# 白石樵真稿 卷之十二

## 議

### 賑荒議 (計二十條)

#### 踏荒

縣公踏荒。東踏則西怨。西踏則東怨。舟車所至。攀擁叫號。里排總甲。有伺候之費。有送迎之費。有造冊之費。有愚民買荒之費。不如一概以全荒具申上司。舊規奏報夏災。例在五月。今已過期。似難復緩。直待兩臺題請。朝廷旨下。戶部覆行。然后輕輿寡從。踏勘未遲。今不必沿鄉履畝也。

#### 勘荒

得錢做荒。出錢買荒。其弊種種不一。須令該圖里排。開報得分明。圖書造冊得分明。如一保之中。某區爲熟區。某區爲荒區。一區之中。某圖爲熟圖。某圖爲荒圖。一圖之中。某圩爲熟圩。某圩爲荒圩。俱用印鈐記訖。然后行抽勘之法。勘圩則刻。勘區勘圖則寬。又然后行抽問之法。或問事。或比較。問過去前甲之里排則公。問見在挨甲之里排則私。大抵糧田全荒者。即是上貧之飢民也。種田半荒者。即是次貧之飢民也。得一圩之真荒。

田若干。眞飢民若干。而衆圖不敢欺矣。得一圖之眞荒田若干。眞飢民若干。而衆區不敢欺矣。勘荒在此。賑飢亦在此。本之以惻隱不忍之念頭。參之以神明不測之作用。寧過仁。無過義。寧使得便宜在百姓。無使得便宜在朝廷。此勘荒之大指也。

儘荒

勘荒固難。而派荒尤難。說者曰。縣大夫不能千百其化身。而方圓于一手。何如一概攤荒。使荒熟皆霑恩典。此爲熟鄉作說客而設也。夫東南與西北。非特地勢之高下不同。抑且有災無災之截然迥別。若幸而有恩。應儘數派與荒區。惟荒區有改折。惟荒區有停徵帶徵。惟荒區有粥賑米賑。而高鄉不得望焉。夫荒區。菜麥不及收矣。秧苗不及栽矣。卽栽。腐爛矣。卽閏。有可救者。皆數十百人共踏大朋水車。男罷耕。女罷織。甚則皮穿脚腫矣。今高鄉有是乎。富戶見田荒。誰肯借貸債米。業主見田荒。誰肯接濟工本米。啼飢號寒。賣男鬻女。今高鄉有是乎。租米旣不能還。錢糧安所從出。佃戶苦。業戶苦。里排苦。縣官苦。今高鄉有是乎。蓋當道之請命。爲荒不爲熟也。朝廷之特恩。爲荒不爲熟也。父老之拖泥帶水。匍匐攀號。正恐以荒作熟也。縣官之曝日衝風。親行踏勘。正恐以熟作荒也。若不問苦樂高低。概行攤荒之法。似於官吏覺便。而于救災則甚不均。甚不服。夫低鄉涕泣而求之。高鄉談笑而得之。膏粱而欲坐享餓殍之食。孟獲而欲分奪嬰兒之乳。此豈鬼神之望。吾良吏者乎。士大夫無以此曲動上聽可也。

禁亂

夏秋之交。舊水未消。新水復橫。正如舊錢糧未足。新錢糧復徵。三吳百姓之苦。未有甚于今日者也。且大暑而徹夜極寒。大雨而澆日不止。天時可怪。歲事可疑。自古水旱必相仍。兵荒必相繼。卽極盛太平之世。且不能免。而況以好奢之世界。當易動之物情。可不爲寒心哉。昔蜀道寇作。臨汝侯嘲羅研曰。卿蜀人。何樂禍如此。研曰。蜀中百家爲村。有食者不過數家。貧迫之人。十常八九。束縛之吏。十有二三。若令有五母雞。二母彘。床上有百錢。甌中有數升麥飯。雖蘇張巧說于前。韓白按劍于後。將不能一夫爲盜矣。古來亂民常挾飢民而起。如玉仙芝黃巢之類。不能枚舉。必須當路者先服飢民之心。捫亂民之胆。而後可以永保於無事。何謂服飢民之心。如菲衣惡食。教民節儉。緩征停訟。與民休息。任怨任勞。怕因怕果。如切自家痛癢。如救自家骨肉。披髮纓冠。廢寢忘食。所謂服飢民之心者也。何謂捫亂民之胆。只今大水彌天。姦人借事生釁。或有裝駕決船。以割稻爲利者。或有搶奪籌樁貨物。以增築圩岸爲名者。或有聚衆鼓噪。以借米糶米爲名者。此皆亂法之民。若有此等倡禍。卽刻往前擒拏首惡。輕則繫獄。重則捆打。此所謂捫亂民之胆者也。蓋救災恤患之中。專寓防微杜漸之意。飢民必救。亂民必斬。舍此八字。別無荒政矣。

### 禁張皇

夫上人要有救荒之心。而不當有救荒之狀。如銀賑米賑粥賑。此爲無田者而設也。而目前庫中之銀幾何。倉中之穀米幾何。此不可遽言賑也。如蠲免。如改折。如停徵帶徵。此爲有田者而設也。而目前之荒疏未上。朝廷之恩例下未。此不可以遽言蠲也。大抵飢民如小兒。不忍用威。又不敢遽用恩。揆得一刻不啼哭。則一刻

之餅餌且止。挨得一日不啼哭。則一日之餅餌且止。留前貯後。相時而行。屈指七月至十月終。有一百二十日之期。幸而高鄉成熟。則新米可接濟矣。又屈指十一月至明春四月終。有一百八十日之期。幸而春熟有望。則豆麥又可接濟矣。獨二熟未至。接濟何人。萬姓嗷嗷。命在呼吸。前則以設法預備爲主。後則以分頭急救爲主。中間則在閒時忙做。忙時閒做。勿促之告急。勿挑之使動。如遏糴抑價之類是也。

### 請改漕折

改折一事。近雖奉有明旨。但時事多艱。拘攣當破。議賑則倉庫空虛。議蠲則金花難免。獨有漕糧一項。漕糧每石。輕齋席板過江水。脚折耗等項。計費銀二兩。若得幾分請折。每石止徵銀五錢。則餘米存留地方。有田者明沾實惠。無田者暗受恩波。計無便於此矣。查得改折事例。被災十分九分以上者。改折七分。又查得被災八分以上者。不分正改兌。每石折銀五錢。此定制也。今三縣災傷。正當十分九分之數。則改折漕糧。正當每石折銀五錢之時。前有萬歷十六年及三十七年水災奏准文卷。歷歷可查。申請道院。援例乞恩。亦寬中之寬。意外之恩。而未知可得否也。若復請今歲停徵太過。則來歲帶徵益多。姑息於目前。而鑿楚於日後。不惟難爲百姓。抑且難爲縣官。且看部覆何如耳。

### 禁遏糴

以官救民。不若以民濟民。以民濟民。不若以商濟民。我既遏糴。鄰亦效尤。寸寸節節。皆是死路。當聽其自相灌輸。較是兩便。蓋本方之米有限。日用則米日消。四方之米無窮。日來則價日減。此不待智者而後知也。若



云米在外者則欲招來。米出境者則欲嚴禁。非惟用情之不恕。抑亦立法之難行。此猶士大夫半明半暗之說也。

### 糶米

救荒之法。無如設處糧食爲第一義。揀選大戶。領銀轉販。給付印批。勒限回縣。似矣。目今庫藏空虛。官銀何處撮借。愚謂使大戶糶米。不如使大戶積米。如不願遠糶而願積米者。即將本家之米。自貯本家之倉。積米若干。時價若干。但取結狀印信登冊訖。後日價踊。原照前價平糶。幸而價不甚昂。米還大戶。而官無與焉。在官府許境內之米。留之境內。不必處糶米之銀。在大戶以留之在家者聽之。在官不必增遠販之費。此不過之過。不糶之糶也。揀選積米大家。只將屯戶查明。量田之多寡。酌米之重輕。如千畝五百畝之家。或有餘蓄。下此則不能矣。若開報股實。徒生詐端。請託營求。易生煩擾。其不使者一。領銀糶米。銀一到手。豈無花費之子弟。侵剋之家人。其不便者二。我遏我糶。彼遏彼糶。口語鬪爭。關津阻隔。其不便者三。遠涉江湖。擔延歲月。其不便者四。遠方價高。回鄉價減。查驗推委。多所支離。其不便者五。華亭八十餘區。試選區中大戶。召而問之。願積米乎。願糶米乎。其情實可以立見矣。

### 禁抑價

抑價之說。行於官糶則可。行於民糶則不可。蓋官府設法銀兩。遣官遠方。販得糧食。略有頭緒矣。然後發與良善大戶。平價糶與飢民。但奸徒或以低銀至者。以低錢至者。以短價至者。受之則大戶虧本。拒之則喧嘩。

相加甚則詐告小升小斗。詐告插穀插粟。而添出詞訟無已時矣。况抑勒減價。則積米之家。閉廩不出。販米之商。聞風不來。本欲抑價。而價愈增。此立斃之道也。

平糶

官糶官糶。其名甚美。而往年奉行臺諭。幾至大亂。蓋強梁者得之。軟弱者不得也。附近者得之。遠僻者不得也。衙門之狡猾。臧獲之親厚者得之。而鰥寡孤獨疾病無告者不得也。詭名詭姓。假爲藍縷之服者得之。而真正飢貧者不得也。或擁軋。或叫號。或困踣。或鬪爭。或聲言以滅竊告。以拌和告。以小斗斛告。本家不勝其煩。但求糊塗苟且了事。而止有平糶之名。無平糶之實。若不體貼設行。則區區錢糧之艱難。遠販糧食之辛苦。俱付之兒戲一擲耳。可惜可惜。憤之憤之。直待鋪行十分踴貴之候。始付好義大戶。平糶饑民。但許升計。不許斗計。自城及鄉。然亦可暫而不可久也。

散賑

夫用衆。宜在狹處。不宜在廣闊處。如在廣闊處。唱名叫一人。而千萬人俱擁案前。本人不到。而他人冒應。冒領者有之。應去復來。領去復應。其誰能一一而稽察哉。大抵散賑。不散米而散票。此常法也。散票之法。莫如清明上城。安排布置。每圖分作十甲。第一甲以至十甲。每甲將水牌開寫饑民姓名。挨甲編定。有一城垛。靠立饑民一名。縣公乘轎。門子執票。有一名。即將一票付之。得票者從轎後陸續過去。未領票者從轎前挨次前來。散過一圖。又是一圖。散過十甲。又是十甲。饑民執票就倉。倉吏認票發米。先後亦以此爲次第。兵法云。用衆如

用寡分數明也。此卽散賑之法也。

### 田主賑佃戶

查得華亭田一百九十五萬畝。若田主各自接救佃戶。種田一畝者。付米二升。種田十畝者。付米二斗。共計米三萬九千石。卽省出官米三萬九千石矣。卽使官賑。有如此之直捷乎。卽使官糶。有如此之均勻乎。人自爲給。無強梁擠軋之弊。家自爲賑。無遊手冒名之弊。平時借作工本米。凶年借作性命米。工本米至冬月補償。性命米至豐月補償。各立券爲準。不還者。告官究追。此官府不賑之中。而民間暗寓賑濟之法。比之報名分賑。執票平糶者。有淹速。有均否。有真僞。有會集之擾。有辨察之煩。其孰便孰不便也乎。且賑飢之事。官府既不能遍及鄉村。又不能確定災傷之重輕。與饑戶之真僞。惟田主與租戶痛癢相關。情形又實。凡田之果荒與否。家之果貧與否。不待踏勘。而彼此灼然。莫可掩飾者。今能照依前議。旣報其平日胼手胝足之勞。又救其目前逃亡餓殍之苦。此安插佃戶第一義。而當事者。又且賑之以濟其窮。庶不立槁矣。况士農工商。惟農最苦。比之游手閑民。及素不識姓名者。休戚萬萬也。田主置之度外。彼且相率而去。其故居。拋棄屋廬。誰人看守。明年菜麥。誰人下種。田主勞費。豈不多於今日哉。是說也。無田者。田少者。皆欣然以爲可行。而轉展阻撓。倡言不便者。必出於多田富戶之僕輩。獨不思田多則易於轉移。人饑又易於爲德。決不分外多求。亦決不因求生事。仁人首倡。轉相勸諭。由城而鎮。由鎮而鄉。由吳而越。由吳越而推之他方被荒之處。豈非根本簡便之良法哉。

### 救荒煮粥事宜 (十七條)

一 早煮不如遲煮

煮粥最宜慎始慮終。須計量倉穀多寡。可食若干人。可支幾時。然後起手。若驟然輕舉。一時穀盡。又驟而已之。令老弱者轉死。強梁者且生他心。不可不慎。

一 城郭不如鄉村

設粥於城郭。則游手之人多。設粥於鄉村。則力耕之農衆。聚則疫痢易染。分則道里適中。設粥城郭十之一。鄉村十之九。則較得其平矣。

一 委官不如委好義

大戶一心以奉委官。又一心以救饑民。精神既分。事事苟且。惟敦請賢士大夫爲地方素所信服者。監督煮粥。朝夕無供應之煩。左右無需索之苦。柴米不能湊手。可以猝請猝應于當事者。又無扞格不通之虞。昔井愚聶公嘗行之而效矣。

一 搭廠不如寺院

搭廠費竹木。費柴薪。費工食。既防火燭。又虞風雨。又少遮攔。惟尋訪地方寺院。一便水漿。一便造竈。一便寓房。一便貯柴積米。一便容民畜衆。

一 土竈不如磚竈

土竈灑隤易敗。磚竈潔淨可久。其大鍋鍋蓋水缸等項。即從地方鎮上店家借之。編號登記訖。若火鋸擔

桶海籬簸扁諸小物類。大戶領價置之。

一 執事不知選用饑民

選用饑民。須衣服洗淨。精力健旺者。每人給米二升。許令執事煮粥。如有不好潔。不聽命。因而偷盜米糧物件者。逐出更換。

一 糶粥不如米粥

往時糶粥。多有半生半熟者。間有拌和石膏者。飢不擇食。往往食後致病而死。若米粥則無此弊。故煮粥決以白米爲主。

一 草柴不如木柴

官既發米。隨將買柴銀兩。同時給發。每日用柴百束。先買二三千束備用。坐柴可以代糞。餘炭可以煮茶。逐日劈柴。最爲煩苦。飢民待粥。空閑者即以劈柴委之。劈完加粥一碗。

一 吃粥不如帶粥

凡煮粥。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奔走道途。倘遇風雨。尤覺艱難。若願吃粥者。許令自帶碗箸。以便就食。若願帶粥者。許令自家帶鉢。并給二次。以便攜歸。昔嘗行此法。願吃者少。願帶者多。蓋吃則止于一人。帶則歸分老幼。不妨生理。不失碗筋。不成羣混擾。不竟日奔馳。饑民既得安閒。而執事者亦少休息矣。

一 給粥老人先於童壯

白石樵真稿

前鍋粥熟。即貯缸中。遇老即發。蓋老者性羸。不能久待。童壯尙可待也。

一給粥婦人先于男子

婦人領粥。出自萬不得已。來即發之。蓋婦人廉恥最重。不能久待。男子猶可待也。

一童子壯男各分一處

凡童子頑狡。溷入粥場。最難馴伏。須擇一人管攝。或吃或帶。擊鑼引旗。五童一隊。挨次散之。凡壯男。須俟煮粥有餘。末後給散。擊鑼引旗亦如之。大約以巳午爲期。馴良生理者。不必先來。久候。強暴梗事者。不致屯聚後留。亦分別調馭之一法。

一丐流毋得混擾饑民

丐流溷入饑民。非特不潔。亦且不甘。另遣乞丐頭領。置之粥場遠處。別設粥賑之。

一饑民日登記籍

錢糧出自官府。苦心區處得來。一粒一毫。俱要着落。拋撒者上干天刑。侵漁者難逃憲網。凡每日男女領粥若干。每日煮過米若干。執事工食米若干。一一登記簿籍。以呈查考。

一修道路橋梁

大水之後。岸有低窪者。補平之。橋有橋板橋欄腐壞者。修好之。無令飢病之人。因傾跌致斃。先宜周密預

## 一另籌領粥

凡遠近有體面之人如學究如里排如醫生等類以領粥爲慚而實以絕粒爲苦另置竹箒烙鐵記色分籌領粥不必到廠。

## 一煮粥須要嘗粥

凡粥之生熟厚薄有插和無插和須要監督與大戶親看親嘗則執事自然用心而饑民亦且心服昔郡侯張曙海公祖親臨天馬山粥場散粥之時予進饑民粥三碗小菜八碟欣然泔罷而去萬民合掌頂禮歡呼送之如此光景歷歷尙在目前甚有寫圖以贈張公者此萬歷三十七年間事也。

祝染南劍州沙縣人也遇歉歲爲粥以施貧者後生一子聰慧請舉入學榜將開忽街上人夢捷者奔馳而過報狀元榜手持一大旗書四字曰施粥之報及榜開果其子爲特科狀元。

慶歷八年大水歲饑流民滿道韓琦大發倉廩并募人入粟分命官吏設粥食之日往按視遠近歸之不可勝數。

田賦八故（見松江府志）

## 查官田民田糧重之故

太祖高皇帝受命之初收天下田稅每畝起科止三升五升有三合五合反輕於古昔井田之稅此之謂民田國初有因兵燹後遺下土田無主者有籍沒張士誠者有籍沒土豪虐民得罪者此之謂官田查得弘治

十五年松江府民田止七十三萬二千八百畝。官田有三百九十八萬五千六百畝。則官田不更多于民田乎。召民耕種。輸租于官。此租額非糧額也。小民送納各倉。遠涉江湖。極其煩苦。以致累年拖欠。遷徙拋荒。乃復轉賣官田於民間。又將官田租額。攤作民田糧額。雖有上中下三鄉之別。而總之賦極重。不可及矣。松郡糧重。始於此。

### 查力差銀差聽差之故

太祖洪武元年。定法每田一頃。出丁夫一人。三年置直隸。應天均工夫圖冊。每歲農隙。其夫赴京供役。每歲率用三十日。遣歸。田多丁少者。以佃人充夫。其佃戶出米一石。資其費用。非佃人而計畝出夫者。其資費每田一畝。出米二升五合。他如府州縣雜差。亦如之。其後分力差銀差聽差三項。係力差者。計其代當工食之費。量爲增減。係銀差者。計其扛解交納之費。加以贈耗。又其後派銀僱役。力差變爲銀差。而聽差并罷之矣。初弘治元年。令各處編審均徭。但于均徭人戶丁糧有力之家。止編本等差役。不許分外加增。若貧難下戶。逃亡絕戶。聽其空閒。不許徵銀。及額外濫設聽差等項。違者聽撫按等官糾察問罪。此力差聽差銀差之所自始。

### 查絲綿折絹之故

吾松徧栽花稻。不種桑。不養蠶。而歲賦農桑絲綿折絹若干。載在夏稅額中。松民既有細布粗布之解京。又有內號外號之織造。則絲綿折絹一項。似乎可以奏蠲也。查得金時之田制。凡民戶以多植桑。養爲勤。少者必種其地十之三。又少者必種其地十之一。除枯補新。使之不缺。元太宗丙申年。始行絲料之法。每二戶出絲



一斤并隨路絲線顏色輸于官。五戶出絲一斤并隨路絲線顏色輸于本位。此金元之遺制。而相沿猶未改也。其有農桑絲綿折絹自此始。

### 查馬草豆料之故

國初光祿寺犧牲所御馬監并象馬牛羊房等草料俱于民間照田糧科徵解納。官軍草料亦如之。洪武二十五年以百姓供給艱難令北平等處衛所官軍自採野草備用。自後遂有秋青草事例。宣德以來通命在京在外軍衛有司量派軍夫采打置場收納與民納草相兼支用。而其因時制宜措備支給法亦不一。其黃黑豆等料即于稅糧內折徵不更載。此馬草之徵所自始。

### 查一條鞭之故

往時夏稅秋糧及丁銀兵銀役銀貼役銀種種名色不一。或分時而徵。或分額而徵。上不勝其頭緒之碎煩。下不勝其追呼之雜沓。自嘉靖四十年侍御龐公尙鵬按浙改作一條鞭法。最稱簡便直捷。但于平米上分本色米折色銀兩項里排徵之於納戶。而縣官派之於各色。孰是起運。孰是存留。孰是額設。孰是加編。孰是宜後宜先。孰是宜增宜減。孰是朝廷會赦而猶存如故。孰是戶漕撫按會減而猶增如故。其算數在縣總。挪移亦在縣總。而摘發則在精明之縣大夫。是法行之七八十年矣。此一條鞭之所自始。

### 查加派從糧不從畝之故

隆慶二年巡撫林潤奏言江南諸郡久已均糧民頗稱便。惟松郡未均。請乞暫設專官丈之。吏部題原任

本府同知鄭元韶陞湖廣按察司僉事領勅專管丈田均牽斗則丈得松江三縣上鄉算平米一石准共田二畝七分三厘九毫中鄉平米一石准共田三畝一分二厘五毫下鄉平米一石准共田三畝六分三厘凡有不時錢糧加派俱照前周文襄所行則例無分上中下三鄉一概論糧加耗貧富適均官民兩便此一定不易之法也若從平米上每石加派則所派輕從田上每畝加派則所派重今遼餉亦宜準此俟遼事平後并原派除之蓋糧額之輕重易見而田數之多寡難明耳此加派從糧不從畝之始

查錢糧瑣碎易眩之故

賦類如海見者望洋况米之數則曰升曰合曰勺曰抄曰撮曰圭曰粟曰顆曰粒銀之數則曰厘曰毫曰絲曰忽曰微曰纖曰沙曰塵曰埃此項積之無補於丘山而算之甚昧于心目昏昏悶悶得無爲驪龍之睡乎龍睡而盜者攫其珠去矣前輩云銀至厘而止米至合而止其下悉宜抹除之不然墮入奸人雲霧中可恨也此錢穀混淆之所自始

查青由之故

嘉靖三十七年奏准天下正賦戶給青由先開田畝糧石仍分本色金花折銀使民周知輸納其一時加派不得混入亦不分官員舉監生員吏戶人等一例均派令給印信小票與民執照事畢停止此青由之所自始

## 布解事宜

查得細布之役。起于正統八年。周文襄公念松江賦役煩重。奏將闊白三梭布一疋。准平米二石五斗。每疋加車脚船錢米二斗六升。闊白棉布一疋。准平米九斗八升。每疋加車脚船錢米一斗二升。布每長四丈二尺五寸。舊例每疋重三斤。率以紗粗驗退。又奏不拘斤重。止取長闊。兩端織紅紗以防盜剪。至今行之。此松江布解之所由起也。華亭布解四名。細布一萬六千一百八十五疋。每疋價銀六錢一分。內改織黃線三絲布二千四百五十二疋。每尺加贈銀二錢五分。二絲布一萬三千七百三十三疋。每疋加贈一錢五分。粗布四萬八千九百三十五疋。每疋加銀三錢。又每疋加銀七分四厘。通共粗細布銀三萬八百四十七兩餘。向會搭派北運一役兩役。人甚苦之。以後遂點客商買布。即有光棍串同保結。充作大商。銀一入手。視爲己物。浪費不經。化爲烏有。有此改簽大戶。大戶本欲領銀買布。或曰待驗布後給銀。及布已驗矣。或曰待解布後領銀。及布已解矣。批廻已銷矣。領者愈迫。給者愈遲。或以現總而推委舊總之錢糧。或以前甲而強求新甲之償補。或有十不得六七者。或有干請求給。僅許對支者。一年如此。累年可知。此向來二三年前布解之所由困也。布役之苦。若質房聽驗。印解布袱。油紙包素。舟車關開。掛號銷批。到京門單稅鈔。內相庫官。吏書司房。保識庫夫。長隨廚役。見面後手。擺飯茶果。土儀。檣頭。復求雇夫。交納等項。每疋除鋪墊外。賠銀四錢二分。稍不遂願。任意揀退。兩次三番。千辛萬苦。即使盡發現銀。尙多賠補。而况布解而銀給不如數乎。通計華亭布役四名。上海二名。青浦一名。一年即破七家。若朋充者。又不知破碎幾家矣。今年方公祖下車八月。痛掃前弊。不染秋毫。先要調停細布。

此周文襄再見於江南也。請言往時官解之害。官買官解。本官既不諳物價。又不能賠償。衙官委之衙書。衙書委之行戶。如昔年簡較段金。郭殿邦。典史余和。皆以解布之故。監死京中。至今痛惜。况官有去留。而布未了局。錢糧干係。誰則任之。蓋細布之大要有二。先發銀而後解布。則布不足。先解布而後領銀。則銀不足。惟以大戶解布。則無包攬侵欺之患。如數發銀。則無稽遲短少之患。不必官解之復踵前弊也。頃鄭父母勅令解戶設櫃給串。先收布價銀。隨收鋪墊。扛解銀。驗印起批。信爲良法。方公祖又例行之。上海青浦。而布役之困可避矣。別有刁棍條陳。用標布客解布者。商非土著。既難托銀。又無田土。勢難簽役。役一及之。則客商之布標散。而鄉鎮之布莊亦散矣。其關係三縣之命脈。非細故也。夫三線細布。勢不容折。闕白粗布。濫惡稀粗。北人最所厭棄。若照原價三錢七分改折給散。彼既利于得銀。銀又可以轉買商布。比之二線既堅。且有餘利可落。省墊貼銀四千二百兩。減去會計徵額。此一舉兩得也。若三線五千疋。扛墊銀一千二百五十兩。帶在金花船。解船不容。官亦不便。此項尙要商量。惟細布卽發現銀。粗布將銀改折。其不易之定論乎。

## 北運白糧事宜

天下大矣。白糧獨責之蘇松常嘉湖五府。何也。國初自南京取給五府。其勢甚便。自成祖定鼎北京。而白糧相沿不改者。二百五十八年矣。在直省。不知五府之偏累。在一府。不知董漕者之獨勞。今已無可奈何矣。白糧之苦。不獨在軍強民弱。不獨在軍先民後。不獨在過洪過閘。不獨在過關過鈔。不獨在僱船僱車。不獨在帶餅帶磚。不獨在稽查盤驗。不獨在各倉各局各衙門之刁頓留勞。而尤苦愆期守凍。出于意料之外。白糧守凍。

一年而兼兩年之船錢。一年而兼兩年水手之工食。千瘡萬孔。借貸無門。蓋守凍以春辦之不先也。春辦不先。以收米之不足也。收米不足。以荒區與頑戶納米之不肯完也。若使納米既足。又卽付之水腳價。船戶水手。應時湊集。正月開幫。豈有愆期濡滯之患哉。今鄭父母設法。使北運者先儘本名。隨儘本區。以收白糧。置櫃給串。以收腳價。方公祖又例行之上海青浦。北運之困。其解倒懸乎。白糧中。又抽出惠桂。二王祿米。二府共米一千石。耗米五百石。車脚水脚。共銀三千兩。向者由南解北。北運順帶。猶可言也。今者自吳解楚。跋涉艱難。不可言也。蓋行就近附近。略派湖廣田畝上合許。九牛一毛。似不爲過。以楚中千石。卽解楚中。二王何如。更不然。將千石改折。并同脚價銀齊解。以便自糴自辦。豈必從下流而逆遡上流。越長江洞庭之險。又豈必舍賤米而運貴米。多交納往來之煩乎。此項幸舊撫李公在漕。一時也。機山相公在揆地。一時也。臺省方上賦煩役重之疏。一時也。方公祖正當修志。士大夫講求在此。修救亦在此。一時也。明君留心民隱。可與深言。一時也。時乎不可失。推而行之。蘇常可乎。

### 收兌事宜

收兌者。糴糶也。謂糧長收于倉而兌之軍也。統計松江府華上青三縣。兌運米二十萬三十石。改兌米二萬九千九百五十石。改兌糧。運納通州倉。每石正糧外。加耗米三斗。兌運糧。亦運納通州倉。或撥京。或撥邊。京糧由內河六閘盤剝。然後到京。爲此每石正糧外。加耗米四斗。邊糧入泓船。剝至鞏華城密雲。然後到邊。爲此每石正糧外。加耗米四斗。已上二項。正耗也。每臨兌時。又于每百石正耗糧米外。加幾擔。名曰濕潤。以補沿途

蒸折之數。此又耗外之耗也。正耗若干。准撫派之外。加濕潤若干。府縣主之一。某衛所糧船一隻。僉點旗甲一名。運軍九名。運軍撐駕。旗甲總管。每人一月口糧八斗。一年共九石六斗。縣官給衛官。衛官給各軍。編入會計。皆於彼處地方支領。于華上青無干。如松江府官軍派運別處。則于三縣支領行月二糧。亦于彼處無干。一查得准撫議單一款。每年漕糧。俱限十月開倉。十二月報完。糧船限三月終過淮。四月終過洪。近因漕政久廢。萬曆四十年。又立漕單開兌之期。船到水次。大州縣限十日。小州縣五日兌完。不完。責在有司。兌完後。即限過淮日期。江南限二十日。漕院坐京口。催督運船。運官有能如期過淮者。准撫印給薦票一張。或獎票一張。統候糧完。如期獎薦。如有司無糧。軍衛無船。督糧司道。及州府縣掌印管糧官。并領運把總指揮千百戶。各罰俸半年。此題准事例也。漕規雖嚴。或以空船未來。或以勒措耗贈。遂至耽延日久。蹉過漕期。運官無所藉口。捏稱倉廩無米。米色粗惡。又捏稱有司故意抑軍。毫不加耗。觸怒各臺。希脫己罪。故某衛所空船。以某日到水次。當報也。某衛所船到。而某衛所官未到。當報也。某船某日兌完。當報也。某船兌完開幫。或未開幫。當報也。如此十日一報。則運官無所容其譖。而府縣之賢勞者明矣。一濕潤之外。又有所謂綱司話會。此向來套名。蓋收兌糧長。與旗軍私相授受。每米一石。出銀二三分。以充酒飯之費。此府縣雖知而不問者也。但向有倉老鼠慣在中。刁唆攪擾。爲強軍之向导。細作。先期訪出此等積棍。分調監候。俟糧船開完。乃始釋放。昔年毛司理掌印。常行之矣。往年收兌。稱中役僅費百金。四五年來。費及五六百金。以至破家者。一年六十名收兌。豈堪破六十家之產乎。此無他。舊派太多。每倉收米一千七百石故耳。糧長承役。修倉磚瓦。蘆席楞木。有費。雇募斛手。有費。雇募倉書。

有費。工食有費。使用有費。自十月至五六月。費已無經。而納戶尙多掛欠。收米如此其難也。已而漕船既到。縣總倉棍。暗通漕卒。正耗之外。嚇詐多端。明加踢斛淋尖。陰講網司話會。每百石。米增十擔外。每一石。銀增一錢外。稍不遂意。凌虐糧長。侵侮縣官。不滿其欲不已。兌米又如此其難也。至于大保小區。借改折之名。倩貧人代杖。延挨不肯納糧。直待旗軍催兌。比較通關之時。於是有折銀減價。使之不得不收。名曰搶收。有先賒糧若干。方納糧若干。使之不得不賒者。名曰賒申。若不搶不賒。且并其搶收賒申之銀米而無之矣。派額米缺一石。糧長自賠一石。缺百石。糧長自賠百石。米價日踊。賠償日多。米不能賠。而借債鬻產。賣男鬻女。隨之矣。雖欲不破家亡身。得乎。若使小則本圖收本圖。行圖運法。大則本區收本區。行區運法。派額既不至及千收。米又不至至區。區。竄保頑戶。既不至藉口。荒區奸民。又不至觀望搶收賒申。此亦清弊竇之一策也。又聞之。運軍與淮上漕書。構同揀擇。用賄派船。派江北淮泗之船。至江南四郡之內。撫道不得彈壓。則氣勢必定咆哮。往返二千餘程。則官弁反多違限。何如常鎮蘇松自相更調。以近附近。視以遠調。近者果孰便孰不便耶。此特在撫按倉漕一斟酌間。而收兌受福不淺矣。

### 吳淞江議

書經云。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蓋宜欽苴雪諸大水。皆西注震澤。東達於海。震澤者其腹。三江者其尾闕也。一曰婁江。卽太倉之劉家河是也。以婁江訛而爲劉也。自震澤從吳江縣經蘇城之婁門。由崑山轉入太倉。此蘇州之水口。亦常州之大水口也。一曰東江。卽松江府之黃浦是也。以西浙水來。故曰東江也。此松江之大水。

口亦嘉湖杭之大水口也。一曰中江。卽今之吳淞江是也。自東及西。橫亘七八十里。海忠介開鑿而後。歲久僅成故影。譬之乾卦。但有外二爻而無中一爻。譬之人身。但有小腹而無尾閭。蘇州之下流不能洩。而蘇州之低鄉困矣。松江之上流不能洩。而松江之低鄉困矣。于是吳江常熟常州崑山嘉定太倉。以及華亭青浦。水勢漫延。無不受其殘滅者。屋廬場毀。田地拋荒。錢糶無出。敲扑不停。此緣旱無灌輸。潦無洩浸故耳。頃今上登極。召對時。出禮部陳懋德吳淞奏疏。面問可否。豈非東南第一永利乎。以愚計之。度非千夫不可。非設處八萬錢糧不可。錢糧非協濟不可。非專官責成不可。非循官分督不可。非大戶催償不可。六七十里之遠道。非立標分界不可。非蓋廩分棚不可。又須巡行。如海忠介公布袍草蔬。帶星出入。面給錢糧。不遲緩一刻。不扣除一釐。隨官人役。不橫索人一錢。不巧賺人一飯。而后事可舉也。或曰。海忠介開而復塞。何也。曰。以海潮之東入故也。海潮渾濁。潮退則泥留矣。泥厚一簍。一日兩潮。則一年七百二十簍矣。日積一日。年厚一年。雖欲不淤塞得乎。識者云。自西徂東。開至盡頭處。留里許不開。以壩海口。旣無潮退泥留之患。又省防鹽防盜之虞。若逢水災湧洶。請牌開壩。衆鍾如雲。里許不日可濬。水洩復塞。何畏海潮。何傷風水。此開吳淞之妙策也。但以銀米召募。因救飢貧。其利大。其功速。派撥民夫。因累塘長。其害大。其功遲。知此而禹蹟可成。海忠介可以並享而血食矣。不識東南萬萬姓。果有此大福否。書此以待救時之君子。（時崇禎二年）

建州攷

頃遼左之役。覆軍殺將。撫順清河。業已斃而去矣。皇上赫然震怒。褫罪臣。召宿將。捐內帑。徵客兵。賜劍經。



略。凡偏將軍而下不用命者誅。今草澤中豈無秣馬厲韃誓不與賊俱生者乎。某書生頗習遼事。遼左建酋曰奴兒哈赤。卽女真種也。女真古肅慎之地。居混同江東。後漢謂之挹婁。元魏謂之勿吉。唐隋謂之黑水靺鞨。靺鞨強盛號渤海。渤海衰弱。臣于遼。避遼興宗諱。更女真曰女直。至阿骨打始大。國號曰金。金亡歸元。元改萬戶府五。以總攝之。永樂初。遣邢樞張斌宣諭。于是海西女直。建州女直。野人女直。悉境來附。詔選其酋長授官爵。任其耕獵如故。朝貢以時。征調惟命。永樂末。建夷數入毛憐。但攻殺。宣宗遣使招降。遂以老營地居之。名爲東建州。此建夷之所自始矣。建酋土極寒。或穴居而處。或採樵葉爲屋。行則馱載。止則張架以居。或穴屋脊。梯級出入。或掘溷厠。四面環繞之。是其居處也。冬塗豕膏禦寒。夏裸袒。裂尺布障體。婦人帽垂珠絡。衣綴銅鈴。衣豕衣。犬衣。熊衣。魚皮。是其服也。噉啖生肉。嚼米爲酒。醉則溺而盥面。席地歌食以爲樂。是其飲食也。男少女多。女始生十歲卽嫁。父母春夏死。立埋之。秋冬死。投尸餌貂。又有剝腸胃。曝日中負之。飲食必祭。三年而後棄之。是其子姓父母也。無市井城郭。逐水草山谷。射獵爲生。自推豪傑爲酋渠。是其君長也。俗不識五穀。狗解耕田。解曳車。解繫木馬行。可及奔馬。是其制作也。弓長四尺。矢用楛。一尺八寸。青石爲鏃。是其器械也。獻馬獻貂參。獻殊角獸兔鶻。黃鷹。海東青。是其貢物也。春草未青。馬骨立不能來。五月青蠶起。八九月雨水溢。冬月河冰堅。不能住。是其出沒時候也。已後酋奴數數盜邊。掠生口。漢人教之板竹以爲居。繪練以爲衣。火食以爲食。又掠漢女以奪胡婦之權。而睨上國之念起矣。正統己巳。野人女直因也先爲亂。賴侍郎于謙處置得宜。而遼境安。天順中。建州女直都督董山寇邊。賴武靖伯趙輔。都御史李秉。擒山送京師。而遼境安。十四年。建州部落欲雪。

董山之終。賴兵部侍郎馬文昇招撫。而遼境又安。又其後陳鉞汪直王越等。垂涎建功。以中官爲巡邊。以武官爲參贊。僱倖老弱。論功有不貲之賞。建夷倡號復仇。長驅四百餘里。賴御史強珍劾越。越下獄。汪直敗。復召馬文昇撫邊。而遼境又安。此載累朝實錄。不能縷指數。而今之遼。非昔之遼矣。遼地南臨大海。西起山海關。東抵鎮江。延袤二千三百餘里。虜酋奴以百計。子姓部落以數十萬計。直前屯者。爲賴蟒等。直寧遼者。爲猗兔拱兔等。直廣寧者。爲小女青。以兒鄧黃台吉等。折而西北。則虎墩兔憨爲虜王。而東西部皆屬之。北則煖赤伯言他不能等。折而東北。則卜言顧等。又折而東。則炒花等。此河西三面虜也。踰三岔河東。則額伯革打大成等。直海州西。孛兒敗伯言等。直遼瀋西。煖兔宰賽等。直開原西而北。則惚恍大苛。東北則北關。東則南關。遼瀋之東。則奴速等。此河東三面虜也。面面環繞。如處重圍。而三岔河斷遼爲兩。虜又搯入其內。據心腹而居之。蓋無地無虜焉。往虜故窺餒。近皆耕田刈草。人馬得食。而又無重關峻嶺爲之阻隔。朝入則朝獲。夕入則夕獲。蓋無時無虜焉。大抵馭虜之法。日合日離。離則其黨可攜。合則其焰難撲。而建酋之合有二。東則處其與北關合也。西則處其與西虜合也。何謂東合。往建州諸夷王兀堂王杲阿臺輩常分阿臺之婿曰他失。則奴酋父也。他失之父曰教常。則奴酋祖也。初李甯遠誘阿台于城下。襲而殺之。并殺其祖父。而酋奴請死不暇。奴是時一孤豚腐鼠耳。甯遠請爵之以龍虎將軍。於是號召東方。盡收各家故地。而奴始強。五百道貢賞入。而奴始富。而南關友叭轄部併矣。北關婿宰賽又與奴婚好。而岌岌乎又將併矣。此所謂東合也。何謂西合。開原外有北關。非東西虜明喉骨梗處乎。奴圍遼。必與西虜通。西虜通。必奔北關而去其梗。萬歷甲午。鎮武之戰。宰賽父曰伯官兒。箭

死矣。邊臣誘殺宰賽。奴酋密報之。宰賽脫矣。宰賽恨北關之不以告也。德奴酋而忿北關者。又非一日矣。二十四營惟宰賽最強。宰款則諸營不敢動。宰動則諸營不敢款。若奴與宰合。則北關折入于奴。而西虜土蠻拱鬼等。控弦鳴鏑而起。比所謂西合也。東西皆合。西虜大合矣。虜無所不合。則我兵無所不分。而全遼之累卵可知也。自古虜合則強。離則弱。強則戰。弱則守。而朝三暮四。于強弱戰守之間。則有款。款非媚虜也。非納歲幣也。非稱臣削地也。特取文皇帝所創爵號市賞之例。而操縱與奪之。而漸以修備。斯要領得矣。今建菑甚惡。奴酋無款理。惟有決戰。而用間諜以連衡宰賽。遣重兵以擁護北關。則東合者可離也。北關既梗。則建夷不得越北關。而西虜亦不得越北關。而東伐往來之陰謀。破勾連之黨與。則西合者又可離也。此馭建酋之定局也。先手也。而市賞則其劫子也。夫市賞非自今始。自文皇帝始。鷹有縑緘。則飢飽遠近在我。馬有銜轡。則張弛繫控在我。市賞者其鷹之縑馬之轡耶。昔野人女直勅書爲也。先所奪其子孫遣使入貢。自署曰舍人。在道不得乘驛。傳錫宴不得登上席。乞哀守臣。守臣請給勅書十數道。三五道始得貢。李甯遠襲殺他失等。勅書無所屬。盡昇之奴酋。而奴始得假名號。盡統諸酋之部落。乃知有封號則有市賞。有市賞則有羈縻約束。而說者乃曰。革賞踰年而旋復。復賞踰年而旋犯。賞不如勸。撫不如戰。似矣。然以此張先聲塗耳目則可。而可一擲再擲。以危邊爲孤注乎。奴酋之性。狡獪無常。俄而人。俄而犬羊。俄而豺狼。俄而蜂蠆。俄而鑽刀說誓。俄而傳箭會食。俄而零竊。俄而大舉。俄而恫喝以恐我。俄而弭帖以緩我。俄而滅夷人。革車價。退故地。以管我。然橫江新地二百餘里。不以歸。鴟鵂關七十餘里。不以歸。而歸以佃子之一峽。峽以內。箝密難入。峽以外。險峻難守。而揣其所以退地。

者何也。北關，奴世仇也。南關，奴心腹也。北關白羊骨輩嘗曰：我畏奴步，奴畏我騎，力相抗也。技相敵也。奴占南關，而又誘宰賽併北，北以此憎奴。若宰賽與北交好，而天兵從南搗其穴，卽奴後山可奪矣。奴恐南北起腹背敵，不得不以退地見餌，而豈其恭順之本懷哉。局外朝臣俱與遼臣爭尺寸之退地，非請勸則追尤。邊吏避議論，甚於避酋奴，而遼事益掣肘矣。他姑置勿論，論遼事目前之急者，按遼兵額有數萬，其存者皆孤丁獨口，及四方怵怯雌懦，客寄不得志之人，弦未响而矢先落，刃未拈而指先傷，敵未見而股先慄。曰：遼無膽，則請選精銳教騎射，而使之將與兵相習。旣知其姓名矣，又記其年貌，旣知其年貌矣，又校其本藝。一隊之中，誰弱誰強，誰生誰熟，誰工誰拙，抽一兵而問之伍長，而伍長不知，伍長可汰也。抽一伍長而問之將，而將不知，其將可汰也。卒被創者賞，將退逃者誅，所以練其膽也。部寺歲發遼鎮馬價一十一萬七千餘，分貯十之一以資撫賞，又貯十之一以資協濟。馬數已不足，而馬又戰死，病死，驛傳死，役占死，隆冬沍寒，繫於冰簷凍柱之下死，曰：遼無足，則請查故實，牧田五千五百餘頃，芻安在，苑馬有卿，治事有監主簿監正，園長有官，分牧有牧軍牧丁，馬子母安在，載以考成，定以分數，年終兩臺奏繖，過數者紀錄，不及者罰處，卽不爲生息計，獨不爲考成計乎。而又別請撫賞費，請協濟費，則馬價不甚節縮，所以練其足也。遼偵虜，曰：傳烽，曰：傳炮，諜報某部來，某路入，虜未至，則報旗呼于野，以收斂人畜爲主。虜將至，則堅陣待之境上，以犄角拒截爲主。今皆反是，曰：遼無耳無目，則請修老邊新邊以衛堡，修堡以聯臺，多增臺軍以明斥堠，嚴瞭遠哨，局閉固守，待鎮兵之集。明與約曰：賊至而不能守一晝夜者，罪在爾。守一晝夜而鎮援不至者，罪在我。所以練其耳目也。將懦將貪，將欺將橫，士卒不敢

言士卒搗于外。爲偷爲竊。堵于內。爲野爲狼。將又不敢言。曰遼無舌。則請毋優容債帥。以市德。毋撲殺屬夷。以冒功。將有不法。士卒有不服者。得陳于當事。爲列之白簡。麗之丹書。律法卽軍法。軍法卽兵法。所以練其舌也。遼士幸未甌脫。特以居民畏虜。去城三五里。不敢力田。卽近城田作者。已而出。未而歸。盼盼然一人望。一人耕。垂秋成而虜騎薄之。捆載席捲而去矣。曰遼無腹。往年鴨綠江以西。九聯城以東。李少保屯田一百三十餘頃。廣甯遼陽常平倉。熊侍御積穀二十八萬石。不尙可稽核乎。則請及今整頓。所以練其腹也。遼千里而遙。今日一移。明日一札。以祕密之幄算。呼吸之軍機。而欲傾吐于筆端。往復于道路。往往多滯多隔。多誤多咎。多逃竄。曰遼無脈。則請遼撫大將軍。時時從遼陽而度廣甯。繹絡巡方。不以三舍河爲限。廉將吏之勤惰。洞虜情之虛實。而道鎮以身從。以兵從。所以練其脈也。遼有膽有足有耳目有舌有腹有血脈矣。而又有水火以既濟之。嘗考典籍。唐宋無火器。獨我朝有之。若能精我之所長。攻虜之所短。此火政也。遼邇登萊。漢武遣樓船將軍浮海東下。以及孫權之于公孫度。隋唐之于高麗。我朝之於哈納。皆由此道入。自弘治山東民運。改爲輕齎。而海運廢。海運廢。而遼藉一線于山海關。若行登萊之海運。以達金州。不惟遼兵之腹果然。而遼民亦不淪爲若敖之鬼。此水政也。遼臣謀之。薊臣援之。樞臣計之。協贊之。相臣主持之。而言路之臣寬假之。遼雖危。其有廖乎。且奴酋乃市夷。非生夷也。乃刳虜。非宋之女直。阿骨打大志之虜也。宋時燕雲十六州。先爲遼所據。今神聖都燕。天子自爲將。何如宋。召金滅遼。自詒伊戚。今奴酋犯我。而我未嘗挑釁速禍。何如宋。宋以納遼之金幣。轉而予金。故日瘠日貧。今上征甯夏。征倭。征播。未至焚林竭澤也。何如宋。蔡京父子爲相。童貫爲將。今羣龍滿朝。度必

有劉岳韓范其人者出。何如宋。宋女直自燕入汴。由汴入淮。由淮入浙。如破竹拉朽然。今堂堂天朝。金甌無缺。幾幾建酋。不能當漢一郡縣。何如宋。而竊有慮者。非宋之憂。而隋唐之憂也。遣調客兵。人情之所大恐也。夏秋之間。奉尺一之詔。調兵吳越。兵惴惴有戒心。托孤寄子。賣男鬻女。譬之牽羊入屠肆。步步就死地。而撫道議家。廩則廩薄。議行餉。則餉薄。奈何其不怒且譁也。兵先募而後選。將以統之。將且以賄脫。以贖免。將無必死之心。而責士以有生之氣。得乎哉。千里而趨。弱者逃。豪者掠。人衆則勢益悍。路遠則力益疲。兵多則餉益絀。孰與召募士著。士著中又收土俠之爲便。或曰。遼本孤懸。一壞於朝鮮之應援。再壞於稅瑄高淮之蹂躪。遼人不復知有生趣。而將更護兵不護民。民掠不報。俘不報。荒而死不報。故民有謂生于遼。不如走于胡者。又有如近日武臣某某等。叛而降者。遼人果可用乎。余曰。叛者當繫其族屬。下詔招徠之。有能反邪歸正。斬奴自効者。爵以世官。否則族無赦。使奴酋與叛臣自相猜貳。而叛可還也。若遼人之怨恨奴酋。已入骨矣。吾聞奴破城。虜男女老稚。或磔或鬻。或舂或擣。或炮烙。成長繫四五十人。如連雞。置繩馬鞍。鞭馬疾馳。而數十人俱與之痛哭奔走。以去。則遼人何愛于奴。何仇于遼哉。因遼人之怨。卽募之以報遼人之仇。士俠一倡。賈勇且百倍矣。故血戰斷不。如堅守。助兵斷不如助餉。徵客兵斷不如募土著。若舍此而紛紛調遣。如劉文靜詐爲僞勅。發民兵擊遼。人情洶洶。又如知世郎作無向遼東浪死歌。以相感動。避征役者多歸之。往事之鑒。可爲寒心。吾故曰。非宋之憂而隋唐之憂也。况更有最可異者。河水血。日下黑氛。奴酋遺謾罵書。上所甚諱而下故張之。搜括帑藏。情形窘索。下所甚諱而上故張之。請兵請餉。下所甚急而上故緩之。督撫出關。二將出鎮。上所甚急而下故緩之。根本隱

憂不在邊鄙而在朝廷。敢以此代杞發之獻。（時天啓三年）

### 淮兌議

漕法有司專管催糧。收米者役人。兌米者役人。凡糧之有無美惡。責在有司而軍無與也。衛弁專管運糧。撐船者旗甲。修船者旗甲。凡運之虧損遲速。責在衛弁而民無與也。頃奉憲檄。欲僱民船以就淮兌。官民皇皇。手足無措。猶幸來文尙有商量斟酌之意。此作事謀始而慮貴萬全也。夫旗甲挾衆成驕。勸諭之不聽。習懶成性。驅策之不前。落得藉口民船。遂巡規避。此將來變軍運而爲民運之漸也。弊久計生。則又變短運而竟爲長運之漸也。其禍大。其機隱。而猶未忍深言也。且以糧長言之。但照顧倉以內。不能照顧倉以外。如收之于倉。而運之于淮。是收兌之役而兼北運之半矣。其不便于糧長者如此。以募船言之。淮揚江廣之商販。一聞此說。不日僱船。而且訛曰捉船。惟有搖手裹足。相戒莫前。前者先爲京口常蘇截留。又將何法以招來之。其不便于客船者如此。客船避匿。勢不得不用農船。農船不出。官批硃票。付之皂快。搜求于鄉鎮河港之間。船一入手。或得錢買放。或搶貨立空。路人不平。佐之格鬪。况又有朱筆假票。雜出不可詰問乎。白日如盜賊公行。太平如流寇突至。地方激變。咎將誰歸。其不便于農船者如此。即使幸而有船矣。裝米矣。板脆底薄。能渡大江乎。糧多船小。能載千石乎。糧長募一船。能復募一船乎。顧此不免失彼。顧首不免失尾。能保看守無零竊風波盜賊。無損折乎。其不便于押運者如此。從來水次交兌。有臺察彈壓。有守令持平。尙且蟻聚蜂屯。喧囂萬狀。若迫之遠就驅軍。凡踢斛淋尖。簸颺翻晒。恣其魚肉。莫敢誰何。加耗不已。而又增及于耗外之耗。以羣羊而當餓虎豺狼。屬鬻

有幾。其不便于交兌者。又如此。各省修船。彙集淮上。或船到而匠役缺乏。或船多而材料未充。或米到而船不修。或船修而米不足。挪移借貸。推調就延。本欲通而反壅。本欲快而反遲。一縣如此。四郡可知。卽以蘇松言之。爲漕糧正耗百五十三萬石計。爲運船三千艘計。爲經收糧長萬餘人計。則其艱難錯出。變態叢生。又不待言而可知也。何如停寢淮兌。查回空。趕回空。仍遵祖制。以免軍運守凍之患乎。是不惟方便目前。卽後日且無民運代軍運。長運代短運之漸。而國家實受其福矣。



# 白石樵真稿 卷之十三

## 讀書十六觀

昔人嗜古者。上梯層崖。下隄窮淵。凡碑版錡釜之文。皆爲搜而傳之。薰以芸蕙。襲以縹緗。其典籍之癖如此。余也鄙。少秉攸好。頗藏異冊。每欣然指謂子弟云。吾讀未見書。如得良友。見已讀書。如逢故人。吾性樂賓客。而憚悔尤。庶幾仗此。其可老而閉戶乎。乃於竹窗之暇。抽憶舊聞。纂讀書十六觀。蓋浮屠氏之修淨土者。有十六觀經。而觀止矣。

呂獻可嘗言。讀書不須多。讀一字行取一字。伊川亦嘗言。讀書一尺不如行得一寸。讀書者當作此觀。

倪文節公云。松聲。澗聲。山禽聲。夜蟲聲。鶴聲。琴聲。棋子落聲。雨滴階聲。雪洒窗聲。煎茶聲。皆聲之至清者也。而讀書聲爲最。聞他人讀書聲。已極喜。更聞子弟讀書聲。則喜不可勝言矣。又云。天下之事。利害常相半。有全利而無少害者。惟書。不問貴賤貧富老少。觀書一卷。則有一卷之益。觀書一日。則有一日之益。故曰。有全利無少害也。讀書者當作此觀。

范質自從仕。未嘗釋卷。曰。嘗有異人言。吾當大用。苟如是言。無學術何以處之。讀書者當作此觀。

沈攸之晚好典冊。常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葉石林云。後人但令不斷書種。爲鄉黨善人足矣。若夫成否則天也。讀書者當作此觀。

孫蔚家世積書。遠近來讀者。恆有百餘人。蔚爲辦衣食。讀書者當作此觀。

東坡與王郎書云。少年爲學者。每一書皆作數次讀之。當如入海。百貨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盡取。但得其所欲求者爾。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興亡治亂聖賢作用。且只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又別作一次。求事迹文物之類。亦如之也。若學成八面受敵。與涉獵者不可同日而語。讀書者當作此觀。

董遇挾經書。投閒習誦。人從學者。遇不肖。教之云。先讀百遍而義自見。欒城云。看書如服藥。藥多力自行。讀書者當作此觀。

江祿讀書未竟。雖有急速。必待卷束整齊。然後得起。故無損敗。人不厭其求假焉。齊王攸就人借書。手刊其謬。然後返之。讀書者當作此觀。

劉顯時稱學府。每共孔奐讀論。深相難。乃執奐手曰。伯喈墳索。悉與仲宣。吾嘗希彼蔡君。足下無愧王氏。所保書集。尋以相付。讀書者當作此觀。

蘇子美客外舅杜祁公家。每夕讀書。以一斗爲率。密覘之。子美讀漢書張良傳。至良與客狙擊秦皇帝。撫掌曰。惜乎擊之不中。遂滿引一大白。又讀至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于留。此天以授陛下。又撫掌嘆曰。君臣相遇。其難如此。復舉一大白。公笑曰。有如此下物。一斗不足多也。讀書者當作此觀。

黃涪翁云。壁書覆說。裂史粘留。誰不惜之。士厄窮途。陷落冤罪。聞者不憐。遇者不顧。聽其死生。是賢紙上之字。而仇腹中之文。哀哉。讀書者當作此觀。

蔡君謨嘗書小吳箋云。李及知杭州日。市白集一部。乃爲終身之恨。郎基清慎無所營。嘗曰。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况重於此乎。唯頗令人寫書。樊宗孟遺之書曰。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答曰。觀過知仁。斯亦可矣。讀書者當作此觀。

陳子兼云。讀寶灌田蚡傳。想其使酒罵坐。口語歷歷。如在目前。便是靈山一會。儼然未散。讀書者當作此觀。

朱紫陽云。漢吳恢欲殺青以寫漢書。晁以道嘗欲得公穀傳。遍求無之。後得一本。方傳寫得。今人連寫也。自厭憎。所以苟簡。讀書者當作此觀。

趙季仁謂羅景倫曰。某平生有三願。一願識盡世間好人。二願讀盡世間好書。三願看盡世間好山水。羅曰。盡則安能。但身到處莫放過耳。讀書者當作此觀。

顏之推云。吾每讀聖賢之書。未嘗不肅衣對之。其故紙有五經詞義。及賢達姓名。不敢穢用也。溫公謂其子曰。買豎藏貨貝。儒家惟此耳。然當知寶惜。今釋子老氏。猶知尊敬其書。豈以吾儒反不如乎。趙子昂書跋云。聚書藏書。良匪易事。善觀書者。澄神端慮。淨几焚香。勿捲腦。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夾刺。隨損隨修。隨開隨掩。後之得吾書者。并奉贈此法。讀書者當作此觀。

余寫前觀罷投筆而夢有老人撫余背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此正爲文害詞。詞害義處。下一轉語耳。余心開其言。問之。自稱斲輪翁。乃覺而志于紙尾。以爲十六觀補。

仲醇才情。睥睨一世。其于書無所不讀。乃取普賢語。有概于衷者。做大士觀法。次第成帙。題曰讀書十六觀。夫讀患其不能觀耳。觀則萬卷非多。隻字非寡。口耳盡喪。書于何有。趙清獻公云。臯陶稷契。有何書可讀。雖倉卒應對語。實爲不二法門。仲醇作是觀否。 (黃洪憲跋)

仲醇作是觀已。以質不佞。不佞云。達摩西來。不立語言文字。何書可讀。然達摩九年面壁。仲醇終日曝背。會心處。便是無樹菩提。仲醇應作是觀。 (方應選跋)

余少困章句。比長。稍知好書。而老且至矣。日不暇敷。行不得一字。每覆書而起。既起又思之。偶見李琰云。異見異聞。心之所好。豈爲聲名勞七尺也。爲之洒然。以後讀書。如貧數富財。意逐日飽。天下之如余者寡矣。請同作是觀。 (王衡跋)

何必讀書。然後爲學。此孔門直下了手語也。讀仲醇十六觀。亦何必空語言文字。乃爲妙乎。如云所讀者古人之糟粕。此老胸中。猶覺有精玄一義在。願讀十六觀者。通作此觀。 (黃汝亨跋)

白石樵真稿 卷之十四

墓誌銘

瑞溪包公暨配曹氏合葬墓誌銘

橋李瑞溪包公者喜遊遊多在吳中凡松之峯泖以及吳郡之洞庭諸山無歲不到常一至天台鴈蕩留連永嘉及期始還其出省資裝却騶馭一二童子裹書襍被從之便能盤截崇峻穿雲嘯風而去所至喜詢謠俗問疾苦脫驂棄舟故人往往不忍釋公歸歸則手一編高枕矣公又喜書聞有異本卽僻巷環堵必徒步相訪得之則分命左右繕寫手自摘錄垂丙夜不休客至散帙縱橫几案間幾無所布席而公了不爲異余聞公之風高之然公生平敦氣誼重然諾自宗黨故人以至四方遊士生死婚嫁皆緩急仗公而公又能酷知人痛癢卽嫌謗有弗避者其埋殖廩饑藥店之事門無虛日日無虛晷殆所謂古人爲善唯日不足者歟公年二十三成進士三十督學貴陽三十八致政家居五十遂已析產授二子蓋古之蚤聞道人也公事親盡歡居喪盡哀與人交不爲崖異喜獎拔善類而恥聞人過胸中通曉貫穿如九達之衢萬家之市而含苞瓊類嘿嘿如絕無知識者居恆急難而人負之或箠之以機械傲之以德色挑之以仕進之遇合中之以難曉之語必不忍之

詬公皆不以屑意。至於與上官風指異同，持論侃侃，則又毅然有所不欲不爲。當新鄭爲禮書，公以儀曹郎執法，新鄭不悅，送公及階而止。公正色曰：尙書送屬官，具有故事，毋令他日言壞例自某始。新鄭怒，遂以此出公貴州，尋罷官。此事公終未嘗語人，而公行遊他所，士大夫輒能道公風節。及郎省魏縣邵武之治，初以弱冠爲魏令，擢入比部，皆以平恕稱。日與同舍郎參詳法律，亦不治詩酒會，所平反甚多。丞郡邵武三月，平黨斗之亂去之日，士人爭爲謠頌榜之市。老稚泣送，擁車不能前。其旌表節孝，如張漢、張濟及王友能之女，意皆出俗吏上。晚歲里居，識益沉，才益老，排解酬應，以詼諧譚笑出之。面人必解頤，事必中窾。公以此自信，覺爲善之樂。子孫以下皆化之，無不以公利濟爲念者。公笑曰：此豈我一老人所能哉！吾有曹安人，少而能治家，長而能教子，其性喜振人之急，尤與余心相語，睫相應也。余嘗謂善人可幾，而積善之家不可得，積善而極於一家，則夫不謀婦，父不謀子，賊獲不謀於其主，孳孳汲汲，如理帛續麻，同堂共燭，時日雖勞，而久必漸食其報，則公今日之賢子若孫是已。公美髯，眉宇刻畫，神韻甚偉。望見者無不以公爲大臣器。與公譚汪洋有胆度，不可測識。久之，嘔肝剝腸，盡見其底裏，不惟公忘人，而能使人忘公。嘗英之社，少年之場，浮屠老子之宮，無所不委蛇，而盡皆以得幸公爲快。蓋公黑頭解官，其感憤用壯，峭岸不平之氣，組治殆盡。又淘汰之以山水，薰習之以圖史，不三十年而其學遂成。故曰：公蚤聞道人也。雖然，公無曹安人，則必不能逍遙恬曠以老。何處無名山，何日無異書，但無賢助如曹安人耳。銘曰：賢哉包大夫，而有二僻，名山異書，老而不釋，繫誰成之，唯乃婦之力，以其力餘，相率爲德。子孫繩繩，以光世德於無斁，謂余不信，請視窆石。

太學同叔陳君墓誌銘

往。滬海陳公。攜同叔訪余白石山。余迎笑曰。郎君此來。得無類元方將車。季方持杖乎。公笑曰。僕舉此兒於大名官邸。今十三年矣。奇憐兒。不令出門前百步外。敢率以見子。亦猶太丘之請荀朗陵也。嗣後君弱冠。徵像贊。又奉公書。徵竹素園集敘。又公捐館後。君來謝父喪。見舟次。其雞骨儼然矣。余勸之曰。君無多食酒。無雜投藥。俟神氣小挺。然後出應客。未晚。因唯唯別去。及春。則聞君病狀日甚。未幾以訃聞。余嘆曰。罕虎死。子產以爲無與爲善。陳公善人也。而剪焉殄其血胤。天可問哉。天可問哉。初。公由大名視中州學政。抱同叔往來山川驛邸間。不震不悚。已得癘疾。公上書直指云。垂暮之年。僅此六歲兒。脫不幸。卽躋臺鼎。何益。寧以雞肋易我。猷懷乎。遂決計挂冠歸。遇聶翁。下以眞青黛。痼病霍然去。六歲出就外傳。日誦數百言。不煩塾師口授。九歲受毛詩。十歲旁涉五經。十一專治左氏春秋。十六補邑諸生。豪上自喜。慷慨好施。沾沾風雅。厭薄博士帖括家言。公愛恣之。弗問也。漸久。遂分爨。拍浮醉鄉中。客來不辭。客去不聽。飛觥疊。沸竹肉。燭跋雞號。猶未衰止。鄉里自好者。相戒莫入。而譜人緣。此遂開離間端。公幾同會母。君幾類申生。神理過傷。病在不治。賴一二正人。昌言之公所。公心動轉環。父子相向抱持哭。歡如初。已君篤疾。強起治父喪。且拜且扶。且咯血。且徧謝諸賓客。怨毒攻其中。訟謀牽其外。索逋者迫其旁。蓋不病於豪。而病於貧。不死於樂。而死於憤。死於孝也。哀哉。彌留之頃。執宗兄廷琛手。願乞第二子宜生爲後。非獨倫敘應立。且我兩人者。眞患難交耳。君歿不旬月。勢家子錢家噪於門。脂田美宅瓜分矣。園粟雀鼠耗矣。臧獲輩掉臂鳥獸散矣。園中石不鞭而走矣。法書名畫酒槍之屬。羽化矣。嗣子

所得百無一存。而廷琛善於寬。曰。吾聞之夫子。喪不若速貧之愈。南宮敬叔聞之。驟如孔氏。而後循禮散施焉。今吾叔父子之積亦如是。自古多壘必墜。多藏必亡。人自不察耳。智者代我散積。所以散禍也。楚弓楚得人。弓人得。曷辨哉。君譜花木燥濕性。非時移植。輒復活。即花師弗如也。簾籠窈窕。岩洞玲瓏。即山師弗如也。少善吟。讀書即能遣用。又能別識古器物。即耆舊賞鑒家弗如也。京山李宗伯稱爲汗血。金陵朱少宰呼爲小友。吳闔文太史敘其詩而傳之。惜乎長轡未逞。短綆中絕。梁木摧前。蘭玉凋後。天難謹思。豈可理測。昔張溫有盛名。被放。孔明思數日。乃曰。吾得之矣。其人於清濁太明。善惡太分。嗚呼。公豈爲道家所忌耶。而同叔則何以見哉。於造物也。故憐而爲之銘。銘曰。

弇州文章九命。以夭折無後爲極烈。哀哉陳君。殲此良哲。芙蓉寶劍。未剗而缺。桃花寶馬。未試而蹶。豈先天之稟薄。抑後天之福劣。古有衛叔寶王子安。皆年少之鼎人。而未能盡逃乎短劫。猶子卽同君子。金穴總是槐穴。何親何冤。何彭何殤。請付之天地之一塊。

吳孺人墓表

予友周太學之軾。自吳江叩予山中。以其內吳孺人墓表請。予曰。父爲誰。則陝西行太僕卿仰峯吳公之伯子也。母爲誰。則禮部尙書潯陽董公之女也。孺人所事翁爲誰。則太子太保恭肅公之孫。中憲大夫尋甸太守公之子。鄉進士玄津公也。姑爲誰。則吳孺人也。生卒何歲。則嘉靖之癸亥。萬歷之丁未也。葬何所。則耐于本邑十七都之先塋也。婦德何若。君手狀以進。蓋淚溢于睫焉。余歎曰。義哉周君。自梅聖俞爲南郡縣君請銘于



歐文忠而後。且寥寥矣。世不古而夫婦之禮輕。非故輕之也。試觀江敷讓婚之表。馮衍武達之書。婦德少乖。家  
索立致。甚欲刊膚削髮。投山竄海。杜仕宦。絕交遊。求死不得。而何暇爲其婦圖身后之不死哉。周君悼內。聲淚  
俱下。不遠三百里。束幣造廬而請曰。吾聞禮。銘以藏諸地下。而表以揭諸地上。是惟吾婦之賢。非表不章。子其  
爲吾縷記之。余曰。國制。三品以上。爲神道碑。其次爲表。婦無表。表自君婦始。謂表其大者。當孺人奉醮歸于周  
氏。其會姑施夫人。王姑顧夫人。代有家令。樞東內外政如朝典。孺人世家女。顧能尊其範不少衰。性淡泊簡儉。  
最不喜濃麗。而畜奴婢皆有恩。無少長。皆矩矱待之。左右望而却立。不敢跛倚。見亦罕有笑言。達于臬外。率  
姑孝。味爽而朝。三時上食。抑搔扶掖。曲中其懽心。晚得羸疾。日坐臥常相半。冬重裘。夏墜戶。幾不知寒暑。人事  
獨念君艱嗣。輒凄然不樂。數數勸君曰。恭肅公至君皆世德。而君又喜善事。好緩急人。凡遠近疎戚。待君而濟  
者無算。君必有佳兒。當擇宜子者輔我。傍人聞之。背地怪笑。曰。囑婿買妾。吳孺人豈真病耶。或曰。妾車音至。必  
且悔恨。槌床搗壁。病懨懨如膏沃火耳。已謁見。慰勞不自勝。撫如己出。或又云是好言。謬爲煦煦。度人情豈遂  
能釋然。及君客金陵。有嫗擁妓女。排戶而入。則吳孺人自家勅以待君者也。至是。世皆歎服孺人爲真不可及。  
孺人少受女誡。能解大義。病中旁通內典。懺誦無虛日。而要皆以多男爲祝。姑歿。喪慕哀痛。病亦隨熾。猶目君  
而歎曰。願君早得佳兒。以慰我泉壤。他一無所言。嗚呼。若吳孺人者。不獨今人難。卽求古人中未易一二觀也。  
余嘗笑房玄齡。名相也。而有妬婦。太宗賜之醖酒。則曰。寧妬而死。不願不妬而生。隋文帝王中之英雄人也。而  
有妬后。受制獨孤。不惟不許高頻妾生男。而公卿凡有妾孕者。斥之。有庶子者。錮之。其尤可笑。如晉時妬婦之

津好婦壞衣枉粧而後敢渡。不然風浪立至。人化爲鬼。而猶能巧妬若是。豈婦人之妬。無貴賤死生一乎。故易垂戒于睽。取象于貫魚。而尤致意于坤之厚德載物。若使吳孺人而在古昔。其必錄于聖人之門無疑矣。古以士入朝。女入宮。並言。余竊以爲過。而近聞賢士大夫。間有挺而相難者。因慨然追嘆周召二南之化。能使膠木小星。化行于婦人女子。而當時小有言者。反出于周公召公。况今又不逮古人者哉。余故于吳孺人之不妬。揭而書之。以著朝野風教之所由繫。而非徒重君之敦義而近古也。

白石樵真稿 卷之十五

贊

釋迦文佛贊

釋迦老子。慈憫濁世。偶然心熱。拋撇文字。欲覓佛者。莫從字求。舟去劍移。盲者悠悠。長耳定光佛贊

六根具足。何獨耳長。世人執相。遂稱定光。耳之爲門。實通胃氣。故祈男者。所獲如意。接引導師贊

此心緣物。如揉緣樹。四大既離。心何附處。附之失所。毛角可懼。是故彌陀。津梁西去。觀音贊

南方之人。惟耳最利。所以觀音。誦者彌熾。音既可觀。色亦能聽。此何以故。見聞無性。達摩贊

一雙履。一根錫。對面者誰。應聲曰不識。

布袋和尚贊

此老漢。弄詭譎。不諷經。不禮佛。肚皮寬。眼縫闊。笑呵呵。無休歇。真快活。假快活。假與真。且莫說。這布袋。是何物。

十六應真贊

第一尊者。趺坐結伽。鬘童鬪頭。簪插野花。有鬼使者。伏地稽顙。侍兒取書。珠在象罔。  
第二尊者。手橫如意。老人何來。擎琉璃器。傾器瀉出。五色舍利。光明熾然。照天照地。  
第三尊者。扶烏木藤。千歲老猿。雪髯垂膺。跪頂珍果。投誠聖僧。領而受之。長嘯蹇騰。  
第四尊者。垂耳端坐。張口如箕。捧腹如瓠。聖凡好醜。但笑不嗔。惟無所嗔。故曰至人。  
第五尊者。坐臨淵濤。抱膝不語。目瞠雲霄。神如止水。綠鬘素綃。投函侍者。兩頰紅潮。  
第六尊者。石印雙趺。左手支頤。右手弄雛。雛貌安尾。搔首叫呼。金繩黃環。付彼胡奴。  
第七尊者。驅眼獰貌。松深草香。睡熟始覺。龍蟠掌心。翥甲飛掉。戲攫其珠。雲霆雷雹。  
第八尊者。額語相向。並膝而坐。加肘其上。沙彌汲水。神涌地出。異寶滿盂。賤等瓦石。  
第九尊者。鬘髮蝟鬚。骨見衣表。非仙非癩。食已撲鉢。指歷數珠。童子構火。烹紫琳腴。  
第十尊者。年少橫經。老胡霜髯。頰首以聽。生死無常。日月如駛。摧黃高山。道無老穉。

十一尊者。短衣複褲。面目皺古。如枯樹根。垂足虎項。不異猥腫。童子怖匿。却走逡巡。  
十二尊者。鹿鞞豹皮。水晶軍持。中插楊枝。飄洒甘露。鸚鵡來儀。聲無凡音。自稱雪兒。  
十三尊者。煮魔脯鬼。側坐柏下。手屈三指。荷葉田田。其花如綺。巢者神龜。捕者童子。  
十四尊者。顏若朱塗。紫衫青扇。裂毗鬚胡。一臂怒張。手托浮圖。豈惟浮圖。大地山河。  
十五尊者。披笠覆鎧。牽臂褰裳。浮涉大海。世外之徒。豈有風波。示相宰官。公無渡河。  
十六尊者。童頭豁齒。修眉挂筇。長尺有咫。有客問道。不言晒爾。五百年來。懶鑽故紙。

### 雪山修道贊

挂耳多修眉。支頤半拈膝。納子日飽眠。那得思維力。請看雪山人。一心似牆壁。

### 文殊菩薩贊

吾之說法。如獅子吼。百獸聞之。腦裂而走。若文殊來。一棒打出。汝是文殊。無怨無德。

### 普賢贊

普賢願海。無物不納。故修行者。不遺一法。一法具受。如寶車裝。是謂無畏。名曰象王。

### 踏蓮渡海觀音贊

左執黃蓮花。右執青柳枝。稽首大導師。普賜宏慈悲。沃以甘露漿。令我得慧性。滌盪三劫濁。兼持戒與定。  
我定慧亦空。永無流習境。化彼一切境。泳遊於大乘。

兜頭觀音贊

衆生墮八難。判命呼觀音。究竟能呼者。八難爲飛塵。

觀音贊

西來禪。水月觀。皆是兩重公案。不如從人。頂禮觀世音。一行一鳥。不如念佛念僧。

又

妙哉觀音。能救諸苦。如水感月。應現自普。若欲求男。生子鄒魯。

達摩贊

一葦渡江。九年面壁。開甘露門。廣羣生澤。

踏蘆達摩贊

古推好奇。踏殘蘆葉。人道他弄巧千般。吾道是水中第二月。

面壁達摩贊

苦行一生。踉蹌凍雪。忽見明星。智枯慧竭。迺知老子。空忙百劫。

達摩贊

路見不平。把五千四十八卷。一齊束付東洋大海。却向震旦。專逞口尖舌快。早起踏蘆西歸。若遇眉公。斷不許臊胡。千奇萬怪。葉盡神龍。見真者自應胆碎。比何故壓捺這人。只爲後世野禪。卜度思量。偷心猶在此之。

謂陰符有云。害生於恩。恩生於害。這老漢九年面守空壁。問渠枯骨頭上。覓什麼計。若遇陳居士熱掌。翻打潑皮。只打他青天白日。如何鬼出。

#### 饑口施食贊

焦而鬼王。施喜法食。山魃木客。嘯樹頭。羅刹哪咤。倚石骨。山僧持真言。比翳仗佛力。揚眉瞬息。月中龍臥鉢泉。虎臥錫須臾。陰靈戰玄黃。神燈半向蘆根出。劃開鬼門與鬼窟。小鬼笑侮老鬼泣。何以故。般若波羅密。

#### 呂純陽像贊（像出純陽手筆）

負笠懸瓢。非嬰非叟。此大庾孫氏之家藏。而寫像出純陽之手。吾何以知其爲呂公。曰手握一錢。上口下

口。

#### 四先生贊（有敘）

知希則貴。身隱焉文。雖差樹遯世之藩籬。亦半立藏拙之門戶。既爲男子。忍與草木俱灰。露盡英雄。乃以神仙退步。斯所謂進則尺寸。退非尋常者也。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得四先生。曰范少伯。魯仲連。張子房。李長源。各繫以贊。用存微尙焉。

#### 范少伯

勁吳死。殘越生。裝西子。浮海行。耕於齊。爲上卿。賈於陶。散千金。出見奇。徒成名。鴟夷子。何童心。

#### 魯仲連

喜高節。嗜奇策。挫秦帝。解齊厄。掉富貴。若雲烟。鴻冥冥。何慕焉。吾執鞭。魯仲連。

張子房

秦之鹿。推其足。楚之猴。烹其頭。漢之馬。得天下。帝借公。公借帝。爲韓來。報韓去。前黃石。後赤松。張子房。真

英雄。

李長源

辟五穀。相三帝。寢對榻。出聯轡。九仙骨。一品衣。功太高。跡太奇。如龍見。如龍潛。吾師乎。李長源。

東坡笠屐圖贊（有敘）

東坡先生居儻耳。曾於雨中着笠笠。過黎秀才。因流傳此圖。比時遊戲中極有感慨。余拈出作偈。稽首以贊曰。

問汝無風無雨。何爲戴笠披蓑。不是喬妝打扮。曾經兩地風波。

三岐禪師像贊

立志卓然。持戒凜然。世味淡然。大義了然。噫。誠僧中之龍象。而終歸解脫禪也耶。

澄源禪師像贊

受菩薩戒。荷如來禪。滴水滴凍。有因有緣。開堂接衆。廣爲福田。一味老實。學古聖賢。中峯之後。汝曾汝玄。文定莊簡。曰然曰然。



夜臺禪師贊

鐵杖瘦如骨。衲衣不遮膝。人間茫茫夢未醒。吾師夜行到日出。

達觀老人像贊

雲棲本色。可以接直下承當之凡夫。達老英槩。可以接向上不羈之豪傑。舌如懸河。骨如生鐵。園中宿讖。故是前劫。不可思。不可說。

雲棲老人像贊

德本龍象。望之木鷄。一句阿彌。餘皆死灰。還從師問。念佛者誰。

痴和尚贊

痴和尚。痴和尚。巷前歌。街後唱。回頭回頭。疾回頭。醉夢沉波。君莫浪。不說法。不諷經。赤脚垢面。骨如櫛。碧眸深深。髮根青。半領緇衣。臥晴雪。一枝竹杖。懸春星。和尚行。兒童走。瓦礫泥沙。納雙袖。雙袖俄然大於臼。高楊覆清池。綠蘋亂蝌蚪。濯足秋水中。照見形容醜。形容豈足言。天地亦烏有。有心欲動。將奈何。請以不二窺維摩。和尚但令現酒甕。濁酒不醉真禪那。汝痴我不痴。我痴汝不痴。和尚回頭向何處。大家同入甕中去。

吳仲虛贊

彼美丈夫。觀丹髯紫。行有宮牆。胸無營壘。朝誦暮弦。含商嚼徵。名理獨超。心辭雙綺。蚤謝塵紛。縱游法喜。結梅檀林。澆香海水。三寶皈心。萬劫彈指。衣不重裘。食不疊簋。朱季一諾。魯連一矢。長者之聲。走於遐邇。孝友

陳荀篤行會史。修齡則矩。修名則美。天祚爾後。厥惟豐芑。鳳必五苞。駒亦千里。不知其父。請視其子。

王文肅公像贊

浩然剛大之氣。蒼然奇古之骨。沛然江河之文。挺然絃矢之直。報主心丹。憂時髮白。其建備。寧緩無激。其禦倭。寧絕無飾。其處播囚。寧諭而招撫。無勦而窮極。其籌西虜。寧款而羈縻。無戰而狼籍。其人才。寧推挽而無潛抑。其言路。寧救解而無任德。故能際魚水之奇逢。消官府之微隙。渙朝廷之朋黨。養天下之全力。勞巨感而隕涕。聖明怒而霽色。功遂身退。暫託五湖之遊。避寵懼盈。終於六月之息。人以爲不貪不淫。公之隱行。不驕不伐。公之卓識。而無若天子之召對。則曰忠孝兩全。召用。則曰時懷名德。此真吾公之知己。而廷臣之所敢望而不敢及者耶。

陽谷方京兆像贊（有敘）

大京兆陽谷方公。許相國狀之。汪司馬志之。蕭太史碑之。王大司寇傳之。吾友董玄宰復爲小傳。手書像後。而未有贊也。其仲孫思睿。奉一敬先生之命。排纒逸事。以授陳子。謹再拜贊曰。

河東薛後。學稱正傳。涇野先生。得其大全。公守紳訓。研深攻堅。經行修明。入對臨軒。司樞荊州。橐無一錢。司讞魏郡。獄洗三寃。築堤河汴。減額億千。築堰昆明。裕積十年。分宜曰介。新鄭曰賢。雖則曰賢。公不喜緣。留滯遐荒。六載雲漢。二月京兆。放棄林泉。此何以故。客鬻相權。公笑解綬。採腴釣鮮。公性孝悌。出於所天。力養養親。食甘而憐。貸環給兄。易下而歡。少保下理。公納橐饋。莽因創亂。公靖烽烟。兵不挑釁。吏不蔽奸。學不市名。宦不

慕。清不隨鶴。直不避鷗。仕雖人後。品則人先。居鄉俎豆。居官涕漣。帝懷舊德。祭告九泉。淳德所鍾。瑞蓮生焉。乙酉麟荐。簪笏蟬聯。子孫無垢。有如此蓮。

### 葛實甫像贊

君有道。類葛玄。君無心。類葛天。身栖山澤。詩麗雲烟。古之賢。古之賢。竊比於我老髯。

### 杜完三像贊

其骨清。其神肅。其取世淡。其操行樸。其立朝則正直忠厚。其教家則孝友淵睦。其若賢使萬人必往。其糾邪使一路無哭。筆墨干霄之勢。蟠結心胸。忠義貫日之氣。發於眉目。斷斷乎不走捷而挺險。侃侃乎其中行而獨復者耶。

### 吳伯實像贊

世五濁。君無垢。人三變。君崇厚。千金諾。不待叩。五族事。負而走。好節俠。樂孝友。誦義者。無間口。游藝林。擅談藪。澆壘塊。全於酒。伸其德。屈其壽。天祚吳。錫爾后。徵名言。君不朽。

### 上海令著泉劉公像贊

吾聞上古之宰。號稱神明。蝗不入境。鳳儀於庭。及其衰也。蒼鷹乳虎。怒掣橫行。民無去思。碑不留銘。穆穆劉公。心和體平。履謙允吉。中孚篤誠。洗汰淫族。獎拔秀英。水既灌輸。賦亦均亨。海氛頓肅。村吠不驚。此父老子弟。所以生爲之建祠勒石。而去爲之臥轍攀輪。攷之古人。惟劉昆以長者名。劉古以不煩名。劉寵以一錢名。而

合則爲著泉先生。不聞漢之謠乎。恒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

梅顛子像贊

仙人之冠裳。佛氏之心腸。吾與爾歸去來。以侍乎玉宸先生之旁。以侍游金粟如來之鄉。

張黃鶴像贊（像在松樹下）

文心老。松骨勁。詩魂清。松風靜。子雙壁。書十乘。名九州。蓬三徑。誰式廬。守若令。

閔康侯小像贊

落落經筵。森森武庫。氣吞目前之才。子可以橫飛。相儼天上之貴人。可以獨坐。何爲乎生朱門。心蓬戶。衫尙青。髮垂素。蠹魚遊萬卷。而欲仙。老驥志千里。而如怒。吾懷一瓣香。置先生於孔北海。鄭康成之間。奚其過。奚其過。

監二先生像贊

經筵武庫。賀循之儒者宗也。排難解紛。魯連之豪杰雄也。諸子才譽。鬱鬱蔥蔥。半荀氏之六龍也。坐客常滿。尊酒不空。魯國男子之孔融也。洪飲無量。山谷之澆磊塊胸也。清談不倦。本行道人之函蓋箭鋒也。逃名息影。王君公之避牆東也。他人見金不見人。聖人爲腹不爲目。蓋尊生如老氏。而長生如河上公也。

李玄白像贊

松陰下。蘆花裏。披奇服。釣秋水。伊何人。吾知矣。貯胸則十萬卷。搏角則九萬里。一諾則柳下鼎。片言則魯

運矢不冠不履似漁丈人而經世出世乃天下奇男子蓋長吉才太白胆長源髓合之爲玄白先生而其姓亦曰李。

### 房海客像贊

堂堂大人落落男子。戛石鏗金。含宮嚼徵。聳鐵壁之難攀。笑冰山之易毀。忤權寺異胆包身。破陰謀直聲。濯耳持斧則百鍊彌剛。賜環則三仕無喜。飛風霜於簡端。懸人鏡於筆底。見夷吾而何憂。幸裴度之足倚。名重如山。心清似水。豈容寂寞寂寞。參金粟座下之蒲團。終當烈烈轟轟。躡玉皇案前之劍履。

### 孫濱瀾像贊

百年積德。九歲通靈。知名舞象。拔俗鷄羣。孝廉兄推爲驥驎。同社友遜爲冠軍。豐官品題於督學。冑監賞鑲於司成。公車屢格。司命見衡。乃退居於林樾。因枕籍乎圖經。口中之雌黃不挂。眼中之青白不形。綰符清遠。嚼藥飲冰。拂衣歸去。送者如雲。爲德閭里。自疏遠親。燔券勿問。侵地勿爭。嘉言懿矩。銘座書紳。課兒諭族。卓有儀型。天錫冥德。蘭玉英英。績文修行。價埒連城。君算非永。君像猶存。謙謙君子。藹藹吉人。合而贊之。其斯以爲濱瀾先生。

### 周希允贊

口無疾言。腰有傲骨。學道尊生。著述是力。言言名教。字字藥石。寡悔寡尤。匪朝伊夕。千秋孔廡。請虛公席。貞靖周先生像贊。

豐於德。屈於齒。然伯夷下惠。合而爲公。公則不死。公之流風。能使後人行已有恥。

繩武何先生像贊

青天白日。真性陽剛。和風甘雨。處世溫良。行立壇宇。文作珪璋。孝友爲政。淵陸孔彰。掇魁神京。司理名邦。解網恢恢。輿誦洋洋。腰無媚骨。腹有熱腸。拂衣仕路。築園故鄉。大夫則問政詣門。諸生則問字滿堂。掛難如魯仲連。息爭如王彥方。姜桂之性愈辣。桑梓之景彌長。賓客不拒。流羽飛觴。著述不輟。充棟盈床。蓋禮義以養其神。故正直而得平康。其吏而隱。儒而仙。巋然魯靈光也耶。

高超玄像贊

性情真率。不耐大人遊。志意高曠。常狎少年場。時而默默。時而揚揚。時而蔗境。時而醉鄉。時而如公西華之父子。處若朋友。時而如魯朱家之俠客。氣或慨慷。壯則美哉周郎。晚則鬚髮蒼蒼。非傲非狂。且樂且康。倚千年之古柏。看孤鶴之飛翔。

陳隱西先生像贊

冰雪肝腸。烟霞骨相。不激不隨。彼我玄暢。我識其人。蓋古之阮嗣宗陶元亮。

王小顛贊

王小顛。七十矣。自舞還自歌。不衫亦不履。有時孤坐秋露中。有時鼾睡炙日裏。童子呼得來。王公推不起。去後令人思。醉後令人喜。雙眼何會着名利。短竹還教付山水。人道是闔蓬頭老漢親傳。我疑是東華山人鐵。

拐李。

友像贊

清泉白石。名畫法書。時而鸞飛如老鶴。時而游泳如蠹魚。人以爲俠節如文成。高潔如倪迂。而當其嘿然枯坐。卽子孫莫能窺其杜德機也。

華宗贊

言本世教。而談笑可以狎鷗鳥。行本中庸。而呼吸可以馭游龍。我冠我冠。不必鷗。髮翩翩乎如素雪。我裘我裘。不必鹿。目熒熒乎如碧玉。坦腹北窗。而傲羲皇。抱甕漢陰。而稱丈人。封侯醉鄉。而何慕乎黼黻文章。宰相山中。而何羨乎火藻華蟲。嗚呼。吾師乎。吾師乎。其在而翁。

張雨懷贊

佛不必禮金粟。而齋戒有餘。仙不必禮玉宸。而清虛有餘。游不必裹五岳之糧。而坐嘯者有城隅之修竹。古廬文不必發二酉之祕。而手勘者有先世之斷簡殘書。口不必挂是非。交不必擇賢愚。而一杯之酒。足以入混沌之門戶。窺醉鄉之藩籬。嗚呼噫嘻。吾不知其謂誰。疑所謂今之貧孟嘗。古之富伯夷。

朱伯登像贊

油然與偕。渾然若處胎。人以爲列子之忘。老氏之孩。吾以爲萬天與無懷。槐宮已覺。蔗境方佳。有子大賢。優哉游哉。

范侃如像贊

我生也後。會見偉人。則惟先生。有膽蓋身。身若負山。目若閃電。笥經之腹。懸河之辯。握麈而談。嗒嗒峨峨。括囊而處。委委佗佗。名噪詞場。問者齟趾。老驥繫足。竟後駒齒。三鼓未衰。我舌在此。晚刺海邦。一官萬里。黃綬朱旛。民歌樂只。輿櫬東歸。哭者罷市。里無錦坊。護無名香。生爲大儒。歿爲循良。俎豆於官。畏壘於鄉。帝曰報公。厥後永昌。

霍太公像贊（并序）

金壇霍令君。迎養景尼先生於官署中。其神明之聲徹遠邇。先生笑曰。吾耳食之何如腹食之。仙仙乎樂也。第梁武有云。江南卑濕。四十早凋。吾雖飲廉吏水而甘。顧不能耐此卑濕耳。令君堅留之不能奪。先生曰。孝哉吾子。吾留小照。置汝左右。以代省覲可乎。令君夙夜祇承。處若庭訓。乃屬陳子爲之贊。贊曰。

於皇哲人。穆穆風軌。行有宮牆。胸無管壘。引繩而蹈。畫地而處。少讀藏書。長就故紙。鶴銀九霄。驥困千里。儻蹇廿年。壯心未已。經術世務。洞骨貫髓。千金委兄。一編教子。禮種德滋。竟獲文梓。有美令君。搏角而起。其氣如春。其清如水。水自何源。厥惟翁始。翁來官齋。遂憶故里。挽車不得。肖像繪史。旣晨旣昏。勿帖勿吧。慈孝令聞。終徹展几。薰蕕荷衣。易雨劍履。

晏懷泉像贊



腰無媚骨。面無忤顏。清似素絲。直似朱絃。是嘗承綢而決如山之贖。飲馬而投酌水之錢。朝拜官。夕能奏。疏。晝所爲。夜必告天。獨立獨行。不黨不偏。勁節則凌霜傲雪。昌言則轉坤旋乾。其鳴也鳳。其冠也蟬。其氣也浩。其神也全。皮相者疑爲據梧之南郭子。而習公之勳德名位者。謂當圖像於凌烟之間。

### 程聖修像贊

素心如黃叔度。奇俠如魯朱家。其藏也。書五車。其游也。果滿車。吾將與子焚小宗之香。而鬪君謨之茶。其樂也無涯。

### 王笠雲遺像贊

桃花綬。紫荷囊。環珮鏘鏘。是將肅袍笏而朝未央。嘻。子大夫也。我嘗遇之於西湖之旁。其胸次汪洋。如黃叔度。其面目姣好。如張子房。惜哉。魁南宮而不登館局。令晉江而不爲臺省。擢司馬郎而不得鎮節於一方。其神遊帝京。而其尸祝如畏壘之庚桑。真君子。古循良。亡而不亡。

### 鍾伯敬先生像贊

長松之下。杖者安之。更耶隱耶。吾不知爲何誰。其思路微。其行徑畸。其冷如萬年冰。其鈍如無字碑。而又能一言定國是之邪正。百戰決古人之雄雌。是子也。立三不朽。奉三無私。舌有骨。筆有眼。而有一肚皮不合時宜者耶。

### 蔡嘿齋先生贊

白石樵真稿

筆無塵。胸無滓。骨無媚。舌無綺。孝如閔。真如矢。心如冰。門如水。是嘗却餽金。拒奔女。又嘗祝虎兕。匿祝泉。泉起。而惜其邊略邦謨。竟付之栗里之歸來。香山之知己。爲循吏。則俎豆於桐鄉。爲鄉先生。則尸祝於長壘。三已不愠。三仕不喜。胆識堅明。學術粹美。故洞中猿夷。有公心天老之稱。而海忠介諸公。有易進難退之許。有人如此。是宜爲山中太史之父。而王文成豈能置之爲弟子。公如可作。請隨鞭弭。

顧默孫像贊

草深一丈。松大十圍。伊何人哉。心素衣緋。其貌也。戰而肥。其才也。怒而飛。其盤礴三教之中。而橫絕一世之上也。出乎機而入乎機。其味淡。其聲希。其與天遊。與俗違。殆長嘯之孫登。而坐忘之司馬子微耶。

一 沈朗倩贊

是道人也。我曾遇之於寒山之巔。塊然一室。茅縛蓬編。形如土木。而不受人憐。聲出金石。而不爭世妍。而誰知其爲劍中俠。詩中仙。畫中禪。蓋上行先生。而又獨行之大賢也。

熊于侯觀察贊

介不易三公。而寧坐一氈。書能破萬卷。而猶手一編。其目營四海。才敵八面。而不欲自賢。不敢爲天下先。而度冲然。而言恂恂然。其光明磊落。僅見於放胆之文。如峨眉雪。三峽奔泉。而孤行一意。忠義鬱勃者。尙未及描寫於心胸面目之間。之人也。殆以聖賢豪杰爲師友。而我與我周旋者耶。

劉斗墟像贊

凜若冰霜。蒼如松柏。負大儒名。建循吏跡。賑饑饉。活理冤。冤白。霽雨雨澍。祝火火息。祠龍龍見。撥虎虎辟。弭盜盜止。諭苗苗格。或歡呼劉佛現。或傳誦神君出。而不知公嘗以採木抗侍御史。以丈蘆州勒誠意伯。顛倒於獄卒之手。談笑於鬼方之窟。然而朝野服其才。華夷信其直。起九原而無從。空爲之撫遺像而於邑。

### 守溪陸公贊（有跋）

韓先生何岸偉。屏城府撤營壘。撥一眞勝終始。柳下開魯連矢。長者聲走遠邇。肱藏書付豐芭。通德鄉鳴珂里。不知父視其子。

董學士歎服二陸孝思。以楷隸寫竟陸太公傳。此數年來未始有也。昔鍾尙書紹京破產求書。計用數百萬錢。僅市得右軍行書。不能致眞書一字。今陸茂才所得董書修矣。若僕老不嫻此。正如疥駱駝。何堪與神駿並駕。

### 姚仲陵像贊

清澗如洗馬之衛玠。風流如步兵之嗣宗。其揮翰如春蠶之抽繭。其談笑如黃鶴之摩空。吾知其爲名家之子。藝苑之雄。至其放情山水。寤言一室。猶堪拾青蓮之江月。坐隱居之松風者耶。

### 自題小像

讀古人書。識古人字。淡然無營。屣脫名利。不出戶庭。短褐茹糲。爲聖人氓。如此而已。

### 喬方伯贊

白石樵真稿

卓爾道骨冲兮竅心濯濯冰壺皎皎玉繩有千仞翱翔之氣而守之以盈有百鍊不折之才而御之以誠文武是憲夙夜惟寅其謀國也先幾於蓄艾其居官也後困於積薪未老懸車惜哉干城廉鑑一書作我儀刑張受所觀察贊

人嗜巧公任質人驚辨公守默處賢愚有容德當權要多定力淡兮佛心冲兮道骨不特驟而謁公者無取進名利之言即老而侍公者亦終身不見喜愠之色公蓋一代之良臣三代之遺直也

殷十峯像贊

口不掛雌黃心不置城府遇鄉里之孺子而態不驕當權要之貴人而色不沮有受敵之才可文可武却四知之金是子是父其青白之世傳而丹青之稍露者耶

范象先贊

烟陽霞骨遠而望之如神仙屬衣斗笠近而即之如老禪迺孝弟忠信能讀父書爲象先世之賢噫嘻范君庶不愧文正公傳

陳少隱贊

生清時享安居抱隱德待期頤置臧否忘賢愚內浩浩外嬉嬉召客有醞課兒有書我求哲人舍君誰歸

周草窗贊

與物無競胸無荊棘與道逍遙窗前草色吾何以名之曰濂溪以後世有隱德

幼醫見垣贊

避世於巢。懸壺於市。其和如春。其直如矢。人以爲秦越公。吾擬諸菩薩。曰。護諸童子。

印空贊

一把茅蓋團蕉。數尺樞編籬落。遠公來自東林。子綦同隱南郭。

了一子贊

維藩盤石。秉器國琛。魚肥草莽。鸞駮桂林。圖懸五岳。囊貯一琴。枕藏鴻寶。劍學龍吟。山水旣痾。煙霞轉深。枯棋對戰。美酒獨斟。授鄴下簡。笑淮南金。博綜醫訣。徧訪知音。自稱了一子。吾以爲草吉師。孫思邈。合而爲利濟之心。所謂伊人可見。伊姓難尋者也。

割股孝子贊

蛟喙噬穀芒刺。壯士驚不假寐。汝割股。父疾愈。孝格天。鬼神衛。生如飴。死如寄。嚴顏頭。要離臂。堅此心。干城器。

銘

木甕爐銘

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口可如死灰乎。惟吾與爾有是夫。

筆筒銘

白石樵真稿

中虛外圓。避文士之筆端。吾法子以自全。

又銘

虛其心。實其腹。德不辱。

玄原墨銘

出浮提國。瀉金壺汁。石黛松脂。麟髓麋骨。小兒初睛。道士幻質。以一寸墨。當徑尺璧。

汪霽之書室銘

雕欄回互。寶几精研。縱橫圖史。玉軸牙籤。摩挲彝鼎。香篆茶烟。床頭龍劍。石上鷓絃。泉水活潑。花竹澄鮮。鳥歌奇韻。魚泳文漣。老梅吐月。影露牆邊。簾櫳如畫。主客皆仙。或飲一杯。或吟一篇。樂哉清福。天授名賢。

郭烈婦練銘

蘇武塞上帛。子陵桐江絲。絞作頸中練。之死終不移。堂堂男子空鬚眉。郭家有婦知不知。

楊亭亭芝桂堂銘

一畝宮。雁湖涓。中有人。樂書詩。挺雙壁。產五芝。蒸異彩。攢秀蕤。飲玉杵。餐瓊飴。八公友。四皓師。楊夫子。豈小兒。

圖書匣銘

上印如月。印水中。印如足。印沙。下印如馬。印泥。匣而藏之。印斯無迹。五丁何所庸其鑿。是莊生之所謂立。

於不測。

龍尾研銘

鸞之眼。犀之紋。詎若神龍之宿於研池。其尾噓風而御雲。

墨銘

豈其翟之子。是以不盡則不止。

琴匣銘

柱以玄圃之玉。屑以荊陽之金。其徽以翡翠之羽。其絃以鸚鵡之筋。張以松風。鼓以秋月。匣而藏之。爲據梧之南郭先生。爲無絃之柴桑靖節。毋狎而授之於爨下之烈。

徐無夢琴銘（有敘）

徐無夢有琴曰無塵。每入林澗。輒一弄而去。所謂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者也。眉道人銘之曰。有奇男子。非樵非釣。樂道鼓琴。以代長嘯。祝而泛之。猿啼鶴叫。暢而靜之。魚淫馬笑。跨鯨度霄。超越邁鍊。藻練神明。翕集衆妙。非時召者。不敢奉詔。

林淇清淨齋銘（有敘）

林淇清淨齋銘。其言不雅馴。余爲刪定作三字偈。榜之山房。亦有真率道人風味。老瓦盆。間呼田童唱之。可供田父一餉薄醉也。

一間屋六尺地。蒲作團布作被。日可坐。夜可睡。燈一盞。香一炷。好人來。惡人避。髮不除。輩不忌。不談禪。不說偈。不貪名。不圖利。清淨緣。解脫計。閒便入。忙便去。即上乘。即三昧。日復日。歲復歲。畢這生。任後裔。

書燈銘

武子聚螢。孫生映雪。雪固易消。螢亦易滅。惟此銀缸。不疚其光。黃簾綠幕。夜永煌煌。經史在右。子集在左。如或不勤。負此燈火。

許方谷天然硯銘

會稽太守。夜夢坡仙。且日纓土。有石出焉。洗而視之。不雕不琢。丘壑天然。覆而視之。不言不笑。鬚眉宛然。文明以止。開必先。太守得硯。天司權。恨不持此。挑米顛。豪奪詭取。空流涎。

鐵絙銘

於穆玄武。北坎之星。爲世福神。爲天將軍。有頂禮者。稽首瓣香。若涉鳥道。若躋羊腸。上引蟻緣。下挽猿臂。辛勤歷陸。幾無生趣。道人姚崙。百丈鐵絙。頓令地上。而陟雲端。人無喘息。神從斯喜。鐵石難消。福亦如此。

募修甘露亭銘

鍾買山。南北路。僧與俗。往來過。遭風雨。遇日暮。眠者眠。坐者坐。歲月深。棟梁腐。牆壁傾。門窗破。欲裝修。仗檀度。方便事。歡喜做。天龍敬。鬼神護。善根長。福田大。

贈伯玉銘



天高。地厚重。不得已。然後動。簡御煩。寬得衆。謙皆吉。頤乃訟。先木雞。後鳴鳳。鳳利喙。鳥不質。麟利角。獸不臣。惟口筆。戎乃興。時語默。度淺深。古聖哲。必兢兢。眞英雄。必小心。發爾覆。在典墳。多其輔。在賢人。累功行。長子孫。惜精氣。報君親。慎旃哉。昌令名。

### 頑仙廬座右銘

爭不急之辯。不如養默。處不切之事。不如養靜。助不直之舉。不如養正。恣不禁之費。不如養福。好不情之察。不如養度。走不實之名。不如養晦。近不祥之人。不如養愚。

### 門前山銘

不陶輿。不謝屐。門前山。近咫尺。清溪底。見白石。水寸寸。皆秋色。數畝田。七弓宅。菊可採。杞可食。列琴尊。設圖籍。小結樓。出松脊。毛骨青。衣裾碧。五岳圖。對空壁。

### 印宗銘

生從何來。死從何往。生死之根。根於妄想。閉眼攀緣。閉眼成夢。萬別千差。皆心戲弄。廓然湛然。不青不白。物者得之。動生得失。水中撈月。空中打撒。卜度商量。馳求未歇。舌頭無骨。隴子無筋。枉自立境。橫自生情。情生境隔。遂分凡聖。凡者趨穢。聖者趨淨。各見一邊。皆輪迴柄。吾道坦夷。何知貴賤。胡來胡照。漢來漢現。解釋凡情。關鎖聖辨。若聚猛火。觸之即焚。若淬利刃。撻之則崩。死而後生。亡而後存。佛法悲智。豈容人情。百尺竿頭。三寸鉤許。轉身如毬。說法如雨。塗毒鼓聲。震撼萬里。獅王獨行。氣奪狐鼠。擬議求之。又成過舉。之乎者也。不屬道理。

心路欲絕。死生亦銷。無明煩惱。處處逍遙。不戀熱鬧。不守寂寥。不貪佛國。不懼風刀。邇來禪和。慣尋宗派。鼓弄口皮。品評勝敗。捏目生花。白日見怪。好男好女。賺他多壞。又有邪師。守住一靈。身如屋舍。心如主人。却將佛法。半死半生。此等惡業。酷於火坑。又有外道。默而常照。默與語對。照與昏靠。觸景遇緣。水動蝦跳。不聞經乎。萬法心造。又有鈍漢。雙證雙修。將佛覓佛。頭上安頭。若蜂逗窗。不得自由。若蛾赴燭。畢令相投。傷乎悲哉。舍心而求。心之一字。雖有名相。內外中間。多無影響。心了境空。皮盡毛落。參須實參。如睡求覺。勘問識情。何處安着。生死誰招。因果誰作。朝搜夕討。用盡將略。曝地一碎。性命喪却。乃知功案。皆成戲謔。切忌平居。無病服藥。

往與長孺入山探梅。從袁非之壑上說禪。因令長孺握筆。余信舌吐此一銘。比時落梅紛紛。如天花散空也。長孺非之欲得此。皆倩書史錄之。而孟元頭陀。原稱飽參。岸然有吞噉須彌。襲服野干之氣。因手錄貽之。比他客是爲殊特。諸友人若以例相煩。不敢如約。似優曇花。所謂一現不再現也。

# 白石樵真稿 卷之十六

## 題畫

### 題便橋會盟圖

唐文皇與突厥便橋會盟圖。顏師古創寫以示後世。劉松年復摹丈許。此卷乃真跡也。初隋煬帝征遼。人皆斷手足以避征役。突厥始乘間騷動。唐文皇時十六歲。應募。遞屯衛將軍。從父淵討之。淵後稱臣。借兵突厥。遂問隋鼎。甚則突厥以喪告。舉哀長樂門。輟朝三日。詔百官就館弔。其謹事之如此。已數數犯邊。建成元吉裴寂等皆勸亟遷都避之。文皇曰。霍去病漢廷一將。志滅匈奴。况臣備藩維。願假數年之期。請繫頡利之頸。致之闕下。傳位初年。遂有便橋會盟之役。又五年。遣李靖李世勣分道破之。突厥內亂。頡利來降。文皇帝御順天樓。語之曰。汝自便橋以來。不復大入寇。以是得不死。頡利不得意。數與家人相對悲啼。容貌羸態。上憐之。以虢州多麋鹿。封刺史。不受。上皇聞之。召文皇貴臣十餘人。及諸王妃主。置酒凌烟閣。上皇彈琵琶。文皇起舞。七年。又置酒漢故未央宮。上皇命頡利起舞。南蠻酋長皆咏詩。此古帝王未始有也。余謂便橋之盟。猶近城下。宜寫凌烟閣未央宮二圖。鋪張胡越一家氣象。此千古大快事。故識卷末。以俟後之劉松年其人者。

題香山九老圖

香山九老圖當年傳寫已徧京洛。李唐劉松年又嘗奉旨圖之。載在畫史可證。此卷位置顧盼笑語之狀。覺眉髮間有雲氣。非李河陽不能到也。樂天往來裴晉公元微之間。絕無左右袒。與白敏中反覆二李黨人者不同。此公真可生入虎穴。何止游戲九老會耶。臨卷三歎。

跋小李將軍畫卷

李昭道山水妙絕。名噪開元天寶間。其父卽師訓。除衛將軍。昭道官中舍。明皇以大小李別之。未嘗云小李將軍也。昭道妙跡永絕。獨此卷精巧煥發。流傳五百餘年。而神物猶在。應有呵護之者。余嘗見仇實父海天落照卷。蓋摹昭道筆。正與此卷相類。當時籍分宜。入禁內。隆慶初。小璫竊之。朱惠僖領緹騎詰責之。璫投之火。王弇州云。是癸酉秋事。今僅留天壤者。獨此一二尺烟霞耳。弇州極喜臨本。購以重貲。不若此卷爲隆準。非虬髯所敢望也。

跋米元章畫文德皇后遺履圖

余讀書秀州項穉玉閣中。姚叔祥出視唐文德皇后遺履。爲米元章寫圖。左方有小跋。稱臣米芾。度是元章爲博士。召入內庭。鑒定書畫。奉命所作。其跋云。右唐文德皇后遺履。以丹羽織成。前後金葉。裁雲爲飾。長尺。底向上三寸許。中有兩繫。首綴二珠。蓋古之岐頭履也。臣米芾圖併書。按唐太宗皇后長孫氏。武德九年八月二十一日。立爲皇后。貞觀十年五月二十六日。崩於立政殿。年三十六。諡曰文德皇后。葬昭陵。因九嶼山以成。

后志咸亨五年八月追謚文德聖皇后。天寶八載六月加尊號文順聖皇后。此履不知何緣。傳流宋朝。又入祕府。或元章別摹他本。皆未可知。履類有屨。有鳥。有屐。有鞋。有鞞。有屨。男子貴賤皆躡之。而婦人見於記籍者頗少。貨殖傳云。趙女鄭姬。揄長袂。躡利屨。此婦人屨也。東昏侯宮人。皆作緣絲屨。此婦人屨也。汝南戴良嫁女。布木屐。風俗通云。延嘉中。京師婦人始嫁。作漆畫屨。五色采爲絲。襄陽盜發楚王冢。得宮人玉屐。異苑云。麻姑能着屐行水上。此婦人屐也。西施響屨。臨川王宏潘妃寶屨。直千萬。此婦人屨也。石虎皇后出女騎千人。皆着五綵織成靴。北齊王諧爲并州刺史。有婦人臨汾水浣衣。有乘馬人換其鞞而去。此婦人鞞也。段成式詩云。醉袂幾侵魚子纈。影纓長蔓鳳凰釵。知君欲作閒情賦。應願將身脫錦鞋。章仇公有眞珠之惑。或上書以諷云。神女初離碧玉階。彤雲猶擁牡丹鞋。應知子建憐羅幟。願步褰衣拾墮釵。此婦人鞋也。漢武元封二年七月七日。夜。西王母投於殿前。履鳳文鳥。貴妃每月十月從帝幸華清宮。五宅車騎皆從。遺鈿墮鳥。狼籍於道。此婦人鳥也。大抵單下曰履。複下曰鳥。舞履曰屨。草履曰屣。小兒履曰屨。履中薦曰屨。花生鞞曰鞋。鞞始於趙武靈王。屐始於晉文公。總之皆履之變身。徐乾撰古履儀。或駁之云。古無履。但有鳥。不知履人掌王及后之服。黃繒青紉。素履葛履。已見於周官。太子妃絳地紋履。已見於東宮舊事。同心七寶綦履。已見於趙飛燕傳。龍虎組緹履。已見於秦淑與婦書。頤在絲而爲履。附素足以周旋。已見於陶潛賦。足下黃金履。手中雙莫邪。已見於張華輕薄篇。足躡承雲履。豐趺鳴春錦。又見甄述女詩。而謂古無履而有鳥。然歟否歟。據文德履長尺。底向上三寸。未審元章所據。漢銅斛尺耶。梁表影尺耶。開皇水尺官尺耶。宋太府布帛尺耶。淮尺浙尺耶。唐尺不可考。獨杜牧詩

銅尺裁量減四分。合之文德履。似唐履皆以尺計也。然古樂府既有雙行躡。漢雜事祕辛。周視瑩足。底平指斂。納縑迫袂。收束微如禁中。漢桓帝及李後主時已然。則不應唐履乃爾。尺中惟周尺當省尺七寸五分弱。司馬端明宋考亭皆謂允有依據。米老得無以周尺衡履乎。楊用修王元美各載履事。漢履婦人頭圓。男子頭方。晉太康後。士卒百工奴婢儉賣者。一足白履。一足黑履。永嘉元年始用黃草履。宮內妃御皆着之。謂之伏鳩頭履。梁又有分稍履。南宋則又有重臺履。而獨唐之岐頭不載。得無未見米氏畫跋耶。余憶於宮諭唐元徵所見。客售孔子遺履圖一卷。乃宣和庫中物。題跋甚多。客有邀余題者。余止寫二語云。君子所履。小人所視。陳繼儒獲觀謹題。但孔子履。與王莽頭。並藏晉武庫中。大是不類。今文德履爲元章所圖。又爲才子姚叔祥所得。十襲裏之。不敢褻視。卽有請觀者。願出數萬錢。叔祥不許。曰。文德皇后履。非楊妃錦幃也。無得傳玩。以馬嵬下老嫗視我。

題雲林畫

倪處士自稱懶瓚。又自稱倪迂。又稱蝸牛廬道士。又稱淨名菴主。又稱荊蠻民。此書乃荊溪所作。處士愛山水。數與陶九成共宿漢里。往往經月忘返。故筆法幽淡。無一點纖塵。亦荊溪一片雲助其墨。潞耳。

題洛神

李龍眠以顧愷之寫洛神圖。趙松雪以王獻之書洛神賦。圖則兼帶離騷位置。賦則兼帶褚柳筆法。此又兩公變化所出也。天壤之中。決無第二卷。

題仇十洲桃源圖

靖節桃源記。或云寓言。然漁人姓黃。名道真。似確有公據。東坡云。桃花源。乃避秦人子孫。非秦人不死者也。葉石林問湖湘間人。又云。自晉宋來。由此上昇者六人。山十里無雜禽。惟二鳥往來桃花觀中。每有貴客至。輒先號鳴。人率以爲占。余笑云。當時黃漁父入山。此鳥可曾報否。若近爲貴人先鳴。武陵源混沌鑿矣。請以秦人二丸。一丸封洞口。不得通客。一丸彈去二鳥。不爲貴人作典客。

題鬪茶圖

古人屑茶爲團餅。故以綠塵不如玉塵。翠瀉不如素瀉。皆未得茶中三昧。吾朝更團餅爲旗槍。風味始全。此卷出松雪筆。又錄范文正詩。諦稱雙絕。山水蔚映。人物清暇。摹寫太平氣象。見於毫端。蓋鬪茶良是雅事。惟許玉川志和。彈可爲之。非俗漢忙人所能解也。

題孫雪居寫猫奴

鼠翻盆。汝不捕。花上捉蝶。花下坐。請問長安肉食人。罪過不罪過。

題雪居畫册

漢陽竹傲文湖州。蘭傲鄭思肖。時寫人物。兼帶梁楷。寫石兼帶米芾。寫水兼帶馬遠。縱橫點綴。皆有根據。非畫史市官苑中者所敢望也。

題漢陽畫卷

白石樵真稿

漢陽寫生古則趙昌黃筌父子。近則沈石翁陸叔平。皆能抗衡。至于文房諸玩。隨意拈寫。不肯不止。十指閒真有陶冶。雖宋畫苑名手。未能夢見也。所居東郭草堂。多列法書名畫。于秋琳閣中。盤礴觴咏。客至如歸。退則游戲爲此。無纖塵留于胸中。此卷尤其得意壯年之筆。今廣陵散矣。一嘆。

題米仲照石卷

米元章相石法。曰秀曰縟曰瘦曰透。今米仲照所藏靈璧。更有出四法外者。雖百方窮態。十面取姿。圖與記。僅得彷彿耳。仲照得此石。終日摩挲相對。體疲爲之起。意惡爲之快。度其有情之癡。行且化爲石矣。仲照聞而笑曰。昔吾家元章袖中卷石。恨太小。寶晉齋百夫輦致一品石。恨太大。惟此石可几可案。可置咫尺。可隨千里。光如鑑。鏗如玉。黝如石。墨潤如山川出雲。其羣峯如漏月割天。其積霽如瀆冰襲雪。其洞壑岩竇。如有毒蛟怒。鬼怪出沒其中。不省何緣落吾手。昔者牛奇章李贊皇相業如水火。而獨好石無異。蓋石公之羣而不黨。如此。吾居輦轂下。非獨友石。友其德也。陳子曰善。遂題數語歸之。

題蘭花

古人以蘭爲香祖。余欲結茆四面。雜蒔蘭花。題曰香祖菴。有柱聯。異人常在漁樵裏。老鶴多眠蘭蕙中。

跋徐光祿南州圖

橋李范蠡湖。東坡三過草堂。樹老烟寒。無復好致。頃游徐光祿南州書院。丘壑狎主。水月來賓。放鶴灘頭。釣魚枕上。讀書談道其中。所謂除見道人外。皆無益也。第蓬蓬天畫。恐未能遂許堅臥。何得分南州一片席。然



先生德行醇備。著于人聽。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化。宛然一孺子矣。士大夫須有退步。則功名之味淡。而去就之擔輕。先生乃人間鐵漢。此圖良有深意。若以嘲弄枕漱求之。是吾輩事。非名世大臣事也。

### 題畫竹

寫蘭取姿。寫梅取骨。寫竹直以氣吞之。若不通六書。謬托氣勝。此又如屠兒舞劍。可笑也。孔孫竹從湖州眉山發脈。而又剪松雪叔明梅道人輔之。李衍夏景弗論也。

### 題過庭章畫竹

會見文與可竹於王敬美項子京家。純用漆墨。皆帶篆籀法。子瞻純以怒張爲之。蓋顛瘡狂素也。吾朝夏太常竹亦擢秀。顧不如此。卷猶有湖州眉山筆意。竹中飛瀑掀舞。極似吾家初夏雨後時。豈庭章爲先布粉本耶。

### 又題畫竹

寫竹通于書法。枝節學篆隸。布葉學草書。孔孫之竹。篆隸中皇象。草書中張長史。素師也。李君實父子奇重之。贈以長歌。老筆硬手。蒼蒼莽莽。酷有少陵風骨。此後簡竹譜。不必求之石室玉局兩道人矣。

### 跋丁南羽畫羅漢

余所見阿羅漢像。貫休最奇險。如坎雪石。如支種老樹根。梵隆輩不及也。獨丁南羽白描。酷似李龍眠。絲髮之間。而眉睫意態畢具。非筆端有神通者不能也。東坡家藏羅漢。每設茶供。化爲白乳。或凝爲雪花。桃李芍

藥皆可指名。此卷賢聖森然。猗龍劣虎。當復出現。謹護持之。

又

世外之人。豈有風波。示相宰官。公無渡河。南羽先生。嘗賞余此偈。蓋題渡海羅漢也。因爲補圖。大有龍眠筆意。遊絲飛揚。衆美多具。豈現神通於筆端耶。珍重珍重。

又

畫羅漢者。盧楞伽度子虔爲上乘。其次貫休。又其次梵隆。余皆見之。以粗筆作鐵鈎相似。蓋半用篆隸法也。此卷精細秀潤。所在之處。當有神光出現。宜以燈花香塔禮之。

題赤壁圖

東坡前後赤壁賦。余刻之晚香堂帖中。又見趙千里赤壁圖。恨不合一卷。此卷宋初賜盛行甫兩高士合作。覺風月平分。白鶴一點。橫江而下卷中矣。

題藥草山房圖

藥草山房圖。視竹林七賢少一。視竹谿八逸少二。皆吳中絕代人物。此中着半個屠沽兒不得。展卷披玩。想見肅廟時太平風物之盛。雖與西園並傳可也。

題范寬畫

范中正溫厚有大度。目爲范寬。寫山水時。危坐四顧。以求至趣。于徘徊凝覽之間。剛古精細。觀此幅信然。

題春門先生畫卷

橋李吳仲春後。有姚侍御重向畫苑演法。今春門先生繼之。雅道不至。葵蕪皆其力也。先生杜門高隱。沉酣宋元名畫。往往盤礴。遂寫數卷。不欲出示。僉父留作子孫衣鉢。求見此卷者。先以數斗薔薇露盥手。方可相對欣賞。不然。寧絨之長康廚中耳。

題畫冊

唐開元時。楊升與張董齊名。米定國藏蒲雪圖。正與極相類。浚骨山自此始。非獨僧錄也。

題趙文度雲山

米虎兒雲山。在似山非山之間。趙文度雲山。在似米非米之間。余曾和玄宰一絕。欲出不出雲山巔。欲斷不斷村樹烟。欲見不見林中僧。欲渡不渡林外川。可謂與雲山傳神矣。

題山靜日長圖

鶴林玉露中山靜日長。僅一二百言。而岩居川觀之樂。摹寫殆盡。每欲倩名筆圖之。苦無霞外人。此卷爲吾友姜松石所作。溪深山杳。卷不盈尺。而點綴如太古小年。眞筆端具有三昧者。若名字不署。賞鑒家必以爲黃鶴老人無疑。末後小篆。更稱雙絕。恨君時爲五岳遊。不能置吾家丘壑中。若擗筇一來。頑仙廬。不讓景綸山居也。

題癸卯同年畫冊

白石樵真稿

昔蘭亭竹林蓮社。皆有圖。獨西園雅集。王誥爲圖。米芾爲記。余見其真跡。僅縮一團扇中耳。高祖寶愛。收藏祕府。後散人間。展轉摹繪。幾數百本。直以蘇黃諸公重耶。此卷皆吾鄉癸卯榜同年兄弟。一入畫圖。衣冠鬚眉。弈弈有韻態。上能肩隨王謝嵇阮。下亦不失蘇黃諸公。而余所望更有進此者。昔宋尙書張詠云。吾榜中得人最多。謹厚無如李文靖。沉深有德。鎮服天下。無如王公。風采無如寇公。當方面寄。則詠不敢獨辭。諸君子異日舉鑣聯轡。能如張忠定諸賢。則此便是一卷名臣錄矣。諸君子曰善。兩相期無愧心。兩相見無愧色。有否否者。請出故吾面目證之。

題董宗伯玄宰畫雲林筆意

杜浣花參詩云。高簡詩人意。又衡門詩云。豈其食魚。必河之魴。此雲林老人畫法也。子久叔明梅道人及雲林。皆從董北苑筆。而三子猶有門庭間雜縱橫家意。惟雲林虛和蕭淡。酷類其人。余列倪畫於三子首座。玄宰甚心開此論。今此幅可謂莊子之郭象矣。玄宰不肯爲人作長幅。又不肯爲人作雲林筆法。以識韻人少也。乃以贈晉卿。亦捫臂入林之意耳。

又題宗伯畫煙江疊障圖

煙江疊障圖。乃王晉卿都尉所作。後有粉箋書煙江歌。爲東坡先生筆。此卷在王元美先生家。余得之。已摹蘇跡入晚香堂帖。獨晉卿圖未傳人間。後又見項玄度藏煙江疊障一卷。則文徵仲沈石田悉力以敵元章筆意。未若玄宰之瀟灑出塵也。

又題董宗伯畫

此卷初展。實做大李將軍及伯時。後段微帶趙榮筆意。無專以困學齋圖求之。玄宰在長安時。有權要乞畫者。玄宰笑曰。一莖草豈肯卽爲肉眼人拈却。今獨爲弱水公破例。橫出如許江山。孫過庭所謂殉知是一合。意蓋出此。楊公讀書行臺。長夏綠陰。環迴再四。覺雀研松花。鹿囊酒氣。撲入衫袖間。鄭使君曰。微獨畫。故關四公公在此中。伯夷去人非遠。

又

玄宰此畫做趙千里。實祖北苑筆。裴旻虎自與葉公龍不同。釣船紅樹。不覺秋色紛來撲人也。

跋玄宰畫冊

玄宰乘小艇。出入余山中。輒以小冊自隨。如李成見奇處。卽出豹囊中紙筆圖之。率然而作。率然而已。遂成數翻。此卽董氏畫笥稿也。非賞鑒家勿昧之。

題玄宰畫

東坡以書法寫一木一石。柯丹丘學之。不能彷彿。正爲坡老氣韻勝耳。玄宰按買耘老故人公據。寫此相贈。如有烟雲風雨出沒其中。恨不使老坡見之。

題玄宰畫扇

雲山高尙。畫方道士。皆不及老米。老米以書法寫之。故蒼老高古耳。余與玄宰談及此。未嘗不作點頭石

也。此扇自楚中官舍寄來。此老竇伎倆至是大奇。

又題玄宰畫

雲山以皴法爲主。自然氣韻高古。今人山似死灰。樹如野齊。南宮父子不免叫屈。文人之畫不在谿徑。而在筆墨。李營直惜墨如金。正爲下筆時要有味耳。

題沈子居畫冊

子居畫。全摹宋諸家。正如宣律師。無一破戒筆。然後縱心與元人摩壘相攻。此冊有十幅。爲伯雲奪去其一。山水缺陷。何時屬補之。不然。僕遣一片白雲封其後。

題自畫

儒家作畫。如范鴟夷三致千金。意不在此。聊示伎倆。又如陶元亮入遠公社。意不在禪。小破俗耳。若色相尙。便似富兒持籌握算。俗僧以鐘鼓禮懺。此何足污我筆神。

又

中岳外史米元章。好寫雲山。時於致爽軒遊戲盤礴。余亦偶爲之。飛雲排空。羶籠下現于儿上。研山水皆如沸耳。

又

余以十月搜山。黃葉滿鞋。白雲爭席。一點疎淡幽冷之致。惟倪高士得之。不知此亦有小似處否。

題柳

宋待詔宋顯祖。以顏真卿鐵畫書法作柳幹。以遊絲白描作柳枝。余亦倣此。具眼定能賞之。

又

谿林落落。蘆葦蕭蕭。誰與同此。萬卷一瓢。

題梅

唐張藻寫梅。雙手並下。一寫枯枝。一寫生幹。生者榮潤春澤。枯者乾烈秋風。余似兼得之。偶倣楊補之筆。

記此。

又

衆香國中來。衆香國中去。此華嚴經語。可作梅花小照。

題雲山

雲山不始於米元章。蓋自王洽潑墨。便已有其意。北苑好作烟景。烟雲變滅。卽米畫也。余於米虎兒瀟湘

白雲。悟墨戲三昧。因布小景。

題自畫

余少年戲同玄宰弄畫。懶復罷去。且筆力慵鈍。正如獼猴騎土牛。鞭叱不前耳。此冊乃少作。見之不覺掩

面。幸弗示玄宰。

題顧原之畫黃叔明筆意

黃叔明爲松雪翁甥。居吳興。最近太湖。屢遊東西洞庭兩山。嘗見其溪橋玩月圖。又名區林屋圖。皆摹王右丞。石穴嵌空。樹搜刻畫。爲未變唐法也。吾友顧原之。閉門讀書。不聞十步外事。而吟咏之暇。精於繪理。自出筆意。一洗黃鶴老人氣習。蒼莽秀潤。君家顧長康真種耶。黃鶴老人以洪谷子爲師。原之直與之同參。非臨摹也。吾家山中。秋霧濛濛。草樹微現。排窗曉坐。彷彿畫中矣。

題顧原之畫雨花臺登高圖

江南重九。惟金陵雨花臺。吳門石湖橋最勝。石湖景。文衡山沈石田皆有圖。而雨花臺。無有拈及登高佳會者。今得原之畫。宛若士女填道。簫鼓沸天。大江橫亘之。不必寫紫蟹黃菊矣。

題顧原之畫扇

右丞之畫。妙麗之中。實帶清悟。所謂着一毫粗氣。市氣不得也。原之胸中。無一點塵。故下筆皆與古人抗衡。此扇豈惟出入懷袖。可藏也。

題偶萍畫卷

超公師住本一禪院。影不出門。正如祖師活埋菴相似。餘事乃作畫中詩。詩中畫。然非詩畫僧也。諸道侶各寫殘山剩水贈之。遂成小卷。攜過苕帶菴中。幾欲割雲剖石而不可得。爲題二語。留信宿而去。鶴欲住時間。住住。人難行處再行行。



題馬姝畫蘭

畫蘭不在肖。要在筆勢遊戲。溫日觀。補荷。通于書法。文與可竹。得之左氏。此非深於繪事者不能。馬郎以蘭秀名娼。風流乃爾。非特校書。避席。若操筆入宋院。當作女侍詔矣。從秦淮遠寄振之。振之寶此。勿與桃李共擲渡頭也。因代題一絕云。畫蘭不在肖。寄郎郎知否。非無桃李花。貴出儂親手。

雜題畫

鼓琴動操。衆山皆響。此中無抱琴者。何以山水清音。潺潺吾耳。應是畫作伎倆。

題燈下畫扇

攤燭作畫。正如隔簾看月。隔水看花。意在遠近之間。亦文章家法也。

題文苑瀟湘

此帙類分八種。奇趣若林。水樹玲瓏。烟雲飛動。觸處無非快境。披之可作臥遊。祕出枕中。光浮紙上。

白石樵真稿卷之十六終

白石樵真稿

二八四

白石樵真稿 卷之十七

跋帖 附書

跋九成宮帖

九成宮即隨之仁壽宮。唐文皇避暑宮中乏水。以杖琢地得水而甘。勅魏徵撰文。率更令歐陽詢書之。皆出陝碑。獨此帖無毫髮剝斷。正如深山至人。瘦梗清寒。而神氣完腴。能令王公屈膝。非他刻可方駕也。

跋歐陽皇甫碑帖

歐陽名跡。入宣和內府者。凡十四紙。皇甫碑其一也。余得見於陳渭璜所藏。所謂筆畫險勁。若鑄鐵所成。真不虛耳。

題快雪時晴帖

快雪時晴帖。乃王右軍真蹟。向藏王百谷家。已爲新安吳江村所得。攜入雲間。見示真神物也。項子京有松雪所臨快雪帖。真堪合璧。余欲以快雪名亭云。

跋柳公權真揚

白石樵真稿

碑板之書。歐陽詢尙帶媚弱。獨公權一種。諦是當家。李括蒼顏平原伯仲間。則此帖是也。松雪能爲李書。不能轉公權一點一畫。顏筋柳骨。真是胎中帶來。縱服九轉。終不能變本初面目。正謂此耳。

跋懷素真蹟

素師書。多帶芝旭。余見刻本。字行頗大。狂怪怒張。不意見此真跡。遊絲裏帖。別有純氣之守者。宣和載御府千字文四卷。有絹素一卷。在蘇液家。後歸章惇。不云王駙馬都尉物。後觀老米記。素師雜書絹帖。後人分剪爲二十王銑力求。始足元數。晉卿篤好如此。此卷宜爲所藏。昔藏晉卿。今歸王季重使君。度是翰墨緣。終當在山陰耳。素師此帖。宜勒石行之人間。奇縱中有規檢。正如散聖作宣律詩。懷素不可無此帖。正張旭不可無郎官碑楷書也。

題晚香堂蘇帖後

陸務觀云。成都中和勝相院。有刻蘇帖一卷。皆蘇仲虎鑒定。精審無一可疑者。又有成都西樓下汪聖錫所刻東坡法帖三十卷。擇其尤奇逸者爲一編。號東坡書髓。嘉泰三年癸亥九月重裝。自務觀去此。又已四百餘年矣。成都吾不及至。常訪之。宜遊於其地者。不復能悉其有無存亡。爲之浩歎。吾自少喜長公書。丙辰閒居。偶檢篋中數十年所積。屬衲友蓮儒古冰蕉幻及兒曹夢蓮等手摹之。始於中秋。刻成於陽生日。共得二十八卷。若豐樂亭表忠觀醉翁亭雜池記及滿庭芳等類。字太大。金剛經字太多。別有醉翁亭草書。字太賸。皆不入選。初長公在元豐間。以謝表被逮。中使自彭城舟中遣吏追攝公遺書。老幼驚且恚。搜其書悉毀之。宣和閒。蔡

蘇氏學。手跡零散。甚則東坡易傳。學者私記之。曰毘陵先生。而不敢名。至紹興中。詔求蘇公書。常州報恩寺老僧告之郡守。有公所寫堂壁。脫而竄之以獻。高宗大喜。賜度牒。其韓平原閱古堂壁後。亦移入祕書省之著作廳。公當時翰墨。禁省已不常有。何況今日。然以余耳目之外。或爲神物所呵護。或爲世家所收藏。不論石刻真蹟。得鈎摹見寄。使長公翰墨之氣。不至毫髮稍遺。亦藝林一大快事也。敬爲之拈瓣香以請。

### 附題東坡祈雨文帖

東坡祈雨文。載集中。寥寥數言。變態百出。真風霆手也。當時有坡仙。何愁無隨車雨。雨不從土龍出。當繖人中龍耳。五月十六得甘雨。爲簡前帖題此。

### 題東坡帖後

東坡亭未成。先取亭額。此帖在。是真亭也。他人名園在花蔕殘蔓中者。至與烏鼠作窟。視此何如耶。余得顏魯公巨川誥真蹟一卷。欲結小閣。題曰寶顏。又取晉魏人詩句。集爲閣上聯。長笛吹清氣。高柳隔微聲。惜余力未能也。

### 題帖

松雪翁購得鮮于伯機字。輒焚毀之。恐奪吾名耳。今觀後赤壁賦。藏鋒斂鏘。全法王大令。卽松雪所書前赤壁刻在黃州者。未免低首。惟東坡可與困學雁行。若合作一帖。行之海內。餘皆可抵鵲矣。

### 題冊

白石樵真稿

此冊皆宋元銘心絕品。而元人尤多。足與右丞抗行。無半幅馬夏闌入。所謂一切善人皆會一處也。

題溫飛卿卷

溫飛卿本名岐。宰相彥博裔。好爲側豔弦吹之音。湖陰曲已刻金荃集中。此卷是其手筆。有字學。又有字性。直與顏平原抗行。當時溫李齊名。法書苑載義山不載飛卿。幸不幸如此。善卷汪先生攜此見示。始知老米晚年一變宿習。蓋發脈于溫飛卿也。

題帖

王元美先生有來玉樓。爲汪伯玉題也。董玄宰先生有來仲樓。爲余題也。兩人登此樓。除法書名畫。別無閒雜事。彥京與竹林之遊。累積成帖。百尺樓下客。勿出示之。

題哀冊

余於王元美先生家。見哀冊真蹟。頗怪其波策太佻。極類南宮老子。已於項希憲處。見元章大行皇后輓詩。如與哀冊同出一手。後讀元章海嶽書史自記云。摹褚河南冊。行於浙中。蓋數本往往亂真。故知余目中有筋耳。

又

此冊在元美公小祇園閣下。撲遶亂葉中。正如明妃蒙塵。又若陸士衡素衣爲緇矣。真跡已售之嚴氏。元美所藏鍾繇季直表。褚登善枯樹賦。與此寶爲三絕。今皆無一存者。子孫俱賢。能讀父書。而不能守先世之藏。

何況他氏子哉。故賞鑒收藏，缺一不可。非特古人之功臣，亦古人之孝子也。感歎感歎。

### 題邵復孺書稿

邵復孺此稿，如溫公手書資治通鑑，無一字苟且。先輩矩矱，乃爾耶。顧文僊重裝題識以傳。今幸落張聖清手，永脫蛛絲蠹腹之劫，亦可喜也。復孺繇至正丙午及洪武戊午，出入兵燹，復獲睹漢官威儀，想見此老墜驢大笑時，爲引滿一酌。

### 題沈孺休書詩評

楷法如九宮法，以稱量爲主。又如漢人凌風臺，却在銖兩適均。卽孺休所書詩評是也。吾朝大學士度小學士粲，皆以翰墨被知遇。孺休真堪鼎足。今老衡門，呻吟盤礴，士之遇不遇，乃如此。一歎。

### 跋周貞靖先生手蹟

零星雜草中，寫及先輩，皆提行寫之。此見大儒小心處。乞五斗米，與元亮五升，同一家風。韓滉顏魯公有借米帖，與此卷而三矣。

又

此卷來峯先生手書先儒格言，正如全身入香海中，無處不透入香水。非望洋者可同日論也。畫格高簡，直與倪元鎮抗行，而爲德行所掩。士大夫以書畫流傳天下者，亦宜回頭一省矣。

### 題范牧之臨蘭亭帖

白石樵真稿

臨摹古人書。要在聲色臭味外。若從點畫上作活計。便是臨池中能言鸚鵡耳。牧之風流。真得晉人衣鉢。生平未嘗弄隻腕。至做蘭亭一帖。其稱量結集。大有拔韻。其子象先乞之宋仁卿。裝爲家寶。昔趙文敏臨河南枯樹。如出兩手。乃評者謂爲得虞家之骨。以此論牧之帖。庶得之矣。象先其護持手澤。勿慕野鴛。而失家鷄。

跋手書金剛經

米元章在無爲州。苦池蛙鳴聒耳。以書投之。至今池蛙有形無響。顏魯公多寶碑。載法師寫經。筆端舍利。聯出數十百粒。錯落不絕。今之寫字寫經者。不聞有此。余以此自愧。爲玄宰道之。玄宰笑曰。勿作是觀。以生退心。但有經處。人以翰墨讚歎。而入信地者。能續佛慧命。卽是舍利一斛。能度衆生離苦得樂。卽是卵生濕生道場。余心肯其語。爲寫金剛經一卷。軟懦離披。再閱掩面。雖然。要在受持誦讀者。此一卷如一大藏。

跋書金剛經

柯亭融先生。既有三十二分金剛經。又有四十二章經。皆海內如椽所書。衷集成就。則出之奇陽王公父子。昔乾元觀百碎碑。有三道士湊成之。化鶴冲天而去。道家且然。况佛氏金剛不壞力。而諸公翰墨之氣如電。此何必蘇公玉帶鎮山也。

跋趙松雪碎金帖

往余授經秀州包氏。會渡泖過崇福古刹。見梁棟楣柱。多松雪手書。寺僧寥寥。不復如元時蜂房蠹室矣。宋末。泖西多巨室。好賓客。嗜圖史。故避兵者歸焉。如曹雲西子弟園林莊舍。見於真溪海編可攷。今丁氏蔣氏。



鄒氏相望猶有雲西之風。碎金帖爲鄒元愷世藏家塾。此亦松雪之功臣也。流通人間。作泐上一段佳話。快甚。  
跋張東海鐵漢樓帖

吾松書院。推宋仲溫陳文東二沈學士。自東海先生出。而聲價過之。其書本之芝旭。出入素師。而不離二王法度。識者擬於太華三峯。黃河九曲。非虛語也。當時品格嚴重。卽上衮中貴人求之。不能得一字。今五世孫以誠。六世孫安磐。七世孫世雍。出其家藏。及散見人間。合刻之曰鐵漢樓帖。張公守南安時。祝張九齡劉安世李綱諸公於鐵漢樓。公真可以配享不愧云。

### 題沈學士自樂家書卷

沈學士楷書。御褒義獻。不知行草之妙至此。藝端明書。專做二王。此卷抗衡。實無愧色。且札中交道簡淡。仰見先輩典刑。若輦金羞璧以媚通人。卽有稿草如顏平原。子孫不敢出示客矣。

### 題莫廷韓書卷

臨古法書。如看寶玉磁器。不在形類相肖。要在黯然色韻耳。莫廷韓自少時。便於古帖摩挲。晚更彌老彌珍。不肯爲人輕弄指爪。此卷爲彥履凡寫三道。今廷韓腔血已冷。彥履爲裝褫。以存人琴之感。莫方伯於書獨費苦心。故廷韓亦得其家鷄一派。方伯病時。諸笥零星。諸子爭豔得之。獨廷韓先逝。不能承方伯絲粟之藏。所得者方伯一隻赤手耳。今此卷是也。展玩間無限感愴。

### 跋王文肅公帖

太原王文肅公解相印歸。絕不與賓從子孫談立朝事跡。手自移花接葉。翻古帖。摹書數行。此冊乃少年寫香豔詞。摘草堂花間殆徧。書法道邁。俱從黃庭發脈來。王烟客購得之。焚香展玩。吳光啓更鐫石傳於人間。正如宋璟鐵石心腸作梅花賦。大有風味。乃知蘇黃好弄小詞。亦此意也。

跋崇蘭館帖

今天下墨池一派。推重三吳。而吾鄉獨以工書遇主。前有二沈。後有二張。沈公度。至學士。祭起翰林。至大理寺少卿。張公天駿。至大司空。電。至少宗伯。其後如張南安。東海。以草書勝。得顧素筆。陸學士儼山。以行楷勝。得李括州。趙吳興筆。自莫方伯父子出。聲實烜赫。掩其上。今展玩崇蘭館帖。神采煥然。真莫氏之山陰。羲獻也。我鄉書家。如任子明。仁發。王伯靜。默。朱孟辨。芾。陳文東。壁。衛立中。德辰。章共辰。弼。會心。傳遇。顧謙中。祿。皆名載書史。而以子孫凋零。無從簡括。其一點一畫。若後有賢者。如君全兄弟。豈至化爲太山無字碑哉。吾故表而出之。庶幾托莫氏以不朽云。

跋李舜卿帖

舜卿夢吐筆花。岷伐汗竹。逗漏陸家之半壁。狼籍謝氏之碎金。允爲二王鳳毛。羞與兩沈雁序。流傳藝苑。且作獨孤長老之屏。呈賞名公。知免涿州民家之礎。

跋董元宰帖

董宗伯帖。人間不下數十種。晚年移居海上。世春堂。避世翰墨中。如昔人教授田橫島者。故其書縱橫變。

化氣吞古人。所謂天馬一出凡馬空也。賞鑒家當具另眼觀之。

又

董宗伯林居學道。幾二十年。極得三教滋茂之力。舉筆發言。一似逸少與晁文元公語。生平結撰甚多。不復留稿。此皆次公仲權所藏。袁刻一帖。使習書者得見道人光明照世之談。非止謂碧落碑無贗者也。

### 跋朱氏世恩帖

余家藏顏魯公所書朱巨川告真跡。自題曰寶顏。但徐浩書巨川告未見耳。敬輶水部爲三朝望郎。累徵綸書。光昭烜赫。乞董太史書之。太史生平慎重墨妙。輦上君子購得數行。不啻吉光片羽。今爲敬輶分體四家應之。此亦水部忠孝之報也。王晉卿見顏告背後紙。欲以金梭易不可得。異日朱家恩綸帖聲價亦復如此。

### 跋馮白水書卷

王獻之以尺牘送謝太傅。謝輒批牘尾還之。馮元父殘煤斷楮。象先裝褫如此。蓋亦元父一段廣陵散也。余每過寄寄園。元父得晉唐碑帖。手爲擎拭。屬余題之。荷花中刺小船。採蓮子。吸獅乳泉。叫嘯彌日。暮乃散。今轉眼風流盡矣。

### 題沈伯姬書卷

此卷書古詩十九首。乍疑以爲歐陽諦視乃沈伯姬所書。會納黃履素聘。惜十八早亡身。昔衛夫人茂漪書。紙取東陽魚卵。硯取煎澗新石。墨取廬山之松烟。代郡之鹿膠。筆取崇山絕仞中。八九月兔。若使與伯姬並

驅墨池。未知鹿死誰手。衛夫人外。更有郟情妻傅氏。王洽妻荀氏。並擅書名。遺墨永祿。豈兩公表章之方。顧出履素下乎。嗟嗟。紅繩繫於生前。綠字見於身後。若成燕爾。知白練之淋漓。先已鸞飛。痛黃絹之妙絕。環迴手跡。鬱結情痴。何處尋返魂香。卽此代畫眉筆。五絲續命。願結再世之緣。一紙斷腸。化作三生之石。此履素所以洒涕而壽之刻也。

題韓夫人手書樂志論

韓夫人手書樂志論。鶴林玉露。字字皆有德矩。人間罕得見之。爲周公美甥女。遂得綴贈。昔文湖州第三女善寫竹。貯爲篋具。此幅遠接衛夫人。近接管夫人。又聞日日寫經。當有天雨散之。不獨敵湖州文氏竹也。

題楊媛書

昔女子能誦秋水篇。及連昌宮詞。皆詔爲異事。未必能工書。今見楊媛所臨蘭亭帖。筆勢浸浸抗衛鍾李。止生復購永興鏤帖。歸作導師。此後散花卷上。不待言矣。近來吳門范夫人獨步墨池。若以示之。當爲下涕。

白石樵真稿 卷之十八

題詩文

題施公仇詩稿

十月二十日有客入白石山訪眉道人。不遇。轉覓於郡之東郊。道人方抱孫雛。優曝。聞之。迎入坐。溫文靜深。則才子施公仇也。讀其已刻未刻詩。雋拔類韓翃。流便類白香山。豪類放翁。蟠屈不解。胸中一似有五嶽者。類陶元亮之詠荊卿。其易之有憂患耶。不然。何爲淒淒切切。蕭蕭騷騷。名駒嘶於櫪下。哀鴈訴於絃間。變徵變商。一至此極耶。第君年少。而才甚武。三尺青萍。一領青衫。何足置之懷抱。請撥其觸喉轉嚏之音。不發之詩而發之公車業。功成名遂。尋君家肩吾先生。學出世法。生平情山怨海。碎爲百劫微塵。豈不大快。宋時采藥人。入青城。崦嶼處。見肩吾至今讀書不輟也。

跋聯句詩卷

賓之李少師送陳汝玉聯句詩。百年前宰相。風流文采如此。今尊重如無口瓠。不然。如小兒着緊鞋襪。終日不快耳。

跋周萊峯新婦行

新婦行。此若爲科第新郎君下一頂門針。若作婦人觀者。先生未免負屈。王梅溪維一峯報家信。直以高科爲懼。周氏他年得雋。便當焚香作護身符。不煩家訓矣。

又

王荊公蓬蒿見韓魏公。魏公疑其早飲。勸以讀書。荊公心恨魏公不知己。後作畫虎行譏之。此新婦行婉而不直。極得先輩忠厚愛勉之意。蓋詩中諷諫也。

題谷響錄

小崑山爲二陸讀書處。已更爲中峯五百人道場。晚復落落半穴狐兔。至濂上人剪榛洗石。具啟人天之觀。因奏請雪浪和尚演暢法華。陸宮保先生八十五矣。藍幘之迹。久削山境。至是扶筇藏閣。親與和尚激揚酬答。麈尾所及。如雷如霆。縉庶讚觀。得未曾有。昔蘇文忠黃文節從佛印晦堂。以箭鋒針芥之契。結方外交。今先生留此一段佳話於小崑山。便是坡老涪翁重翻舊案。濂上人乃以前後宰官居士。及和尚零星法語。皆從蕉葉上識之。甫撒經期。遂與諸弟子共梓。題曰谷響。夫雪浪和尚據丈八講座。說法五十餘日。直坦胸懷。盡意拋撒。如泖口懸波。峯頭藤花相似。而猶以筆尖些子。露盡廉纖。不特塊石點頭。頓令崑山片玉無色。雖然。谷鳴響應。本自無聲。若作響會。雪浪講經。翻成饞舌。若又作無聲會。則何不掩耳斥聰。却又從雪浪法華會下。又身躬手。執經聽法。何也。既未能跳此兩窟外。則亦未能出此谷響錄中。不妨拈取。

題詩集

癸丑春王十日。看梅玄墓。回楫虎丘。讀諸君子聯舟汎日之詠。使人眉舞肉飛。聲嘶氣奪。俊矣快矣。當其靜也。閒門古寺。甘冷淡于抑脚鐺中。及其動也。豔舞清歌。逞豪華于點頭石下。天涯兄弟。偶墮有情之癡。藝苑風流。不讓無遮之會。昔人云。名士堵立。紅粧成輪。置筆投杯。殆欲仙去。其諸君子之集乎。眉道人豔而傳之。載詩如左。

題快雪堂歲寒盟

沈司馬純父先生。檢衛人綱。代興藝苑。文章節義。朝野震之。解印歸田。性耽蕭簡。樂愷墳素。以刷心魂。居貞晚節。等護頭目。德矩彌峻。風日自娛。式閭者有行庭之疑。披帷者多望崖之嘆。僅所綴接。則二三文人逸民而已。丙午窮冬。款余密坐。寢弛兵衛。心清妙香。先少劑以醴酒。佐之永言。非軌正督世之談。與死生寤譽之故。回環感怡。主客泫然。既而一變成驩。三爵復又。先集維霰。月不留行。亦忘其冬之夜也。先生笑曰。昔人論詩如玉盒。函蓋須勻。五言律詩。如四十賢人。着一屠沽不得。此會庶幾近之。盍記姓氏。以矢勿諼。爾時司馬倡韻。屬和則方叔殷子。叔祥姚子。子逸王子。孟璜項子。而陳子繼儒以浪士來自華亭。

題孫世聲詩稿

流連光景。非胸具丘壑。骨帶烟霞。未易辨此四字。世聲之詩。出入唐人長城。而三世以清白禪業。草廬枕於東郊之濱。細榆繁樞。雜石碎花。映帶左右。孫郎日扃戶校勘古書。客至則以綠葵青韭出餉。使人頓浣俗腸。

是眞有靜心逸骨者。但恨鴈洲驢鳴。不聞樹間耳。

題魯生詩後

不因飢擾世。容吾笑人間。鳴磬鳥空集。懸瓢鶴半慳。食新餘雪瀑。看飽足雲山。詩骨如枯葉。誰能味此閑。此魯生辟穀詩也。今縱髮爲名士。豈能作休糧道人。取三根篋束肚耶。且詩骨甚瘦。又豈能腰石夜舂。如曹溪祖師耶。三脚鎚。長腰米。不得不仰給人間。賴有晉叔允兆兩先生爲導。異人異書。魯生皆兼之。何論三年。當飽死作蠹魚可也。余嘗榜山居云。誰能十年讀。使君一事無。余願與魯生共勉之。

跋章邑侯德政詩

章侯華亭卓異之政。冠冕東諸侯。手答耳受口應。類劉穆之。能使市無醉人。如諸葛武侯。操行潔白。似胡荊州關西夫子。救荒同富鄭公。種植治狀。墨海所不能書也。衛茂才首作長謠。以代七尺能言之石。六十老人。夫復何求。蓋三代直道。自不容作無口瓠耳。頃者米粟翔踊。居者閉廩不出。販者聞風不來。章侯出罪人郁氏兄弟。立斃縣門。飢民震悚。膽不敢放手。不敢滑。而鄉城之萬姓。始帖席矣。王陽明先生救荒止八字。曰飢民必掾。亂民必斬。吾侯學問作用。實近之。其今日之王文成乎。謹記此以補歌後。此亦掾荒一奇策也。

題花朝唱和詩

唐伯虎詠落花詩。至五更風雨葬西施之句。不覺短氣。今吾策存人兩君賦花朝詩。又清又綺。又香又豔。宜以碧玉簫。白玉笙。紅玉板。屬紅兒雪兒。和歌於錦模糊步幃中。花神有靈。應分霞觴餘瀝。犒兩君。余山中與



子野有花朝會。子野有樂府。可與此冊並傳。

### 跋新柳詩社卷

昔魏文帝傷懷作賦。桓司馬涕泣攀條。余夙心痾。獨縈春目。乃賦近體七言律十首。今社中君子。欲賡斯盟。非特呈才子之巧心。亦欲排昔人之沉悶耳。舜旣旣賦新章。復羅諸繪。若使柳枝有神。便當以青眼相盼。

又

白樂天晚年。以妓楊柳枝。與駱馬。俱錄放籍中。欲同日棄擲。而舜卿爲新柳作詩。又倩名筆繪圖。可謂於柳眼太覺情緣。

### 題孟元踏雪草

壯士展臂。不借他力。獅子遊行。不求伴侶。孟元平生。是透徹禪種。故其詩直接大曆衣鉢。如析旃檀。片片皆香。百和波斯。皆成下品。今且繫爲衣帶珠矣。

### 題王修微草

修微詩類薛濤。詞類李易安。此稿的是公據。無論粉黛兒。卽髮眉才子。皆當愧殺。今獨移贈周公美先生。其殉知之合。非吾曹所敢望也。宜以澆花箋再書副本。古錦囊貯之。盥手薔薇露。方許閉褶。

### 題遊鴛鴦湖詩卷

子芳君。忽騎雀舫。暫駕鴛鴦湖。在彼鄉煙雨。皆非在我里。風光初借。於是太常兄弟。各做綺席。賜盡錦纏。驚

鴻允已無疑。洗馬幾乎看殺。若酬白璧。豈止一雙。欲換綠珠。定須千斛。恐食桃之寵漸迫。而擲果之車不留。乃競吐筆花。共刪詩草。以志一時之盛云。

題小崑山聽經詩卷後

小崑山上。癸巳春初。雪浪老僧演法華。經如獅吼。雲間居士聽真義。羣若雁行。甫撤講堂。言旋名利。偶向水村江郭。放不繫之舟。還從沙岸草橋。吹無孔之笛。筆床茶灶。具體而微。桂槳蒲帆。順流而下。遠公蓮社。雖禁酒未敢攬眉。稽叔竹林。且賡歌因之放膽。時後端陽一日。人皆藝苑千秋。綵筆鬪花。豔流貝葉。機鋒活出。猶馳競渡之舟。續命絲殘。誰馭調心之馬。莫論魏王五石。休誇船子三機。請從此共坐團團。看風把柁。又何必踉蹌歸去。帶月敲門。各賦律詩。共拈天字如左。

跋茅孝若輓詩

余嘗謂吳北海類三鴻。獨行類陸鴻漸。奇策類徐鴻客。高隱類盧鴻乙。其餘乃作詩人耳。孝若哀輓詩。絃絕痛絕。當與孫太白並祠山中。懸榜祠壁。又何必墓前一片石也。

題葉熙時刻秋潭詩

熙時與秋潭老人遊最久。喜誦其詩。能分別其少年暮時所作。見他人詩。第閉口過去。不復置雌黃胸中。飽讀書史。視人間浮名浮利。如萬斛蟻蝨耳。近攜潭公詩。過余白石山。止宿三日。余謂熙時云。凡詩文汰之嚴。則傳之必遠。因聚碻批閱。一一皆衆香閣矣。後唐龍鍾殿。安山水一具。沉香爲山。薔薇露蘇合油爲池。丁香爲

林樹。薰陸爲城郭。紫檀爲屋宇。白檀爲人物。榜曰靈芳國。今黃葉老人詩似之。此中不許僧。父鈍漢遊目。惟熙時謹司管籥可也。

### 題扈芷詩

扈芷詩。清雋高邁。品亦類之。性好五岳。而貧不能辦千里資糧。往往望山青雲白。欲緊絆芒鞋。倒拖藤杖。徒懸想耳。故取至遊處。輒乞名賢繪圖。以代臥遊。華藏竹林寺。皆在卷中矣。幸諸子假筆端。磨寸墨。以烟雲供養之。

### 題雷聖肅詩稿

余棲干將山讀書。得雷聖肅詩文。讀而異之。世乃有不鳴不躍如雷聖肅者。君好讀異書。意落落千古。故格調沉雄香豔兩絕。余見之。正如河朔少年。橫鞞馬上。病道人不覺退縮。又如邢姬入宮。尹夫人望而泣下。况其他哉。聖肅曰。審若是。爲我題數言弁之。余遜謝曰。豐城劍氣。已干雲霄。正不必張司空賞識。君今之雷煥也。請拂拭以出。余從干將山隱隱望斗間五色光。便知雷君詩文所在。

### 跋徐道充詩後

道充本性蔡。以舊青浦諸生。舉壬子鄉荐。晚爲長寧令。不久歸隱。逃於禪。好爲詩。不屑治生產。遂以貧老。友人贈詩。有丰姿不爲敲詩瘦。生產還從作宰貧之句。與緇衣黃冠。夙有緣契。余山沐堂慧日院。廢而復興。公之力也。

題顧得之草

顧得之從余授經。其人淹雅忠恪。其讀書能洗發鴻寶象緯之文。其大言如名法家入規出矩。依經斷律。小言爲僚之丸。隱娘之劍。顧之草蓋進乎技矣。昔顧虎頭作畫樓三層樓。解衣盤礴。不欲俗兒見之。故其神韻高雋。能通神靈。得之今之長康也。文成而傳之通都。度必有具眼賞鑒。第尙欲更舍虎頭之三層。再入吾元龍之百尺樓身。雖然。長康畫穿壁飛去。何如得之文無翼而飛哉。雪中題數語弁之。

跋戒殺文

孔門以慈使。佛氏以慈悲。道家以慈寶。慈者孳也。生生不息之謂也。三教大參同。請從戒殺生勸放生始。孝初刻此以廣同人。其利溥哉。

跋記傳卷集

跋韋臯西川鸚武舍利塔記

荆南居客麻城。忠淳間。有一鸚武在雕籠中。見長老壽普來。忽鳴曰。望慈悲解脫。長老曰。小畜。誰教爾能言。鸚武頓悟。自後不復作聲。數月。麻厭其不語。縱之。徑赴僧側。啾啾致謝。僧戒之曰。宜高飛。免再墮。又求指教。僧令誦佛法經。八年。僧至桃源王家巷。一小兒來謝曰。吾昔麻氏鸚武也。荷方便。今在四巷蕭家作男子矣。驗之。左脅上尙有翹毛。夫鸚武且有後身。則胡僧謂韋臯爲孔明再世。當不妄也。

跋沈簡菴榮賜堂記

東坡欲結楚頌亭。終身不得。晚年買屋荊溪。復歸老嫗。米南宮海岳菴。僅以研山易之。不爾。是終身無居耳。小學士恩遇。歷侍太宗。仁宗。宣宗。英宗。四朝。始構此堂。其榮君之賜。勝蘇米二先生多矣。中間實紀締造工料。艱難百端。昔裴晉公綠野。轉屬之張齊顏相國。如丁卯橋之味是也。兩公勳名德望。原不以堂之有無爲重。輕。况梁叔克荷析薪。光復先業。故自有在。正不煩平泉衛公遺令也。

### 跋春柳堂記

余耳熟楚才子王公瓚久矣。恨不一見之。今春渡江來訪余山中。清悟簡舉。不以才地自負。讀其春柳堂記。及制舉文。乃知名下士。果有真耳。公瓚之才。思路微。證理確。麗竅靈。布局正。以扛鼎筆。與斲輪手參而出之。而大人莊士之氣象自在。使見者近之意。消。望之容肅。蓋其文正與人相似。夫人有生來從星宿中者。文人也。而柳之寄根。獨在二十八宿中。故縱橫倒直無所不宜。他木則否。公瓚名在列宿。甫爲春柳堂記。而真柳遂生。不足怪也。試持此文叩柳神。九烈當爲彈指而出矣。

### 跋角里先生傳

予近買舟載書。作無名釣徒。每當草簔月冷。鐵笛霜清。覺張志和陸天隨去人未遠。

### 題姚平仲小傳

人不得道。生老病死四字關。誰能透過。獨美人名將老病之狀。尤爲可憐。李夫人馬伏波是也。夫紅顏化爲白髮。虎頭健兒化爲鷄皮老翁。亦復何樂。西子入五湖。姚平仲入青城山。他年未必不死。直是不見末後一

段醜境耳。故曰神龍使人見首不見尾。

跋陶德望傳

往辛丑重九日。余遇君爽於婁江。因指目曰。德望非學士。乃道人也。君爽非兄弟。乃道伴也。至是讀德望傳。醇謹確苦。有少保公家風。歿後二年。而遊仙西川。其言如響。玄宰謂假令得中壽。可以超釋越薄神仙不爲。余謂成佛在後。升天在前。皆大覺中漚生漚滅耳。德望有同志如黃輝。在蜀中得道死。豈德望往尋之峨嵋耶。試有人向老冰古雪中叩之。豈惟見德望。卽鐵菴歇菴。可呼而出矣。

題真率傳

古今真率道人。惟管寧與陶潛耳。讀滌川公傳。實可與兩先生同堂配食。僕野馬海鷗。恨不身請見公。公在。當亦呼我入真率齋中。必不置。昔人打乖窩也。

題西蜀鐵菴道人卷

萬曆時有二菴。曰歇菴。曰鐵菴。其言語妙天下。而灰形士志。似絕不識字人。歇菴爲會稽陶望齡。鐵菴爲南充黃輝。同己丑進士。官翰林院編修。斷酒肉。精禪理。其人金馬。其心木鷄。吁。皆亡矣。六月。峨嵋僧以鐵菴卷求題。余題一偈云。四周天下煖如春。六月峨嵋雪尙屯。若個撥爐聲一爆。老冰堆裏鐵菴人。

跋陳無功十友卷

昔王無功以仲長子光爲友。今陳無功以十友爲友。此外皆百尺樓下客耳。此卷不特志意孤高。卽咏物

格調極得詩人能言之旨。但余更有三友。進之無功。曰茶。以其苦口也。名爭友。曰酒。以其不離手也。名執友。曰香。以其不離左右也。名密友。若無功許可。請賦三詩速之。

### 題孫文簡公集後

文簡公平生立言。類其爲人。直項不苟。詞色廉靜。淳退。獨以忠信結主知。當公宮詹時。疏請建儲者三。出閣講讀者二。昔宋陳恭公入相。學士張安道草制麻。獨敘其首請建儲。謂功在納忠。公卽不究用於時。公之集無愧色矣。

### 題樂志論後

長統此論。每欲圖之。頃余年來。考室白石山中。不意遂成活粉本。修能兄弟。與楚中取長偕來。信信宿宿。但所謂陳酒肴以娛之。烹羔豚以奉之。差爲羞耳。淵明云。聞多素心人。因來卜其宅。修能讀天下書。友天下士。何日倦遊。結一把茆。着我修竹間。榜其堂曰卜素。似猶勝南坦翁神樓圖也。

### 題袁石公餅史後

花寄瓶中。與吾曹相對。既不見摧於老雨。甚風。又不受侮於鈍漢。龔婢。可以駐顏色。保令終。豈古之瓶隱者耶。郁伯承曰。如此。則羅虬花九錫亦覺非禮之禮。不如石公之愛花以德也。掃花頭陀陳某識。

### 題陳還冲詩卷

還初先生詩。極高邁。置之初唐大家中。莫能辨也。故一傳而有飲冰。再傳而有元章諸孫。古之至人得意。

者其氣有餘能布氣以與人况先生父子祖孫乎然非賢子孫實此則殘煤斷楮已付酒家鷗或剪作楮材誰能展卷若新見一斛明月珠乎

題遊黃山卷

天都峯在雲氣中其雲五彩異狀今人見空山白雲便足恬悅此下方浮氣僅賢於敗絮耳自普門開徑後賈勇而登者獨武林玄津師忽作雲霧領略數日夜振策而還山之奇在詩中詩之奇在山中玄津卽時呈似人人亦不易解非沐過快雪時朱砂湯泉坐破天都峯數尺厚莓苔者未易讀此詩也韓子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免華山之哭娶之此際非大笑則大哭不然寸雲起七聖皆迷卽華山腰半尙未夢見何從得絕頂痛哭處來知此可以讀玄津黃山詩矣

跋相鶴經

神仙以鶴爲騏驎海外有黃鶴又有朱鶴齊魯多見之項希憲嘗屬仇生摹之屏障間此相鶴經所不載也楊伯大喜此經屬蓮上人書之楊大年初生遍體皆毳毳鶴毛伯大豈其後裔耶

題鮑元則拜梅記

新安鮑元則初產時母夢大士授梅花一枝遂生元則元則少岐嶷以文采氣誼豪江東讀其詩香中別有韻清極不知寒宛然梅花風格也君遇梅輒拜所見無非梅者因自稱拜梅居士徐積父名石終身不敢履石未嘗拜石也米襄陽袍笏而禮石丈又直遊戲耳王微拜蒲重其節元則拜梅重其孝若鄭儼之拜魏宗室



潘岳石崇之拜賈謐。此膝一屈。辱親莫大。非直元則罪人。即使梅花見之。且將吐而不受矣。

### 跋茶錄

樵海先生真隱君子也。平日不知朱門何物。日偃仰青山白雲堆中。以一瓢消磨半生。蓋實得品茶三昧。可以羽翼桑苧翁之所不及。即謂先生爲茶中董狐可也。

### 題飲茶錄

陶學士謂湯者茶之司命。此言最得三昧。馮祭酒精於茶政。手自料滌。然後飲客。客有笑者。余戲解之云。此正如美人。又如古法書名畫。度可着俗漢手否。

### 題吳渾之印宗卷

吳渾之得漢印三昧。叩其訣。則惟以漸入。蓋饑刻時。兩剛相遇。着些子粗心猛氣不得。此巽兌之卦也。老氏以舌壽於齒。漢文以柔道治天下。皆是法耳。故曰其道若曲。又曰拙速不如巧遲。好俠好義好名節。往往以剛驟入而敗。殊可歎息。安得以渾之手中三昧印印正。偶有感題此。

### 題張孝媛私謚議

余既爲程尙甫作張媛傳。尙甫復疊其孝行數則。私謚之曰孝媛。以質之陳子。陳子曰。謚者。天子之春秋也。古者天子謚。必于郊。其謚后夫人。則廟議之。婦人無外事。故不于郊也。郊以明其不得欺天也。其次。夫貴于朝。婦貴于室。卿大夫妻爲命婦者。始設謚。吾朝獨否否。蓋謚以易名。婦人生無名。則死無謚。謚而更及于婦德。

則子孫不勝祈請。而太常太史不勝應。不勝嘗。而况私謚乎。尙甫曰。此後世私謚之所以起也。按姬公謚法釋義云。一曰慈惠愛親曰孝。吾妻自少婉順。聞垂嫁。吳母哭曰。吾嫁女。失一孝子。既嫁。姑黃與陳曰。吾娶婦。得一孝女。蓋生盡養。病盡力。殯盡禮。其慈惠愛親有如此者。一曰協時擊享曰孝。吾妻當歲時饋食。濯盥釜。澆筐筥。昧爽夙夜。無憾而後即安。其協時擊享有如此者。一曰大慮行節曰孝。吾妻以廣嗣爲念。選擇助籩。本自名家。實德格天。夢北斗。昨以佳兒。兒曰勘者是已。其大慮行節有如此者。一曰秉德不回曰孝。吾妻居恆無翔視。無喋言。無狷開。無闕墻。無踰闕。無冒市。遂遂女君子也。其秉德不回有如此者。一曰五宗安之曰孝。某客烏戍。凡宗黨疏屬。雖在千里外。時通瑣環之間。有以緩急告者。則頃刻掃橐。惟恐後時。故期袒之下。聞吾妻之亡。多疊。噲弔相續也。其五宗安之有如此者。夫具此數善。而幽懿不章。則某之過也。請私謚之曰孝媛。何如。陳子曰。唯唯。婦人之謚孝也。高平公李順妻有之。其謚貞孝女宗也。盧元禮妻又有之。則孝媛之謚。非自尙甫始也。吾嘗恨荀奉倩之言也。婦人才德不足論。自宜以色爲主。信斯言也。首開輕薄子之罪端。而夫婦乾坤之大義絕矣。卽傷逝悼亡。潘安仁孫子荊之流。猶未離乎情也。揆之禮義。當以程尙甫之謚爲正。柳下黔婁。布衣耳。曰惠曰康。妻可以夫謚。則夫亦可以妻謚。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本齊李先生。天下惇史也。其攷謚也審矣。尙甫其往而質之。

題船牕駢語

宋彥爲名御史孫。而貧甚早。吾黨中最少而博學聞。亦甚早。此書皆霜降水落時語。卽老宿虎皮。俊流塵

尾。且不能箇函相當。况少年醉夢者耶。余向錄之。私爲枕祕。客有驚余談進者。出此篇授之。眞筆瀉醜翻者也。宋彥返山水間。挾蜻蜓子。焚香意得。則以片楮書投篷隙中。故名舟臚駢語。

### 題林下盟

雪廬居士。夙秉幽尙。彌敦淨緣。閉戶結轍外。惟鳥聲供養而已。遂於竹林小院。戲拈前語。以榜鈍漢。斯亦風流儒雅之一幟也。昔盧仝自號癖王。陸務觀自名怪魁。方之雪廬居士。眞堪鼎足。

### 跋何元爽遼左六忠述

遼左之役。金甌之一缺也。徵師轉餉。幾空天下。巧將逃卒皆得生。而六君子獨死。糜費金錢以百萬數。非飽私橐。則罄而餽要津。而六君子不私一錢。又不得保其首領。卽覓首領於麟山血海。草青燐赤之中。而又不知尸在何所。士大夫翱翔容與。橫議空談。或責其輕進。或詆其深入。或罪其剛愎。蓋責備無所不申。韓而六君子有魂莫招。有口無辯。生爲勞臣。死爲冤鬼。非何元爽如椽之筆。表章而發皇之。六君子死而死矣。六君子而外。忠義之士甚多。再加購訪。補續闕遺。文人爲之立傳。天子爲之立廟。六君子有知。必且獎激同志。風馬雲車。從空而下。遼左一塊乾淨地。豈終爲羶奴所汙染耶。吾蓋有望於元爽其人者。

### 白石樵真稿卷之十八終

白石樵真稿

三〇

白石樵真稿 卷之十九

題像

題程文叔像

吾友程尙甫工易。補博士弟子員。其易實得之文叔先生。先生好古。多從諸儒雜論異同。輒有所折衷。洗發。而不及博。一第以顯。竟困國子生老矣。今遺像鬚髮垂縞。氣和而貌莊。有古先輩德矩遺意。旁出一孺子。爲尙甫。俛首帖耳。圉圉受易。猶在十二歲時也。尙甫失怙。已九年。先生時時通之夢寐。以河圖衍義授之。忽忽如有所得。寒風射隙。青燈熒熒。每一展及。聲淚俱下。乃乞曾波臣追寫傳經圖。又乞寒山趙凡夫題識於石。尙甫可謂孝矣。余嘗歎易學莫盛於漢儒。率授之高才生。與知名弟子遞相講習。以博公卿徹侯而已。而鮮有家傳者。家傳五世易。惟會稽虞翻。翻郡吏陳桃。夢翻與道士相遇。放髮披鹿裘。布易六爻。撓其三。以飲翻。翻盡吞之。猶不若文叔父子自相師。夢寐自相感。其傳易。更有出古人意表者。尙甫卽日以明經顯無疑矣。故并題像後以望之。

題葛將軍像

葛成匹夫而擊稅宦。葛之不死。天留之也。顏佩章五人擊緹騎。五人之死。天成之也。此論出於朱平涵相國。今葛以十月廿六日死矣。往五人墓立碑半塘之上。議者欲延葛居守。買田躬耕。可以終老。余告之曰。君非名始。似當以無名終。葛點頭唯唯。而貧囊如故。今孤兒寡婦。泣於柩側。但埋骨一壤。土足矣。塚就。當揭石於村落。五達之衢。題曰葛將軍墓。將軍者。吳人罷稅而德之。繪將軍像。共焚楮而祀之。祠中生也。血食。沒爲神明。無疑也。

題詞曲

題施子野夜雨曲

昔有令人作水賦。以千字爲限。止得七百。恚曰。何不於水之前後左右生發。此文家三昧也。此詞頗窺其旨。不須字字訓詁。自然語語生動。子野曾於秋梧雨館。令小童以單箏度之。文旣悽然。聲復哀怨。遂覺窗外瀟瀟。點點是淚。

惜花詞

春江花月夜。最能愁殺人。况一旦粉憔脂冷。如虞姬起舞。綠珠墮樓。妃子葬馬嵬時。有不黯然悽斷者耶。倘於老紅紛飛。殘香銷歇處。搗羯鼓唱子野詞。可以招月魄之不歸。弔芳魂之無主矣。

夢花詞

從來文人借花事作文章。每每吹影鏤塵。而要非本色。如子野此詞。曲寫柔情。刺心入骨。及觀其敘跋。夫

豈流連感溺者哉。人謂子野爲墮花業。余謂子野爲證花果。

### 楊花詞

古人謂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以爲漸近自然。袁中郎虎丘記云。比至夜深。簫板亦不復用。一夫登塲。四座屏息。音若細髮。響徹雲際。每度一字。幾盡一刻。飛鳥爲之徘徊。壯士聽而下淚矣。余謂子野楊花詞。每於聲音字外。別有神韻。政須付若輩歌之。區區俳場伎倆。未足傳其妙致也。

### 旅懷曲

吾松絃索幾絕統。近來諸名家始稍稍起廢。然不久便散逸。樂天詩有曰。歌舞教成心力倦。蓋此事亦大費心力。只宜付散人逸叟。以閒中日月。搜討逸事。庶幾有成耳。子野避地空山。絕跡城市。日撰新聲。令宗工名手。商榷番度。著爲絃索。興滅繼絕。時率諸童過余頑仙廬。絲竹嘈嘈。隨風飄揚。村姑里叟。皆負子憑肩而聽。亦山林快事也。始余閒徑東余。得奇石。戲名曰絃索坪。每月底花下。有狎客攜紅裙。坐此吹洞簫。彈琵琶。適子野塹土西余。得石平直。小童六人。恰好盈坐。子野請於余。欲乞此石名之。余曰。子但遺我一鐵笛。我便當以此名爲贈。蓋余有童子善吹笛。而子野諸童善絃索。各得其所應有也。

### 情詞

道人也說風情話。正王辰玉所謂豪傑簿上寫相思。神仙眼裏滴紅血也。從來有根器人。每於粉黛叢中。認取本來面目。不知者便以爲火宅矣。

題筆花樓新聲

詞家獨元人升堂。沿及國朝。則楊用修。祝允明。庶幾攝齊廊廡。若近代諸家。非不有白雪聲。然核古實則乏才情。工藻繪。則鮮本色。非字懸千金。胸富五車。未易語此。今仲方先生此詞。皆從長安沙煙塵中。以綺語破愁思。羈况。故片言落人間。買者紙爲貴。歌兒舌爲燥也。惜哉。仲方之生也晚。藉令馬東籬。關漢卿諸君。與公角逐。而赴詞場。未知鹿死誰手。

題李丹記

吾家希夷。嘗攬鏡掀髯笑曰。非帝則仙。趙輔國。問徑山欽禪師。弟子欲出家。得否。欽喝云。出家乃大丈夫事。豈將相所能爲。說者謂具帝王福。然後可證神仙果。余謂不然。漢武帝何人也。西王母且以骨濁胎濁呵之。則下此將相。又可知矣。當時東方一歲星。日在殿廷中。嘲侮調笑。武帝眼中不識。而乃從文成五利輩。索長生不死之術。非濁而何。今真人列仙。無日不遊行人間。而士大夫爲黃白兒女所愚。未嘗學生。先學造死。轉蜣丸。與屠羊肆。豈不相去萬萬哉。浙東有英雄曰海日先生。夙具靈根。最堅道念。嘗以建言出部曹。又以神明宰名邑。一旦挂冠神武。逍遙山水間。每見冠劍車騎貴人。輒障面避去。有以學道至者。爲聚頭磕膝。經月彌旬。室中所置。惟經案藥爐。一衲一瓢。與二氏之書而已。痛憫一切羣生。沉五慾。昧三生。宛如赴火之蛾。危似嚙藤之鼠。此非莊語格言所能覺也。乃借裴湛王恭伯故事。作李丹傳奇。從人間唱演一番。其中汪洋恍惚。滅沒出現。非凡夫思路所能窺。非文士筆端所能狀。覺蓮邦之淨土。遙桃源之谿徑。淺醉鄉睡鄉之日月。促徐天池四聲湯



義仍四夢。又無論矣。其傳奇中之南華經哉。先生令合肥。數夢左思。放授以至道。因於虎林創祠立碑以報之。清虛恬淡。裴湛輩中人也。雖托寓言。實亦自道。若使大風飄颻。吹入碧落紫虛。卽變成飛瓊。且將洗耳拍手以聽。古有天上無憂人間可憐之曲。庶幾與此譜並傳矣。

### 題徐文長點改崑崙奴雜劇

雜劇戲類禪門五家綱宗。最忌直犯本位。如琵琶記蔡中郎之牛丞相。西廂鶯鶯之張生。何嘗毫許與本傳相涉。自古詞場狡獪。偏要在真人前弄假。却能使真人認假成真。偏要在癡人前說夢。却能使癡人因夢得覺。插科打諢。方是當行。嚼字咬文。終非本色。近代徐文長老子。獨步江東。又有梅禹金崑崙奴一劇。亦推高手。文長措開毒眼。提出熱腸。不惜爲梅郎滴水滴凍。徹頭徹尾。刮磨點竄一番。知者謂梅郎番出骨董。不知者謂徐老子攙奪行市。眉道人曰。此崑崙奴。非仙非鬼。粘附兩人肉上。故暗使梅郎舌頭有骨。徐老子筆頭有眼。更喜得劉秀才手中有刀。重向劍俠場中。轟爆一聲霹靂。但恨虬髯插入南詞。悶殺英雄。如雷霆作嬰兒啼相似。誰人出頭。補此敗闕。請爲拈一瓣香。問之臨川湯海若氏。

### 題壁

#### 題梅墟屋壁

昔鐵脚道人。狂吟披髮。手搏白雪。和梅花大嚼曰。欲寒香沁吾肌骨。予擬其三生。豈與梅花作無姻夫婦。

耶。往往撫掌對人談笑其事。晚得周逸人。逸人故有梅癖。亦自號梅顛。所居環植一二百樹。雜以海棠叢桂。松蘿竹石。蓋梅花狎主夏盟。而諸卉紛錯如繡。爲兄弟之國。逸人則周天生也。坐擁花城。其與遊觀者。率羽衣緇衲。及茶魔酒士。花開酬以壺觴。花謝予以詩句。至於雨時月夕。以短簫老鶴助之。相與酣歌長嘯。或箕踞嘲詈。其下不知蠶盡燭空。囊橐如掃。其今之貧孟嘗富伯夷乎。不然。終亦鐵脚道人化身耳。

題清微亭

余考室九峯中。欲種柑橘。爲游客沓至。多爲擄剝。生人我相。極冬霜雪清刻。不免爲木奴衣。薪着裘。懶道人。不暇也。清微亭。架修竹。老松間。差堪棋位。顧此道偏劣。僅勝孤山。逋翁耳。賴先我藏拙者。有子瞻先生在。辛亥極旱。忽得甘雨。噫。欠風雷。書此志快。

題鮑醒生壁

長興鮑先生。字稚發。號醒生。長於春秋。介然有道君子也。繇歲荐。歷官紹興訓導。松陽教諭。致仕。馮節之。兄事之。茂遠師事之。節之爲娶名家女。始有五丈夫子。類孫明復。遜百金精舍。始有居。類邵堯夫。茂遠三十年。執禮彌確。類顏子之三盈。頃者築室於耘廬之異隅。迎先生讀書問道其中。先生雖衣食者。也不妄與人交。不輕受人恩。自廣文俸錢外。獨取資於馮氏父子。無愧色耳。昔子房爲圯上翁。強取履。強項未銷。惟邵堯夫掃除於李挺之門。幾同廝養。竟得其先天祕傳。今茂遠之迎鮑先生。得無類是乎。故陳子題數行於壁間。以詔世叛

書范象先壁

象先時與余相對。如遇桃花漁父。黃葛野人。乃余實謝不敢。惟當風日蕭淡。焚香一爐。從紙窗木榻旁。婆娑舊碑殘墨。或得韻人小幅。懸置壁間。臥遊數巡。便覺不履不杖。煙岩在袖。好花初開。膽瓶注之。澗水剪枝。無風生韻。兩人如此度日。勝於清涼國矣。詩不云乎。豈其食魚必河之魴。

書花場壁

小昆山花場一丸土。自余與長孺夷其草莽。爲平原祠。而名始出。平原得諸名花。及瑯琊王司馬記。而又成一番熱鬧公案。長孺廬墓天馬。貌奔骨瘠。啼泣之聲。出於荒樹。徐去。而場頭花事。悉以委我。第老親戀城社父老。余與婦日事酒脯以從。又不能懸瓢着笠。終歲花場之間。間止宿三兩日。或半月而已。然花枝竹篠。草蕞土室。几几無恙。特平原兄弟不得數見。徐陳兩郎。差覺簫騷寂寥耳。待長孺服除。終當挾之共課花鳥。辟穀負暄。爲松間睡睡漢也。

題梵儀臥處壁

小春忽釀新寒。念高閣敞房。酸風旁射。無如密坐。置木榻竹爐。羅列書史。香柑叢菊。點綴几上。南榮照窗。暖氣逼人。與逸民高僧。共馱其下。向晚懸燈燒茗。作團圞坐。此冬餘處士尋常供也。古人以偃曝爲白醉。高臥爲黑甜。因題一對於楣柱云。天子容白醉。賢人送黑甜。可謂實景。惟柳橋香印齋。不負此數語耳。

書壁

白石橋真稿

大丈夫以五岳爲芥子。黃河爲衣帶。今人壘石作山。穴地作池。不亦細乎。昔人云。會心處不在遠。花明月白。與一二同志。相與頽倚於長松亂雲之間。吹笛彈琴。烹茶攤卷。有談塵市者。則磨而去之。

雜題

題贈奇峯上人拾字紙

倉頡製字。天雨粟。鬼夜哭。正謂種三界。是非人我根耳。奇峯老人。拾拋撒字紙。投諸水火。此與伏羲未畫一畫以前。吾曹參取。

題孫世聲紫藤

雁洲孫先生。曾手栽紫藤。僅如寸許。爲隣兒摘去。幾無萌芽。郎君侍洲公。乃復引之而上。今將六十餘年。遂能蔭及半畝。乃孫世聲構一室於藤下。大可圍四掌。其根如纏鉢。其枝如懸鏈。其花如絳雪紅霞。其客踞而坐者。如飛猿宿鶴。其主人翻經。如壁觀僧。飲酒如醉道士。橫琴如黃葛野人。肅客如桃源漁父。往往皆倚藤爲勝。余每造藤下。彌日忘返。徙倚涼陰。香欲寒而余不去。直以主人真堪晏坐。是藤又借主人爲勝也。寒山野幕。蒼藤滿床。觸轆迴車。夫豈在物。

入山題

登臨須風日晴爽。杖履無恙。柳花燕子。貼地欲飛。畫扇練裙。避人欲進。此春游第一風光也。若罌風罨霧。正堪閉門手譚耳。

### 題張聖清玉章

小玉章。鑄積源兩字。張聖清諱也。生時貽幽妍繫肘後。作書郵照心符。幽妍亡後。流落白下。有閔翁得之。授程純仲。純仲授程季遠。季遠陳玉章。爲位而哭之。陳子見而異焉。拈印聖清幽妍二傳後而歸之。嗟乎。合璧雖在。而璧人亡矣。

### 題王子賢筆

古人筆。或用鼠鬚。或鷄毛。或胎髮。嶺南至以髭鬚作供。率皆好事。但得古法。代山中兔材足矣。梁溪王子賢。造筆精妙。書家得之。似如意珠。恨世未有盡知之者。壯士千金買駿買劍。不聞千金求國士。况筆乎。子賢笑曰。今文士力能扛鼎。我不惜如椽授之。又何論值。若否否者。卽向夢中索取。不輕畀也。

### 趙氏家乘跋

古者公卿大夫有世祿。庶民有版圖。而家法盛行。故子弟不輕去其鄉邑。桑枝甘棠。有相戒勿剪之意。則族譜之不容已。非特恐文獻之無徵。實以昭示前後。聯百世爲一日。合子姓爲一人。彝倫攸敘。蓋原於此。噫。茲譜之修。無侗於趙氏。不特爲孝子。抑可謂功臣矣。

### 疏蔬隱

朱亥隱於屠。不如沈師善隱於蔬。山花野草。一經師善部署。便成蕙藉蘭肴。以此養親。以此飴上客之食。雖五侯鯖。安成魚。無以過也。李贊皇一羹。雜和寶石朱砂。幾費萬錢。東坡食王參軍菜。笑云。今日與何曾同一

飽恨世無老坡師善。但向菜根窩中細吟細嚼。頃見眉道人洗鉢淪泉。作信宿談話。皆賴此蔬爲之津梁。師善不恨不見老坡矣。一笑。

偶題一

久不游白龍潭。新夏吳君得伯仲邀余輩。鳴榔那杖。小刺橋畔。黃鸝罵人。綠蕪如髮。相與褰帶解簪。盤跚水次。有客訪紅綃。遠近滅沒。且望且卜。正如水晶宮探數丈赤瓊樹。未知落阿誰手也。

偶題二

庚申自春徂夏。老雨不止。山中雲物百變。真可娛老人也。輒念南宮父子。猶落畫境中。不若吾家風雨時。皆我畫林耳。當以示玄宰。爲題話雨二字。

偶題三

梅聖俞有馬曰鐵獺。顏平原有青衣侍兒曰銀鹿。正堪作耦。入我竹林也。

偶題四

余嘗謂棋能避世。睡能忘世。然棋類耦耕之沮溺。缺一不可。睡同御風之列子。獨往獨來。善哉希夷。獨得其解。吾老睡鄉矣。

白石樵真稿卷之十九終

白石樵真稿 卷之二十

疏文

重興毘盧閣疏

高郵軋明寺。舊有毘盧閣齋堂。宋昭慶禪師所建。南渡時。宿重兵此中。業已散爲劫灰冷風矣。今可攷者。僅見秦少游二疏耳。寺僧懸文欲重興寶閣。臨歿。囑徒廣琳。使成厥志。廣琳者能詩復能書。昔秦少游絕愛政黃牛書。問其筆法。政曰。書心畫也。作意則不佳。故喜求兒童字。以觀其純氣。惜少游未見琳公書。若見之。不知其點頭當何如也。經云。造書有三人。長名曰梵。其書右行。次曰倍盧。其書左行。少者蒼頡。其書下行。蓋書法初派。原出于沙門氏。故唐有永有素有高閑。皆好翰墨作佛事。或種紙至萬本。蕉蘗筆至數石。冢甚則一字值五萬錢。琳若此。何難一閣乎。琳公曰。某不能。但乞眉道人爲我題疏。昔有土木于神僧井中者。今且出眉公硯池中。幸不惜片時風雷假我眉道人笑題數語以歸之。

慧慶寺緣疏

吳門慧慶寺。創于延祐時。無瑕祖師。重興于正德時。琢雲長老。屈指四百載餘矣。澄公乞王百谷疏。遂巡一甲。未嘗向人募一椽一瓦。每云。老僧高枕青山中。覺易。撤裾朱門覺難。其孫朗如云。若是佛弟子。將坐而視其敝。可乎。先是兩殿相銜。建瓴雨下。沮洳蒸濕。白蟻橫生。既餐經文。復蝕楣柱。勢不得不撤。蠹而更新之。於是走雲間。乞言陳子。陳子笑謂之曰。域中有素王。爲仲尼氏。其經世之書。多見嚙于碩鼠。此秦始皇焚書之遺毒。化而爲鼠也。有法王。爲釋迦氏。其出世之經。又見嚙於白蟻。及其隨身宮殿。此三武滅佛之遺毒。化而爲白蟻也。掃蟻者。其在施捨檀那乎。不然。數百年慧慶。且將轉眼而折于大槐之宮。忍乎哉。諸長者不得作夢中放過。

藏經閣疏

衆生有是病。佛有是藥。佛醫王也。諸經醫方也。衆生負病不瘳。或得病不覺。或欲去病而醫不遇。有子孫焉。于囊盜笥篋。撥其鼠殘蠹食之餘。得祖父一二抄方。跡而試之。沉疴霍然。頓去其體。則方之功也。衆生繞生死海。不特病也。佛之慈感悲憫。不特良醫也。今潮音上人。掃鉢資造經。特募創經閣。而庋藏之。非特囊盜笥篋之免於鼠蠹也。嘻。世有勦空言曰。佛不立文字。何用經。佛有無縫塔。何用閣。是得病不覺者也。佛之所憐憫也。此居士之所以疏也。

送子觀音閣疏

婁江集福菴守菴上人。欲建送子觀音閣。以便祈嗣者。但佛法未入中華。往往多天下奇男子。漢明以後。



變不如前。豈大士所抱無揀擇差別相耶。抑種德積善。又在此不在彼耶。雖然。觀音經云。應以童子身得度者。卽現童子身而爲說法。佛無誑語。寔不可信。但願長者布施後。吾佛觀音。抱取聖賢而豪傑者。送之上護國。下護法。堂堂獨露。從人間雷轟電射一番。使天下親見本朝有真正第一男子。其快心注目。何如也。稽首大士。無止論鬚眉矣。

### 修馬耆寺疏

經有六波羅蜜。而布施居其一。云施一椽一棟。皆能長養功德。滋培福慧。吾松珠林相錯。然皆蹲峙闌闌。枕臥田野。不便游覽。馬耆倚城東之隅。古衲老宿。往往挂錫。四方白衣居士。亦無不攜瓢捉笠。負琴曳杖。寺門清幽。溪樹層映。而殿廡廊屋之下。暮鴉灌木。秋幃燈火。非空非色。與水田城草。低回上下。蓋闌闌田野之勝。合併四出。今瓦落石圯。鼠號烏啼。世尊菩薩。俱若鬻燈。吾輩幸生闍浮。若能喜捨一絲一粟。無論他生福田。卽今日德慧無量矣。

### 沐堂建殿疏

沐堂爲余山名刹。多老木修竹。徐文貞陸文定常往來此中。與真空師最稱方外之契。文貞留袈衣。文定留衲衣。皆有詩題衣械上。士林禪林。至今傳爲佳話。其山有殿閣出樹杪。一瓦一木。出真空手擔肩負。壬子爲游客入山。不戒于火。大殿竟付烈焰中。此時有支谷長老。住徐叔文茶園中。見沐堂峯頂。幡幢塵蓋。簇簇入烟。燎間去。意甚怪之。而未幾。諸佛化爲灰燼矣。真空每掃瓦礫。輒雨涕不自禁。曰。吾向荒山創殿。如蟻噉土。如雁

嘶蘆辛勤三十年。今竟成一夢。雖然吾髮雖短。我心甚長。昔士大夫之遊此山者。活草馱具在。老和尚雪齋不減壯少年。請持疏涕泣而告之。安知無文貞文定其人者。爲師前驅。余且拭目而望之矣。

定海招寶山疏

招寶山在定海東城一里許。山勢拔立。舊名候濤。以番舶更集其下。復名招寶。遠望海中諸山。或連或斷。出沒雲烟地氣之表者。莫可圖狀。卽朝鮮日本諸夷。皆在指顧中。古詩云。登高山而望大海。惟此山獨爲雄快。舊有觀音大士像。傳自大士手塑于補陀者。倭奴焚山。此像獨全于烈焰中。於是縉素迎入招寶。復有游賈。挾妓穢滓像傍。忽有白衣老人。謂賣酒家曰。汝其庇免。顧見殿角烟起。卽抱大士出。而殿俄已成劫灰矣。山僧如月。弘發悲願。重興此殿。佛像殿中。本境禮大士者。不復截海。賈勇風濤。一利也。疇水旱祈疾病者。羣望嗣下。二利也。幡幢燈火。懸於雲霄。鐘鼓經唄。震于林樾。隱然若烽埃營陣。舶賈望影而至。倭奴聞風而逃。三利也。三利具而東浙之金湯在焉。故因如月。上人之請而樂爲之疏。

龍華建正殿疏

龍華寺。兆基于典午之永康。起廢于吳越之忠懿。歷年綿遠。正殿摧頹。老衲雛僧。破床墮灶。出沒于荒烟夕照中。賴後谷長老。弘發誓願。經始于嘉靖之末年。迄工于萬曆之初載。業已具體而徵矣。後谷謝世。募料尙存。若不接工。將化烏有。爲此清鑒。等奔走拮据。懸創正殿。以承師願。此亦必不容已之一大因緣也。但工價浩繁。惟仰施于檀那善信。富者出財。貧者出力。勸者善巧方便。綫溜達石。衆毛成裘。千里之水。本發于濫觴。六合

之雲實起於膚寸。衆始之。衆成之。卽以龍天梵澤之宮。從空而墮人間。直彈指頃耳。吾松諸刹無北藏。北藏自龍華始。亦無賜藏。賜藏亦自龍華始。若使正殿告成。延肅名緇。檢藏于此中。上爲天子祝釐。下爲衆生懺悔。兵荒不作。疫癘不生。東海之濱。眞作龍華會上人矣。

### 千墩延福寺修殿疏

千墩塔。自梁天監元年始也。勅賜延福寺。寺自宋祥符始也。往二十年前。與宋雲公雪中直詣僧寮。僅見破壁仆灶。如逃亡屋相似。頃過訪瞻月師。則煥然改觀。僧儀整肅。有叢林習舊風格矣。獨殿久垂圯。山門未立。市聲嘈嘈。淨穢相溷。瞻公力發弘願。懇募之遠。近檀那長者。蓋自瞻公以戒德調衆生。爲緇白所皈。丁亥。初建法堂。則地踊雙礎。一奇也。己酉。塔邊忽產靈芝。一奇也。鐘不叩自鳴。一奇也。庚戌。悟眞師來講法華楞嚴。鶴洗塔巢。龍蟠塔頂。一奇也。癸丑中秋。塔燈自現。村民焚香駭觀。一奇也。種種妙好瑞相。有開必先。况瞻公諸弟子。皆文而賢。此功德不日而成。余且彈指待之矣。

### 題宣妙寺疏

住山人當以山爲寄。山花山鳥。皆與游客共之。住寺僧不當以寺爲寄。若作寄觀。則肉脛醉髡。與狐兔爭席矣。此宣妙寺日就剝落。慈上人不得不跼足以請也。

### 小普陀疏

普陀山在大海中。如浮芥然。四方頂禮負香。從鰲背鯨涎前。鼓濤拍浪。望星斗柄。涉山麓。得焚一片栴檀。

蓋以四大與烟雲爭生死于寸線之間。大是悲苦。苦心鏡上人發弘誓願。于塔院東隅。創建一閣。崇奉大士如來。閣下空洞以容雪濤。碎擊如潮音洞狀。而總額之曰小普陀。祝釐祈福。求見青蓮白毫相者。咸得手刺一船。若航蘆渡杯。至止閣畔。使諸佛子脫龍髯鯁蠶。以臻光明界。水月觀邊。不必遠叩普陀。自然獲聚沙福德矣。

### 修北禪寺疏

馬嗜寺。昔多耆舊。雪菴雪泉。駐錫于此。陸宗伯莫方伯廷韓父子。及四方名勝。多結方外之遊。張嶠嶽中丞。且移騶從訪之。蓋佛法風雅之窟宅也。今大殿已修整。獨弘悟堂淨居。半爲風雨白蟻所剝蝕。及今不扶。遂費滋甚。故靈林上人募之名德長者。幸相與隨力捐施。一起此堂于垂仆之中。不惟佛像安養。卽往時諸先達筇跡履聲。猶在古樹老藤間也。余蓋幾幾望之。

### 修天竺疏

往己酉。余與王辰玉遊西湖。日暮。憇下竺橋。捉藤撥澗石。聽水聲。晚宿山樓。醉後蘸墨題壁間。有醉後猶堪弄虎籬之句。明發遊上竺歸。謂辰玉曰。三竺中。下竺爲勝。蓋葛洪井可斟。三生石可坐耳。迄今三十年。寺已垂剝。居者愧過者嘆。有王貞仲先生慨然任之曰。起仆舉墜。是實在我。客曰。貧孝廉發大猛力。何爲乎。先生曰。余丙辰春。計偕歸。染疫且殆。忽夢羣孝廉攢簇成隊。如唱試狀。內識三四人。某某在焉。其上爲觀晉大士壇。指曰。子非其儔。尙當濟世二十年。挈置之座右。驚醒汗雨背。疾遂瘳。比抵家。訪夢中所素識某某三四人。病歿矣。

次日禮大士。見下竺類落。遂發是念。捐數金。倡之。願念工鉅費廣。非貧士所能辦。又非寺僧之所能募。乃走嚮。徵陳子題疏。請助于巨公長者。而身自督課之。陳子曰。是不難。下竺不在空山絕人之境。曼曼瞻拜上竺者。必自下竺始。其易一。基不初拓。工不始翔。草不人齊。礫不山積。狐不宮。兔不窟。佛不披簪。其易二。楣柱雖蠹。尚可易。瓦垣雖缺。尚可補。丹堊雖敗。尚可新。僧衆雖貧。尚有戒律。多賢士大夫之遊者。其易三。以此三易。而發以王先生之悲願。買以王先生之餘勇。天人參。僧俗輔。其興也必矣。異日莊嚴之後。余遊下竺。請先生徘徊葛井三生石。敘始末而爲之記。

### 修華嚴墨海閣疏

烏鎮寶閣。晉水法師。講華嚴雨天華處。頃寺僧道琳。徧乞四方名士名縉。手寫華嚴。共成三部。凡二百四十三人。經卷亦如之。展卷時。覺筆端天花紛來撲人。此目前第一希有事。但度經閣中。閣已垂剝。自慶歷至弘治。僅一再修整而已。吾友程尙甫。旣捐經費。此閣之費。似難專任。故謂之四方檀那長者。夫買珠者尙愛其積。况華嚴經所藏之閣乎。法寶而兼墨寶。是經所在。卽同塔廟。若協力振仆。當必有吉祥雲五色覆之。不獨雨花一再現也。

### 婁江報本寺塑西方景疏

余聞雲棲老人淨土之說曰。人生有識神。因有識業。有識業。因有行業。有行業。因有行果。欲臻三淨。先除六塵。欲種八德。先消五惡。欲消五惡。先懺地獄。欲懺地獄。先修西方。此理確然。無可疑者。報本寺僧永齡。夙有

戒行緇俗皈依。今于本寺西南舊址。重建大殿。塑西方景。使善者頓生信心。塑十王像。使惡者頓改舊習。卽此一念。非目連地獄不空。不願成佛者耶。高皇帝曰。佛說因果。所以助帝王刑賞之所不及。此殿是已。遠近檀那。幸相與助成之。

坐化菴十方禪院疏

阿英按。此篇又見卷二十二。自來剏製文字句下。文意若不相屬。疑屬入別篇矣。

生不知來。死不知去。堂堂丈夫。爲生死所轉。可憐哉。幸爲男子。復產中國。不度此生。何生可度。萬一眼光落地。四大分張。前路茫茫。仗誰依據。何者。自無始以來。此心與境。曾不相離。如揉緣木。如魚緣水。試觀生時有夢。定知死後輪迴。此理無疑。全憑心死。一切法師。講經說法。但拈枝葉。未拔根株。惟有達摩初祖。直提心法門。暗擊旁敲。痛癢熱喝。絕見解。斷聖凡。如燎毛火餒。如櫻命刀鋒。但立峻絕門庭。並無纖毫情見。如此人天眼目。往往拖走他方。或尋訪知音。或埋藏踪跡。非有十方禪院。供養行脚。彼旣不來。此復不遇。悠悠醉夢。喚醒何人。直至臘月三十日。宛轉几榻之間。頓足掉頭。求出生死大路。已無及矣。自來剏製文字。始于密義。不立文字。始于達摩。密義造也。達摩化也。文字造。聰明之所自出也。文字化。智慧之所自出也。有聰明則爭毀譽。有智慧并銷恩讎。禪宗之義大矣哉。捨地建閣。以拓禪林。非迂非腐。非佞。亦非獨爲敬州風氣設也。釋大夫之意。念深遠矣。

天馬山塔現一現于辛亥之四月一現于乙卯年之六月九日或現三四塔或現兩塔或旁壑小塔。樞斗欄楯光明色相種種映發于烟霄中遠近道俗見者幾千萬指奔走駭嘆以爲奇瑞。父老曰此古塔重修之兆也。由天馬至張黃門墓不二里閣中有金山師六時諷誦法華經不輟。余指曰塔之現得無爲是乎。多寶佛誓願十方國土有說法華經者我之塔廟爲聽是經故現其前。今天馬塔已作證明矣。師云老僧不敢當但願端坐塔下專諷法華衆檀施舍一切不問塔成乃下山耳。圓智寺大甯海淨踴躍請曰若是某某請助之。因乞疏眉公居士問曰塔有功德乎。居士曰阿育王造塔八萬四千今有十九塔在震旦國中。明州其一也。治故塔者生白身天其身鮮白入珊瑚林。掃塔者生意燥天其身淨潔猶如明鏡。去塔中草木者生光普天衆寶宮殿光明晃煜不可計量。以花香供塔者生兜率天。諸毛孔有栴檀香具三明六通及八解脫。道嚴供養塔廟壽一百五歲。道卓建塔三龍護之拾得龍毛長三尺許。修空慧寺塔有金甕相對。修檀臺山古塔有古甕熟磚三十餘所。臨黃塔有水底蓮花瀾滿三日。長干塔有石匣中爪髮髮引旋拳如螺。雍州塔有夜雨寶屑天花芭蕉櫻櫨皆滿。魏州塔有降金銀花小者如火精大者如榆莢。靈鷲寺塔有羣燕共喙綉像。智門寺塔有神龜黑蜂連理木甘露降。閑居寺塔有白雲如大蝶色似青琉璃。翱翔而下。栖岩寺塔有火照二百里。遠望者皆言燒山。鳳泉寺塔有基石漸變盡如水晶。其他病者能起。瞽者能行。瞽者能視。鼻不聞香者得聞香氣。諸凡功德載在佛藏中。具難爲諸君悉之。特以衆生心量狹聞見窄未能透入不可思議中。姑疑信各半。施與慳亦各半耳。若不信者請展法華多寶品一熟讀之。更不信者請更問天馬山前後老稚。曾見辛亥乙卯年間虛空現塔否。

小崑山重建浮屠疏

九峯自天目發源。而小崑山爲第一峯。蓋天目之脈始露。由此起一伏。自千將遞及于北固。而首尾盡矣。堪輿家謂九峯龍也。其龍南窟海。北宅泖。而龍首固不可無角。蓋一郡之文明繫焉。小崑山自唐宋皆有浮屠。至隆慶時始廢。今寺僧寂光欲重建以復舊勝。山在郡治乾隅。乾峯立而天門開。豈獨建赤霞之標。橫白霓之氣哉。余以僧是舉甚鉅。頗艱之。僧謂童子聚沙成塔。談笑兒戲。皆有勝因。阿育浮屠未立。其下遂聞鐘磬音。今崑山固其時也。于是因其請。謂之以作天人觀。

重修雉兒塔疏

吳門半塘壽聖寺。晉生公講法華經處也。時有馴雉聽經。雉死葬之。俄有青蓮花生于雉口。遂建雉兒塔。已義熙十一年。建法華院。及宋。賜額壽聖寺。由宋及明。遞相興廢。向有殿閣出古松流水之間。而今且垂剝矣。寺僧梵所驗心。發大悲願。袒肩赤踝。衣菹茹素。誓將扶仆起廢。還厥舊觀。余曰。昔衲大師影不出山。能使施者填門。不十年。而瓦礫之地。化爲梵澤龍天之宮。此豈異人。亦方袍圓鬚道人耳。卽機緣知巧不如。何遽出雉兒下乎。二僧踴躍曰善。雉兒塔銘。王百谷先生供養久矣。今且復革而度閣。後此塔再還。是本寺青蓮再生時也。其寺之重興無疑。故樂而爲之疏。

遷三茅真君疏

余嘗厭世俗喧沓。每欲黃冠白屨。相與蜉蝣于山青水碧之間。招柳絲之丈人。呼桃花之漁父。爛醉寒霜。



碎隨明月。豈不甚快。願言斯盟。同志者寡。及每思古人。如茅仲初兄弟。舉家修煉。共入名山。响曲青山。華陽瑞草。至今二山。如雁行蟻附也。道里頗遙。水陸跋涉。貧士或困于餼糧。老人至艱于杖屨。往往臥對白雲。空瞻紫氣而已。今城中舊有眞君法堂。在廟中之東廡。金銀黃碧。宛然茅峯之像。雖其地一隅。不足以當地肺之諸勝。然四方長者。若欲瞻謁祈禱。則不必擊槩牽車。從事數百里之外。固可以一褰衣相就也。但像居樓下。所處卑囊。四方賢豪。負短筇。着高屐。以登斯樓者。每爲悚顛。禁足而返。故道士龔君欲徙而上之。仰占星辰。俯闡城闕。浮埃不到。聖馭可招。庶幾所謂神仙好樓居者耶。况龔君修髯玉骨。有山猿野鶴之致。又余所雅信。而許與之。雲朋霞友者。是以喜助其事。而爲之請。

### 建余山三官玄武祠

禮三官大帝者。走謁雲臺。禮玄武聖帝者。走謁武當。今有二像在施相公廟傍。披篋帶笠。不蔽風雨。有淡如老僧。辛苦募小廡覆之。供養之。此三教中絕無炎涼世態者也。若得善信量施。以成其願。顯成之後。併供關聖。以鎮一方。共禮一瓣香。勝于裹糧趼足。走雲臺武當。往返數千里道途也。幸爲勸導喜捨焉。

### 東嶽行宮疏

松郡郭門西。有東嶽行宮。前誌無攷。自宋元祐至正創修。以及弘治。郡侯劉公捐俸莊嚴之。倭毀于嘉靖癸丑。重建于隆慶丁卯。正殿以主太山尊神。兩廡以主閻羅天子。垂幾十年。鮮有掃除而丹牖之者。及今不修。後且傾圮。于是黃冠某某入山中。請疏于陳子。陳子曰。太山封禪者七十有二家。卽以秦皇漢武之威。率千官

萬騎柴祭告天。或裂幕折柱。或傷左右趾。或橫遭暴風怒雨不得上。而况白骨之子孫。赤縣之肉人乎。雖然。太山之靈異。載在圖牒。可得而攷也。山名岱。神姓圓。名常龍。又姓玄。名目陸。太山將軍名唐臣。總括東嶽。宰上卿。名茅盈。太山君領郡神五千九百。又治死生。爲百鬼之帥。世俗所奉鬼祠耶。精之神而死者。歸太山受罪拷焉。其山參雲霄百里。三宮蓬立空洞之天。周三千里。山高則神必靈。神靈則攝必遠。故岱有三觀。周觀者望見齊。秦觀者望見長安。吳觀者望見會稽。吾松者會稽之所屬也。松之人不能逃生死。則不能逃太山君明矣。經云。東嶽之所以爲岱者。代謝之義。陽春用事。除故生新。萬物更生相代之道。故岱爲名。蓋于象爲名。婁玄。楊于時爲青帝。于天爲歲星之精。歲星所在。福德隨之。此東嶽行宮之不可不修也。

角菴關帝閣疏

角菴。漢角里先生栖隱處也。手植四季山茶。蓋千餘年物。週遭梨花。又六十里。香雪雲濤。空濛蔚映。新月冉冉。如坐冰壺中。中有五皓上人。能詩喜讀書。又精戒律。客過洞底。必尋角菴。過角菴。必訪五皓上人。與之唱韻分咏。而後快。上人之師爲永川。建西方殿。面湖。風射佛。塵積衣。械中。上人乃乞募山門。闌殿。中建一閣。以祀關將軍。旁爲廊輔之。夫四皓定漢儲。三分定漢鼎。角里先生與關將軍。其心同。其功同。其稱祀典亦同。此余所以踴躍樂爲之倡也。上人初號慶恆。後以隱處角菴。與四皓伍。更稱五皓云。吳伯霖韓求仲沈虎臣吳癡父極許其詩。蓋皎然之流也。

### 建城隍後殿疏

恭讀大明會典。禮部劄付。國家治民治神。已有定制。尙念冥冥之中。有等鬼神。命彼處城隍以主此祭。先期合遣諸將召集鬼靈等衆。悉赴神當。欽依勅命。控鑿壇場。一府境內人民。倘有忤逆不孝。不敬天地六親者。有詐僞奸盜。不畏公議者。有拗曲作直。欺壓良善者。有躲避差徭。靠損貧戶者。似此奸頑不良之徒。神必報于城隍。發露其事。使遭官府。輕則笞杖。斷不得號爲良民。重則流徒大辟。不得生還鄉里。若事未有發露。必遭陰譴。如有孝順父母。和睦親族。畏懼官府。遵守禮法。不作非爲。良善正直之人。神必達之。城隍陰加護佑。蓋會典所載如此。又讀葉文莊公筆記云。郡縣筮仕入境。先誓城隍尊神。而後臨民。朔望拜廟。申前誓故也。蓋葉文莊公所載祖制又如此。由此觀之。城隍者。官民之耳目。禍福之權衡也。吾郡威靈公。最稱顯赫。正氣炯如日月。報應疾如雷霆。呼其號者。胆寒。瞻其像者。股栗。但正殿久已莊嚴。寢室尙未翔建。今顧氏捨地。合廟同心。若得良善助工。鼎新可待。韋蘇州詩云。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郡侯尙爾。神明何不然。此吾郡張公懸示而爲之倡也。從民願也。

### 修施相公廟疏

古者鄉必有社。社必有神。豚蹄斗酒。祈年禳凶。擇田老爲祭酒。而羣壯穉從焉。登臨上下。僬僬然鼓舞。以爲樂。蓋歲時無缺。而東余施相公最稱靈爽。方四十里。禱者如奉天帝。今廟宇棟棟未堅。墻宇未樹。故里人亟請修建。不惟妥神靈。而父老子弟歲修俎豆于此。村旗土鼓。前迎後導。解憊寬力。婆娑醉歸于山溪桑柘之間。

亦太平畫圖也。幸量力助之。

### 修利濟侯祠疏

松郡治之東有蓬萊道院。院有利濟侯祠。侯當洪武初。封金元七總管。萬歷改元。勅封專掌痘司。俗傳侯吳人有二子痘殤。因叩天有心誓曰。吾不能有兒。斷不忍人之無兒。願殞身而爲神。請之上帝。凡有危痘。轉死爲生。遂以七月七日赴周涇河死。顯靈民間。而吾松爲尤著。每當醫技告殫。輒向蓬萊侯祠下露禱。禱輒應。應而祭謝者。趾相齧也。祠偏處院之東偏。向有工師鑄錢于旁。幾無香火地。賴金羽士力爲修理。而傾圮湫隘。侯神不寧。故敢請之善信。式廓廟貌。此亦爲人父母者之所樂助也。况郡邑諸公。如保赤子。士大夫慈幼懷少者。如菩薩之護諸童子。其捐俸推贊。踴躍于是。舉者。知不待于孫疾痛。而始號呼于侯。明矣。

### 修呂純陽福濟宮疏

呂先生游行人間。如苗善所載。一百八事。而吳郡福濟宮靈花異跡。尙未及書。今宮已垂圯。先生之像。上雨旁風。披箕帶笠。卽神仙小遭缺陷。得非邯鄲夢中又一夢耶。先生舍十二樓。而落落一畝宮。其身能觸實蹈虛。躡風雲而上下。而不能庇垂剝之土蛻。恐先生見之。度不能控鶴而過也。逸則陶君具仙骨而有道心。故倡緣募修者以此。

### 修孔宅疏

肅皇帝易像而主。獨孔宅遺像尙存。儼然有生氣。相傳爲熙寧間二十四代孫諱禎者。宜游至吳。立家廟。

祀焉。程明道論祖宗畫像。若有一毫不似。便拜他人。辨者曰。若有一毫僅似。豈可遂謂他人。孔禎崇祀聖像。必有所本。况顏淵井。及七十二賢壖。歷歷故在。此吾鄉第一希有蹟也。佛氏禮大士。不能航海者。有小補陀。道家禮玄帝。不能涉山者。有小武當。吾儒望闕里。洙泗。如在天上。不能至鄒魯。斯其小杏壇乎。余陸兩君勉之。無令二氏弟子。以秦無人笑哉。

### 廓陸宗伯祠堂疏

古吏于茲土而遺去思者。有祠。其爲鄉先生。生而社稷之者。自畏壘之于庚桑始。庚桑見于列禦寇之書。說或不經。其爲鄉先生。而真社稷之者。則吾松之于陸宗伯公始也。祠之堂曰見賢。其前爲門。曰高山景行。蓋迄今十有餘載矣。今春諸君子衷其直。爲置田二百餘。命寺僧復稍式廓之。將于見賢之南。敞中門。翼左右廊。鑿池沼梁。廣蒔名花修竹之屬。而斥其餘財。結禪堂三楹于左偏。以待公之出而馱焉。公三朝之達尊也。四夷慕之。如文潞公。兒童婦女知之。如司馬君實。乃其壁立砥柱之操。久而彌固。雖天子不能以蒲輪相煩。長安公卿。至欲私其片楮尺牘不可得。則郡大夫之式廬。與遠人之僕僕焉。瞻禮于其門。而嘆息以去者。其難可知也。進無以亟見公。退而聞其餘風。猶能消貪頑而祛鄙吝。况公一瓣香所在耶。昔東坡與參寥遊。遊者題曰蘇來堂。歐陽公飲泉而冽。樂之。山中人遂名六一泉。復鼓琴度曲爲醉翁引。賢者所至。如犬獫寒原。墨濡素練。到輒留迹。而龍潭又公車音履聲之嘗從事于斯也。其宜如諸君子請。故僭題數言以倡之。

### 養老堂疏

白石樵真稿

徐稚不食非力。梁鴻不因人熱。此僅可得之古高士。豈能例責披緇擊鉢者乎。和尚影不出山。卽土剝地。爐尙能與一二道伴。作老活計。若放脚參方。頭白齒豁。望望空岩破寺中。見者非閉門卽憂釜矣。至人能離生死。而不能使老病不相隨。此性善上人養老堂之所由建歟。昔曹大家爲班超上書曰。超年最長。今且七十。迫于歲暮。犬馬齒索。蠻夷之性。悖逆侮老。誠可哀憐。養老堂不設。將使中華冠帶之國。遂如蠻夷。如來子弟。張口枵腹而遊。鴛蟻之宅。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且行脚少年。妄心未歇。惟老尊宿情訖智枯。如乾汞相似。學道最切。古人以老爲僧寶。不虛耳。

修佘山竹院疏

佘山塔院。宋聰道人舊隱之地。出入有二虎隨行。虎曰大青小青。虎死埋樹底。因題虎樹軒。聰道人詩云。多少遊人看明月。誰知反被月明看。因題月軒。其西爲竹院。竹陰娟淨。孫漢陽所書。余嘗訪雪鑿于此。擷豈煮茗。徘徊綠模糊中。流連不忍去。今屋老欲傾。竹亦蕭蕭如帶矣。爲此倡緣整頓莊嚴之。當掃一壁。倩名手寫竹其上。使見者心地清涼。聰道人有靈。度一笑曳筇而出也。

寄緣結茆疏

寄緣名眞觀。又號枯道人。關西士族也。雍髮爲沙門。性行純粹。心地高潔。好遊諸名勝。因過雲間。與之談詩。詩奇。與之飲酒。酒可中上戶。不飲亦不問。與之論畫。則仙佛山水花木鳥獸。與奇譎詭倣之怪。無不出現毫端。蓋古者巨然惠崇貫休梵隆之流。胸中無一點俗筆。下無些子塵土氣。寫長卷。或數丈雪壁。鶻落兔走。石移

海飛董宗伯與余極愛重之。每欲飛錫他往。陸公美韻士也。堅留之。不聽去。結茆于文定墓田之西。安頓綠公。籬落溪橋。雜花叢竹。使公解衣盤礴其中。昔天如構獅子林。馮海粟倪雲林爲担泥瀉水。運瓦弄石。吾曹豈敢後于古人。且不令公美獨爲君子也。有樂施者。列名左方。住此者寄緣。助此者隨緣。本無定法。多寡惟命。

### 照公結茆疏

照公結茆于黃山之中原。亦自與文鳥老猿作伴。經云。聚落比丘。六時精進行道。不及山中無事。比丘打眠。照公之謂也。但茆廬未就。更仗檀那助之。天如祖師建獅子林。幻住菴。倪雲林馮海粟諸君。爲擔瓦負石。瀉泥葺草。新安學道。上士如雲。度更有好施如古人者。照公所居。題曰雜花菴。若客來止宿。煮瀑斫水。引筇入光明頂。回視此菴。便如故鄉。乃知自爲本色。穿窬屋房。非止爲照公辦道之資也。

### 結茆疏

慈濟上人。初參紫柏。次參憨山。晚參雲栖老人。受具足戒。其他往來于天目徑山廬阜之間。或孤頂結廬。經旬倚席。又不知幾年矣。今見武林北新關。爲南北之衝。車馬困于孔道。縑素疲于津梁。欲結一把茆。爲行人一宿覺。壺漿食飯。實續命丹也。上人親經三大。知識爐冶中來。知果知因。卽有信施。決不唐捐。余故捐少贊倡之。且題其菴曰續命菴。古偈云。誰人帶釜炊。誰人頂屋走。飢渴施些些。黃金直一斗。敢以此爲四方長者勸。

### 吳無爲結茆疏

東坡云。吾年五十外。區區世味。已略見矣。若復悠謬于此。真不如人。古有脫迹深山。出使絕域。飲冰嚼草。

復何如哉。已結一廬。實禪榻于明窗之下。三更起坐。平明乃櫛沐。除見道人外。皆無益也。無爲居士。中年悟道。掃除舊習。與衲僧逸民結山澤之遊。性愛秀州平疇回溪。可以終老。黃白二岳。付之健兒而已。婚嫁已了。欲了性命于竹床土剝間。念族多賢豪。撮土膏茅。不煩外給。若以面目仰視異姓。此袈裟衣下事。居士是血氣男子。不屑也。無論居士。且使海內謂秦無人。太伯季札。爾吳氏實有讓德。吾度無爲子草菴。如化人之居。一彈指間成矣。戴安石欲隱。郗嘉賓贈十萬錢。杜子美創高齋詩云。爲嗔王錄事。不寄草堂貲。居士廉。不厚望。吳氏諸君子。然必有歎然樂助。在季孟之間者。

寫華嚴經疏

昔張安道寫楞伽。實金山。後世轉生。覺爲己書。東坡屬公書完。藏爲家寶。坡寫一卷。藏之山中。蓋寫經堅固力如此。今有尙甫居士。喜施經貲。則又不煩皮紙血墨骨筆。然後成就此經矣。經成。當題曰華嚴墨海。

募寫華嚴經疏

南禪了因上人。發大宏願。願沐心手。書華嚴八十一卷。期三載竣業。昔人以佛寶難遇。剝皮爲紙。折骨爲筆。不恤身命。願畢此念。今上人欲寫龍藏之文。諸長者爲之左右。使紙墨應手。如水映月。如鏡應象。因地下種。累劫不差。世世生生。同轉法輪。游華嚴海矣。第居士尙有一問。禿管未握。文彩未彰處。從何下手。速道速道。

題淨宇上人閱經疏

四天下微塵偈句。百沙河光明身雲。聚爲祕密之文。傳之震旦之地。二乘所不能了解。衆生安得見聞。此



淨字上人涕泗而發悲願也。上人住虎丘鐵佛房。精戒飽參。絕無他嗜。願減算十年。闕徧佛藏。不悟不休。不徹不止。但苦禁足之後。貲養無具。護法無人。故請之遠近檀那長者。若使五天祕軸。三藏微言。結藏龍宮之中。通流心地之內。上人雖畢命展經。析肉報施。所甘心矣。故眉道人憐而爲之疏。

### 化梁皇懺疏

華嚴云。譬如暗中寶。非燈不可見。雖有智慧人。非經不能了。是以古人折骨刺血。曾無慙惜。普達摩不立文字。然開口動舌。已成逗滯。諸禪宿以經爲拭牒紙。所傳語錄。普說等書。多于龍藏所載。此何以故。一月印一切水。萬水一月所攝。一心印一切經。萬經一心所攝。因水可以見月。則因經可以見心。斯固迷霧之指南。廣洋之大筏也。世有經坊。廣令傳布。使人緣坊尋經。尋至無經。以前墨板不能印處。則一大藏教。頓時歷歷分明。實所謂最上希有功德。今梵音素向信三寶。念吾松不立經坊。如取水不得方譜。取火不得陽燧。亦佛法中一欠事也。乃乞諸長者。隨喜布施。施板施經。施墨施工。使經在在流傳。如燈化燈。則持受誦讀。擎禮供養。皆此坊爲之倡導。人天神鬼。且爲護持。况因經而得無經者耶。余故喜而爲之疏。以作津梁。

### 九幽懺疏

九幽懺。撰自葛孝先。敘而傳之者。爲李含光。大約總括于上清靈寶諸經。攝爲十卷。其法使懺主散花燃燈。上自三清九霄二曜列星。以至五岳四瀆之高真。無所不頂禮。貴自后王君公帝族官屬。以至普天下匹夫匹婦。無不代爲之露惡首過。生大愧悔。希大慈憫。大約規摹浮屠氏齋梁懺。十得其九。此必後世托之葛孝先。

而非漢人語也。孝先傳載道藏鹽字函亦載九懺似非僞托。但孝先本傳不雅馴。蓋出于浮雲山趙道士所編纂。此懺之作得無趙生黃冠之流與。然懺語悲悽弘暢。當與蕭懺並傳。即使儒者讀之。有不心快神怡。泚頰及踵者幾希矣。秀水張君稗陽。倩名家書之。永藏名山。此卽道家之瓊函寶軸。玄文紫字也。所在之處。度必有神靈呵護。欲使之廣傳人間。一洗發吾輩耳。孝先超度幽爽。解諸冤對。有明真齋。悔過請福。有塗炭齋。此皆與九幽懺法相表裏。而惜乎世莫之見。張君倘得之道藏中。幸書以示我。

龍潭講經攢米疏

巢松師講法華于龍潭。聽衆五百餘。食糜而有飽色。蓋巢公純行所感也。若更一月。將竹篾匝肚。幾相從于陳蔡間矣。本郡緇流。若能攢三斗粟。少助常住。此緇教中負米之子路。斷齋書粥之范希文也。聽衆中有此出頭漢否。

烟雨樓鑄鐘疏

堪輿家相澤國地。宜鐘鼓。鼓鎮巽隅。又主金。爲水母。金鳴則水清。水爲地脈。地應則文旺。故曰維天穆穆。暢以雷霆。遙昭天聲。百物以生。維士潛哲。法天之烈。大闢斯揭。元氣噴洩。至于宣肺鬱。辟耳聰。周六虛。劌百二。猶第二義也。乃僭題數語以請之。

建萬緣橋四十八願疏

余聞角里有雙溪陳公者。孝義人也。郡縣旌其閭。閭里緩急事不能辦者。則以煩陳公。如萬緣橋其一也。

然公之建橋而未成者。其難有九。往給帖募衆。題者滿籍。而核所施金錢米粟。十不得一也。名存而實無。難一。索木石者踵至。而不能以空手應。則皆陳公一人肩之。難二。無以應。則捐貲捐產。又不繼。則貸子錢。難三。忌者貪者。或游談無根。且疑且謗。豈能人喻而家曉之哉。難四。渡太湖買石。則風波粘天。幾葬于魚腹者再矣。百死一生。難五。務求堅永。沒木石于重淵之底者無恙。視他橋百倍過之。往來者見其上而不見其下。難六。估價料價。可出司入。皆心計之。不敢失尺寸。難七。有司查勘。不免有雞黍酒餉。舟楫送迎。難八。父老公同扶結。伺候謁見。難九。陳公掃橐而出者。凡三百餘矣。誰復以斗粟一錢償者。欲止。則橋頂未蓋。欲別委。則遺艱後人。欲頃刻奏功。則心力委頓盡矣。於是識者倡爲四十八願之疏。每願一錢。每人各施一願。四十八願則爲一簿。以一人領之。總共四十八簿。所謂積毛成裘。積雨成河。此橋庶乎永觀厥成也。橋成之日。勒諸姓名。以垂不朽。有好義者。請前爲陳公買勇。

### 渡船小疏

橫山口。泖水闊蕩。不能建橋。往往望涯而返。甚則怒風積雨。曉霜暮雪。囊囊企足。乞靈于山鬼水伯。可憐也。今議造渡船一隻。買田四畝。以贍操舟者。諒好義諸公。決不在竹橋渡蟻之後。請施慈航。以永普濟。

### 施茶小疏

金陵報恩寺雪懷上人。每欲飯僧十萬。苦無因緣。願於人煙輻輳之地。行道摩擊之時。揮汗如雨。渴喉如焚。募施香茶。等于甘露。若能滴水滴凍。知因知果。只此便向入頭上親灌醍醐。不復更覓趙州老子茶也。

## 題泊如上人疏

洞庭諸峯在震澤中。微煙空水。如在世外。故真人隱士。往往息躬于此。自泊如上。納爲東湖住持。勤修爲衆。面豎種花。洗石延客。四方名僧。聞而游焉。每每結夏過臘。至有老不出山者。顧山中課橙橘。辦櫻笋。爲稅。不能聚穫。儲粟。作客僧供。不得不藉四方長者。余貧。亦撥斗盎鼠餘之糧。應之。但恐他日扁舟出胥口。訪之鷗背。驚頂之間。却又分諸僧數日供。如何如何。

## 斂賑孟友疏

友人孟某。中庚戌榜孟華禮先生之仲子也。先生仕宦清廉。諸子家傳孝弟。某素攻舉業。雅有雋聲。時作詩歌。直凌古調。今資身無地。寄食空門。夜半較書。借佛燈之殘燄。天寒炙手。撥神鼎之寒灰。路人磨不傷心。吾輩豈無愧色。今告諸郡中大老。少推囊橐之餘。一振縉紳之後。與其極饌宴客。孰若垂盼同袍。與其捨粟施僧。孰若熱心寒士。嗟乎。人生未遇。如望穀于石田。長者好施。若取毛于牛股。所謂敝而無憾。余實望焉。若云愛莫能助。愚不敢請。

## 許逸雲助賑疏

許逸雲。字祖希。墨池中老班超也。今七十矣。無妻子。無屋廬。五官猶故。獨廢聽耳。今寄居超果僧舍。交游有氣誼。不問識不識。少出米賑之。使得終老寺中。直分賢者庾廩。間鼠雀耗之一耳。王荊公素不識人痛癢。却爲故人輸粟不乏。山谷老人笑之曰。此是前緣。吾輩于許君五十年之交。請于今緣了之。許生貧而老。傭書自

給世人以痴目之勿辨也。乃造物亦若以痴待許生。至極困勿顧。豈造物與許生痴等乎。吾輩與許生故人。若復佯痴。不爲緩急。皆痴雲蓋覆矣。請爲賑之。

### 孫侍州葬親義會疏

侍州公三世以清白傳家。種竹養花。自雁州先生以詩立盟。驢足所至。兒童隨之。士大夫倒屣迎之。自雁州化。而其孫世聲。翩翩制舉。獨超上駟。若詩歌古文詞。特其餘技。一承雁州先生衣鉢耳。今貧無擔石。家有三喪。恥望助于麥舟。惟枕籍于花影。夫令賢士君子。坐享曼倩之餼。皆吾黨之厚顏也。今約百人同志者。各捐金三錢。計百人可得三十金。或一人而居一會。或一人而居十會。五會。惟憑心力。使侍州公得緣此買東郭數畝。以漸埋家中一腔冷血。豈非良便善事哉。噫。此不過宴客之半饌。捨僧之斗粟。而得同附義籍。各成善因。諒諸君子必欣然也。侍州公性至孝。雁州老不能行。每風雨深夜。從鄉社酒宴後。荷負以歸。宋初陽爲作荷親圖。父子廉重。深恥于人。余故代爲之請。

### 修梅花道人墓疏

梅花道人。卽吳仲圭先生也。名鎮。其墓在嘉善城中巽隅。直一掬土耳。墓前有斷碑。鐫梅花和尚之塔。勝國末兵起。所至椎豕燔櫛。獨先生之墓。疑其爲僧塔。踏去。先生常與兄元璋。師事毘陵柳天驥。得其性命之學。尤邃于易。故言禳祥皆中。其死而獲脫于兵燹者。以此。先生節俠。交遊氣誼。豪天下。一時吳越之雋。楊廉夫

顧阿英黃子久倪雲林張句曲皆以翰墨抗衡。殘楮一出。人挾爲寶。今戢身撮土。市腥相匝。僅以一二長髮僧。雜糅其墓傍。水嚙草枯。卽狐兔且無所置窟宅。先生剝膚可知已。昔符戴常以牋叩襄陽。樊澤曰。故處士孟浩。然丘隴頽沒。公欲更築大墓。久之未遑。誠令好事者乘而有人。負公夙志矣。澤乃更爲刻碑鳳林山南村。寵其墓。至今襄人以爲美談。今欲封梅道人馬鬣。敢援此例。告之邦大夫。工竣之後。酌幽蘭泉以酌公。并種梅花一枝于墓上。招其魂而歸之。

題吳氏修譜疏

休寧蓮塘吳氏。初自太伯六十九代曰晉公者。從歙州休陽縣。宅居西隅。卒葬邑西七里石舌山之蓮塘。後遂名蓮塘吳。厥有族譜。其重修。則太定甲子裔孫庠祖公始也。又重修。則我明成化裔孫文超公永實始也。又再重修。修而壽梓。則正德十一年丙子多孫正隆公始也。正隆後。屈指百年無紀焉。鳩宗尊祖。非特文獻無徵。卽舊譜且將化爲蠹魚枯竹。而漫漶不可讀矣。吳文而賢者。曰尙默尙恭。慨然三歎曰。古者公卿大夫。有世祿。民庶有版圖。而家法盛行。故子弟不能輕去其鄉。而桑梓甘棠。有相戒勿剪之意。今吳族滋大。或合或離。或散處四方。異日慶弔。不相過。尊卑不相習。甚則見宗長而坐車不爲下。子姓不收卹。而路人而吳越。皆自此始。此由族譜不修之故也。第貴人執掌于王事。長年大儒。又爲公事言移而奪之。無排纂之暇。是惟在我後之人。于是尙默尙恭。挺身任之。顧尙默不能一人獨肩。而恭又貧。惟相視仰屋嘆耳。夫家有譜。猶郡有志。國有史。修志者團局。修史者詔尙方具贖。備筆札。而譜何獨不然。且吳氏圭笏連床。旗旆蔽宅。而素封好禮之家。且以百

數。若各量豐儉。捐貲助之。必將糾集故聞。遷次名閩。使吳氏之祖功宗德。揭日月而暴之海內。斯非蓮塘之天  
球河圖哉。木實自根。高堂自基。吾爲吳氏一抃一舞矣。

白石樵真稿卷之二十終

白石樵真稿

白石樵真稿

三四六



白石樵真稿 卷之二十一

雜書

書上元觀燈

余家白石山。山中老稚。每於上元日。遠近迎燈。村籬田鼓。賽會於施相公廟。俗曰開元宵。余醉後曳杖往觀。退而讀書梅菴。惟一燈熒然耳。嘗記楊用修元夕桐梓驛詩云。載石孤峯古驛門。青羌吹笛報黃昏。三家村裏無燈火。千樹梅花作上元。此詩酷有風味。若爲余山居設者。又記東坡從九曲觀燈。去從者獨行。入可久禪師堂。了無燈火。但聞簷蔔餘香。仰歎題詩云。不把琉璃閒照佛。也知無盡本非燈。有客從豪門來。夸詡燈宴。若嘲余冷淡者。余笑曰。我有二燈。惜君眼不見。一曰楊用修梅花燈。一曰蘇東坡無盡燈。客聞之。意消而去。

書鱸魚蓴菜

吾鄉松江鱸。以張翰得名。然史不載其秋風歌也。歌曰。秋風起兮佳景時。吳江水兮鱸魚肥。三千里兮家未歸。恨難得兮仰天悲。初齊王問辟翰爲掾。問執朝權。翰遂命駕東歸。其識度在陸平原清河上。又有贈周小史詩云。翩翩周生。婉孌幼童。年十有五。如日在東。香膚柔澤。素質參紅。團輔圓頤。齒蒼芙蓉。爾形旣淑。爾服亦

鮮。輕車隨風。飛霧流烟。轉側猗靡。顧盼便妍。和顏善笑。巧口善言。此詩太憨。不若二陸祖德詩豪士賦。尙有德矩。吾所難者。南陽處士鄧子回耳。子回聞問專恣。發憤。徒步詣洛陽。自稱荆楚逸民。露版於罔。罔舍忍答之云。孤不致五闕。若無子。則不聞其過矣。遂遁去。世之有江東步兵。而不知有荆楚逸民。如吳中草木蟲魚何限。而鱸魚蓴菜獨傳。士大夫幸不幸皆類此。

書責李邦彥

往己酉歲。遊洞霄宮。探大滌洞。最奇。有醉道士迎余。凝塵落葉。縱橫庭圯。卽所謂無塵殿者。亦垂剝矣。旁室廟祀朱紫陽先生。而不及李忠定綱。亦是缺典。戊寅。途出丹徒。雨中拜少陽陳公祠。舊聞鑄黃潛善汪伯彥像。跪於庭下。過者鞭之數百乃去。而余最恨者李邦彥。宜與二賊而三。當幹離不軍抵汴城。聞城中有備。欲去。而李邦彥獨主請和。金人索犒師金五百萬。銀五十萬。牛馬萬頭。表段百萬疋。尊金帝爲伯父。而以宰相親王爲質。綱堅執以爲不可。獨李邦彥言都城破在旦夕。尙何有三鎮金幣之數。又不足較。帝默然從之。其卒使張邦昌爲計議使者。邦彥也。使康王構往質者。邦彥也。割三鎮者。邦彥也。括都城金銀娼優家財。得金二十萬兩。銀四十萬兩。民間一空者。邦彥也。种師道姚平仲勤王之兵已至。而使散去者。邦彥也。謂金人曰。用兵者李綱姚平仲之謀。非朝廷意。僉議縛綱詣金。旣而罷綱。又旣而罷老种者。邦彥也。勤王旣散。使粘罕再至。都城破。二聖走者。邦彥也。此時但知黃汪。而不知有李邦彥。黃汪壞於後。李邦彥壞於前。此三賊者。肉可齏。尸可鞭。像可鑄也。而少陽上高宗之書。獨不及之。何哉。吾鄉陸文定平泉。曾與唐荆川共謁少陽祠。因指祠額曰。此額曰祕

閣修撰。何不榜曰太學生陳東之祠。使後世知太學中亦有此等人。荆川云。不如此不足以見高宗悔過之美。邵二泉作少陽祠記云。天下之勢。重在夷狄者。其始也。勢必重在小人。小人夷狄。皆陰類也。小人重則輕在君子。夷狄重則輕在中國。三先生之言。雖不同。其補於世教一也。

### 書崔詩來歷

自從消瘦減容光。萬轉千迴懶下床。不爲旁人羞不起。爲郎憔悴却羞郎。此鶯鶯與元微之詩也。不知乃出於桃葉及謝芳姿詩中。桃葉。王獻之妾。有團扇歌云。團扇復團扇。持許自障面。憔悴無復理。羞與郎相見。中書令王珉。以白團扇與嫂婢謝芳姿。情好甚篤。嫂箠撻過苦。王東亭聞而止之。芳姿最善歌。嫂令歌一曲。赦之。芳姿應聲歌曰。白團扇。辛苦五留連。是郎眼所見。白團扇。憔悴非昔容。羞與郎相見。乃知鶯鶯多讀書。下筆無一字無來歷。故是女博士耳。

### 書趙子昂不如鄭憶翁龔聖予

子昂山水。直取六朝五代唐宋名手。攬爲醜醜。畫學中可謂集大成矣。間一寫馬寫蘭。風骨神采。高古駿發。但輸鄭憶翁與龔聖予耳。憶翁名思肖。聖予名開。憶翁宋太學生。應博學弘辭科。宋社既墟。坐臥不北向。扁其室曰本穴世界。以本字之十置下文。則大宋矣。疾亟。囑其友曰。我死矣。煩爲書一位碑。當云大宋不忠不孝鄭思肖耳。自贊其像曰。不忠可誅。不孝可斬。可懸此頭於洪洪荒荒之表。以爲不忠不孝之榜樣。又著大無功十空經一卷。亦寓宋字。題其後云。臣思肖嘔二斗血。方能書此。後當有巨眼識之。精墨蘭。不畫土。根無所憑藉。

或問其故。則曰。地爲番人奪去。汝不知耶。龔聖予嘗與陸秀夫同居廣陵幕府。秀夫死。多往來故京。家益貧。故人賓客候問。至立沮洳中。坐無几席。一子名後。每俯伏榻上。就其背按紙作唐馬。風驟霧鬣。豪軒蘭筋。備盡諸態。一持出。人輒以數十金易得之。藉是故不飢。然竟無所求于人而死。余嘗見鄭憶翁蘭於婁江沈生所。旁題八字云。純是君子。絕無小人。其卷不能徑二尺。而龔之畫馬。所謂風驟霧鬣者。已不復得遇矣。憶翁有謬餘集一卷。文集一卷。詩一卷。自敘一百二十卷。聖予議論奇偉。文章如班孟堅司馬子長。而兩公著作。皆不省流落何所。今使人但見趙王孫龍種。草草數筆。蘭有無限麥秀之感。可歎也。

書畫家南北派

寫畫分南北派。南派以王右丞爲宗。如董源。巨然。范寬。大小米。以至松雪。元鎮。叔明。大癡。皆南派。所謂士夫畫也。北派以大李將軍爲宗。如郭熙。李唐。闞次中。以至馬遠。夏圭。皆北派。所謂畫苑畫也。大約出入營丘。文則南。硬則北。不在形似。以筆墨求之。

書禪本草

余拋舉業後。寒熱不入於胸中者久矣。宰物妬之。遂以瘡見撓。自夏徂冬。其寒也如凝冰。每思趙州七斤半布衫。其熱也如焦火。每思一口吸盡西江水。於是移臥讀書臺。山僧野鶴。時來問疾。而平泉先生八十有九。亦數數遣訊不休。以匡廬慧日禪本草。湛堂師炮製論見示。夫此方非特可以霍然起余。凡有血氣者。恐不能出兩禪漢國醫手也。余故拈舉。爲大眾同之。

附文定公東

數日諡承道候靜攝。高居精舍。密邇僧寮。當資禪定。證大安樂矣。昔廬山慧日著禪本草。謂禪之一字。性甘涼。能安心臟。祛邪散滯。清神益志。駐顏色。除熱惱。善解諸毒。調衆病。故凡聖尊卑服之。能脫除苦惱。如縛得解。自來佛祖以此一藥療衆生病。號大醫王。而湛堂禪師復著炮炙論。謂一切藥。當明其體性。如法炮製。先須選藥物精純者。以法流水淨洗。去人我葉。除無明根。秉八還刀。向三平等砧上。剉碎。用性真空火微微焙之。入四無量白。舉八金剛杵。杵八萬四千。以大悲千手眼飾飾之。成塵刹三昧。煉八波羅密爲丸。不拘時候。煎一念相應湯下。前三三。後三三。圓眼藥後。除八風二見外。別無所忌。此藥非世間方書所載。後之學醫上流。試取禪本草。并依此炮製服之。功效不可盡述。右藥不載方書。不假炮製。若依法服之。不瞑眩。而一切病當脫然去體矣。此儂所爲嘗試而有効者也。右上仲醇徵君文几。八十九翁陸樹聲頓首啓。

書藥局

周禮疾醫。管萬民之疾。凡民之有病者。分而治之。歲終則各書其所治。入於醫師。知其愈不愈。以爲後法。今吳俗尙巫而賤醫。鬼不効。則謁之人。其孤覺者。僵臥呻吟。待斃而已。直指薛公。檄醫師分治郡國。効則賜章服。褒寵之。吾郡張君其一也。君世家多顯人。而能留心岐黃鵠意之書。頃與賽生捐貲採藥。分服村落。如漢涪翁。貧賤廝養。必盡其心力。又如王彥伯列三四灶于庭。老幼塞門。無不効者。君其布衣中之藥師乎。昔慶歷中。

范文正建言。自京師以逮四方學醫之人。皆聚而講習。以精其術。當時採其言。編輯名方。頒布郡國。爲天子好生之助。吾朝置惠民局。實倣周官遺意。而士大夫不鄙爲纖細。則笑爲迂闊。非特望文正難。卽薛公亦不易也。

書張賓樵

洞庭山有賓樵張翁者。老儒也。嘗遊華亭。而性嗜茶。每訪余。挈竹爐蒲扇。及松殼煤炭置筐中。少頃。更搖扇煮茶。飲坐客。丁酉。市藥嘉興東塔之寺門。門有梓樹多濃陰。丘伯畏元禮家寺旁。余嘗讀書包氏。去東塔僅里許。數就翁談。伯畏父子各雜坐梓下。間出酒餉進余。而翁以茶纒之。及冬。余病瘡。翁從洞庭來視余。跣足大雪中。留宿不肯去。一別二十年。癸丑歲。余遊西山。自林屋洞轉棹候包。有僧云。欲見張賓樵否。余驚曰。是吾老故人也。尙在乎。喜不自禁。因同秋潭師郁伯承入曲徑。得翁于荒場間。草居垂仆。葭牆無烟。翁冉冉七十外矣。場中六七株大杏樹。地可四五畝。僅一媪。躬耕給薪水。而媪更馴謹。有古風。翁指云。吾撰孝媪碑。可讀。余唯唯。已坐杏下相對如夢。秋潭師泫然涕淚者久之。余薄餉以酒錢。垂暮送余入舟。借村居共宿。明日。余欲遊石公山。翁贈以短笻曰。老不能從矣。翁山中終日諷法華經。在東塔。當生日。每登塔一層。誦法華經一卷。至頂而經畢。風貌古樸。意色蕭淡。此亦穎昌杜生之流也。

書周師

吾師周雲汀先生。吳閩人也。父爲明涯公。嘗客於文榮袁相公所。代撰書詞。性骯髒。不善事貴人。拂衣歸。寓居華亭。與中江莫公。南涓李公。南洲高公。爲詩友。公死。吾師教授里中兒。得糈供母。三十外始娶。四十外而

終。余少時負笈就句讀。輒於衆中奇余。時指以詔客。師善詩工書。傲居委巷中。窗前三弓地。結葦棚覆之。乘涼其下。足跛口欬。好歌詩。詩聲往往達籬落外。余童子時。即知有蘭亭禊帖古文。及七才子詩。師教之也。余戊寅補諸生。始得從家塾設席祭之。情師與明涯公遺稿。皆散逸不傳。至今以爲恨事。余嘗念葉夢得載其師達州人樂君。頗與吾師同。故拈記以示兒曹。使知我好古之所自也。

### 書遠僉人

語云。當官不接異色人。又曰。不應與小人作緣。真名言也。頃士大夫風俗一變。求田問舍。則牙儉滿堂。請托居間。則胥吏入幕。怙勢作威。壟斷財賄。則輿臺厮養。倡優下賤。皆儒裝士服。列爲上賓。爾汝酣歌。徹夜達旦。不復知有人間廉恥事矣。蔡興宗自荊州刺史被徵還都。時王道隆任參國政。權重一時。躡屣乃興宗前。不敢就席。良久方去。竟不呼坐。中書舍人弘興宗爲宋文帝所愛。謂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當判耳。若往詣球。可稱旨就席。及至。球舉扇曰。君不得邇。弘還。依事啓聞。帝曰。官人我所得命。士人故非我所得命。唐文皇讀春秋。至昆殺吳子餘祭。問昆何人耶。衆不敢對。李調曰。國君不邇恆人。以爲輕死之道。帝曰。朕邇恆人多矣。得不慮哉。今吾所見士大夫之門。非特無士人氣。且又出恆人下之下者。詎可令蔡興宗王球見也。

### 書山中二事

余好古。山中無法書名畫。每見之收藏家。反覆諦玩。手錄其題跋。以歸。歸則展轉思之。累日夕不得怡。至輟飲食。余方靡芥一切。而猶戀戀于古人之殘煤斷簡何也。然有遇焉。昔者華原人鄭元素。溫韜甥也。韜發唐

文皇昭陵從堦道下見宮室制度不異人間中爲正寢東西廂列石床床上石函中有鐵匣悉藏前世圖書。鍾王墨跡紙墨如新。韜悉取之。韜死。元素得之爲多。構椽剪茅。隱居廬山青牛谷。凡四十餘年。華國人鄧公之父。以提舉監修畫壁。見背工以舊絹山水揩拭几案。取觀。皆郭熙筆。中使云。此出內藏庫退材所也。神宗好熙筆。一殿專背熙作。卽位後。易以古圖。退入庫中。不止此耳。提舉云。幸奏知。得此退畫足矣。明日有旨。盡賜。命輿至第中。無非熙畫。二事皆千古非常奇遇。功名富貴可得。此不可以倖覲也。然郭河陽畫。終是北派。尙不敢與董巨卿作屏脚。何敢上擬鍾王。二者不得兼。嘗失鄧。寧使山榻上無一卷鍾王。不忍使昭陵中有掘墳賊。王元美先生戊寅歲夢至一友案頭。袖趙吳興數紙歸。醒而惡之。自此不復再購書畫。見與孫太常書中。史載鄧廉妻李氏。守節六七年。忽夢一美男子。求與李偶。李不許。自後夢數來。李以爲精魅。乞符咒禁。莫能絕。李氏歎曰。吾誓不違節。而爲此所撓。蓋容貌未衰故也。乃援刀截髮。麻衣不濯。蓬背不理。垢面灰身。鬼遂謝絕。嗚呼。豈書畫亦有精鬼耶。書之以志我戒。

書避暑

我有一草堂。南洞庭。月北峨眉雪。東太岱松。西瀟湘竹。中置晉高僧。支法存八尺沉香板床。浴罷硃砂溫。泉湯投床齣睡。以此避暑。樂不樂也。此方不敢獨享。奉獻雲棲老人共之。雲棲云。古宿傳下更有一方。我自向鑄湯裏去避。何者。衆熱所不到。



語云。武庫中不無利鈍。余謂有利鈍。乃見武庫耳。此惟杜少陵詩可以當之。夫賁若山川草木。利也。而大地是其鈍也。鼎彝之朱硃翡翠。花文款識。利也。而銅質是其鈍也。聖賢之光輝。利也。而篤實是其鈍也。高岑王孟之詩。無一字不贖人口。然皆能利而不能鈍。若少陵。利可及。鈍不可及也。昔有族人襁褓者。客笑之曰。我家無此乞相。主人答曰。君之族得無未大乎。客慚而退。余嘗題杜集後云。鬼脫如飛神鷲見。珠沉無底老龍知。少年莫謾輕吟咏。五十方能讀杜詩。

### 書示門生

吾輩能讀書而不能用書。正如劉越石之爲將。長於招徠。而短於撫御。能用秀句。而不能去累句。正如張魏公之爲相。長於知君子。而短於知小人。又有師心自用。護短不前。正如蠕蠕公主。一生不肯華言。又如胡沙門。願爲王珉兒。珉生阿練。便解外國語。此似有習氣。不可化也。

### 書朱竹有無攷

孫漢陽好寫朱竹。或云蘇長公在試院。旁有丹鉛。因拈筆戲掃之。其實天壤間無此竹也。睽車志云。紹興中。四明有商。泛海攀山頂。得梵宮焉。一僧獨坐禪榻。窗外竹數箇。幹葉如丹。商堅求得一二竿。還就舟中。截之爲杖。前至一國。有老叟以算珠易之。因語商曰。君親至普陀洛伽山。此觀音坐後栴檀林竹也。商驚悔。寶藏棄餘。藥病者輒愈。吾鄉去普陀千餘里。春月風駛。士女禮大士者。往返不五六日。有僧曰大成。曾往洛伽山。三月風雨。斷飲食。普陀海潮兩寺僧移舟餉之。已大成飯僧三塔。余問之。未嘗見有朱竹也。四明商所見。度是化成。

耳。又聞峽州宜都縣飛魚口產紅竹。大者不過寸許。鮮明可愛。則此竹似亦有之。余謂卽有之。總不及綠竹菁蔥媚人。正如竹以清涼瀟洒爲貴。而有云大竹長至三四十丈。圍至尺八九寸。一節相去六七尺。或丈許。葉如芭蕉大。可瓦可楣。可白可甌。可剝爲舟。此竹中大。曷專諸骨也。置之子猷窗几間。亦何味。

書田舍

余考室東余曰田舍。僅二三十笏許。所謂動以九州爲狹。靜以園堵爲大。又所謂居然一畝宮。寬於四天下也。但數月不入城。歸則如遠旅還家。生客抵舍。黃犬舐衣。似絕不相識者。徐勉爲侍中。經旬還府。羣犬驚吠。勉歎曰。吾憂國亡家。乃至於此。若吾亡後。亦是傳中一事。邢子才有齋不居。坐臥恆在一小屋。嘗畫入內閣。爲狗所吠。撫掌大笑而出。此事古人已有之。余何足異。但子才果餌之屬。懸於梁上。賓至下與共噉。余則不暇待客。客來隨噉盡。東坡買耜老用邢子才前法。日以畫叉。叉梁上錢用之。余年來不及斷錢爲三十塊。錢到手滑甚。愧兩公耳。

書北歸客語

有客自燕歸。每事必稱北勝。且云北方月大勝南方。余笑曰。南北豈有勝負哉。北馬南船。北塞南田。北酒南茶。北絲南肉。北皮南縞。北菓南花。北寒南熱。北塵南濕。豈容置勝負于其間哉。褚裒嘗論南北人學問。支道林折之曰。北人看書。如顯處視月。南人學文。如牖中窺日。此語似先有南北月于胸中。非通論也。客曰。然則子何如議論。余笑曰。月一而已。南北無黨。

書避客

余畏客舍城而山。客跡之山。舍山而舟。客跡之舟。嘗戲謂蓮公曰。能爲我出奇策。有避客處乎。是安身立命處。蓮公笑曰。有二策在。橋梵鉢提比丘。脚似牛甲。食飽則呵。以是二事。嘗護譏嫌。藏身天上。此避客一策也。迦旃延將欲撰集法藏。爲人間憤悶。精思不專。遂隱地中七日。結集大法。此避客一策也。大目犍連稱神足第一。周行四天下。如屈伸臂頃。卽時得至。使目犍連負君而趨。此避客一策也。余笑曰。僕是人頭蟲。安敢望此。蓮公曰。近聞江陰有玉川子。一日夜能走六百里。請以此法授君。此亦避客一策也。余笑曰。我嘗笑出岫雲多事。卽六百里。余將安之。無已。玉川子爲我授神行法。兩家僮。昇眉公坐籃輿內。往來天下名山大川。客何從跡我乎。是夜乙卯六月十二日。梧桐月甚涼。與蓮公大笑而寢。

書雲間詩傳

雲間詩。俱散佚不傳。間有刻者。佑君張啓。少負風流。老耽吟咏。借栖疊宮。老於青衫。有孫得雋。先公而卒。君瑕璵之璞。工山水篆隸。刻蘇長公外紀。強項不少下。詩骨亦如之。希周孟養夫。傲骨骯髒。野逸自適。嘗從袁峻陽章鹿苑西游秦晉。詩與書皆矯健。賓之宋懋觀。久客燕邸。其詩雋朗。文度趙左。詩畫雅淡。明之宋懋晉。畫膽子詩。幼君蔡懋孝。美髯多酒態。季常葉之經歲荐。愚公許身孝廉。並終博士師。好稱詩。瞿彌陸釋麟。聖清張積源。子野施紹莘。皆韻士。詩詞秀麗異常。翩翩無豪貴習氣。享年不若季常希周。而俱傷伯道。人甚念之。

書服氣

有道人獨棲太清庵。夜坐橋上。尾而聽之。但云先天如何得死。未幾向北立化。不知何氏也。彭幼朔近寄服氣之法。可以還童。家語云。服氣則神明而壽。無水爲氣。先天也。有米後炁。後天也。以先天換後天。則長生矣。

書參睡

余嘗謂棋能避世。睡能忘世。然棋類耦耕之沮溺。缺一不可。睡同御風之列子。獨往獨來。善哉希夷。深得其解矣。余又嘗參見在心不可得。過去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試勘將睡未睡時。三者心却在何處。若云在醒。不應合眼。若云在夢。不應閉眼。若云非夢非醒。不應一心半分爲醒。半分爲夢。吾家希夷嘗自稱真睡先生。恨不以此問之。

書種竹

子猷稅地種竹。笑謂人曰。何可一日無此君。竹以虛中通外。歲寒彌堅。故昔人往往喜與把臂入林。余之愛竹。獨愛其子孫玉立。參差捧笏而拱青雲。龍翔鳳舞。直有干霄之氣。回視一切草叢花色。僅僅脂粉媚人。一遇風雨。闌珊狼藉。不復有特出草莽之志。今里中朱門弟子。皆此類也。吾願以竹望之。庶有長進。蓋花歲滅。竹歲增。竹於世有實用。而花以容事人故耳。

書掃地

宋萊子匡俗洒掃一市。第五倫夜宿。必掃淨而去。明日有過者見之。曰。此必第五倫夜宿處也。郭有道亦然。古人且爾。况吾輩乎。端居一室。先掃地上塵。次掃口上塵。筆上塵。最上乃掃心上塵耳。余七八歲時。嘗見先

祖怡松公年已踰耄。酒掃門外小弄中。一日嘗數巡。鄰有負薪遺寸芥於地上。輒動色詈呵。其後負薪者往往避地徑以去。識者指先祖曰。此翁後必昌。予雖老而無聞。然所至必焚香掃地而坐。怡松公之家風。猶未敢泯也。

### 書茗幕菴

乙丑冬。余結一草堂。余山在戶。流水遶溪。東坡所謂歲云暮矣。風雨凄然。紙窗竹屋。燈火青熒。時於此中。得少佳趣。似我茗帚菴畫圖也。昔有佛弟子誦茗帚二字。念茗則遺帚。念帚則遺茗。如是三年。忽然連續。遂爾頓悟。余之名菴者以此。嘗讀堯夫擊壤語云。布被暖衣。藜藿飽後。氣吐胸中。充塞宇宙。陸放翁作布被銘云。公孫弘布被。司馬相如亦布被。布被可能也。使人不以爲詐。而以爲誠。不可能也。此皆與茗帚菴主人相宜。并拈此。

### 書蘇子由語

蘇子由言一人死而復生。問冥官如何修身可以免罪。曰。子宜置一曆。晝日之所爲。夜必記之。但不記者。是不可言不可作也。司馬溫公亦曰。吾無過人處。但平生所爲。未嘗不可對人言者耳。

### 書酒上戶

新安有販木大賈。善飲酒。自詡天下無二。插標木筏上云。飲者能勝我。取一筏去。有京僧某聞而赴之。裹一物負項背間。曰。僧。酒徒也。願就飲。買出銀椀。約容三五升許。僧一吸而盡。旣而笑曰。此物瑣碎。僕有酒瓢在。

解裹乃大銅磬也。連飲三磬而別。賈如數許之。

書山居

余山居有頽仙廬。有含譽堂。有蘊菴。此在南山之麓者也。有高齋。有清微亭。此在山之中央者也。有點易亭。有水邊林下。有磊砢軒。此在山之西隅者也。有喜菴。道經山之上下。必取道焉。此依山近岸者也。山有松有杉。有梧有柏。有樟有梓。有椿有柳。有桃有李。有石楠。有修竹。其下有梅有杏。有紫薇。有叢桂。有楓葉。大率皆有之。更多西府玉蘭石榴大柿。異種芙蓉。高柄大紅藕花。石刻有東坡風雨竹碑。米元章甘露一品石碑。黃山谷此君軒碑。朱晦翁耕雲釣月碑。墨跡有顏魯公巨川誥。倪雲林鴻雁柏舟圖。又良常草堂圖。黃鶴山樵阜齋圖。錢舜舉茄菜圖。梁風子陳希夷圖。梅道人竹籬圖。趙松雪高逸圖。吾明文沈以及玄宰。不暇記。山裝有漢鈞金鳩首。柳葉笠。箬笠。楊鐵崖冠。木上座。松化石。陸放翁松皮研。米虎兒研山書。山友有田父。漢丈人。且且先生。阿誰公。方外有達老漢。雲栖老人。秋潭和尚。麻衣僧。蓮儒。慧解。微道人。時來作伴。荒山向無兔。今有兔矣。向無畫眉。今有畫眉矣。向無客。今有客矣。遠漸桃源。近漸子真谷口。東坡云。行年六十。世間滋味。已略見矣。此外除見道人皆無益也。然哉。

白石樵真稿 卷之二十二

偶然雜書

書武林徐無夢琴

徐無夢有琴曰無塵。每入林澗。輒一弄而去。所謂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者也。眉道人銘之曰。有奇男子。非樵非釣。樂道鼓琴。以代長嘯。祝而泛之。猿啼鶴叫。暢而釋之。魚淫馬笑。跨詔度霄。超越邁錄。藻練神明。翕集衆妙。非時召者。不敢奉詔。

書廣琳疏

高郵乾明寺。舊有毘盧閣齋堂。宋昭慶禪師所建。南渡時。宿重兵。此中業已散爲劫灰冷風矣。今可考者。僅見秦少游二疏耳。寺僧懸文。欲重興寶閣。臨歿囑付廣琳。使成厥志。廣琳者。能詩又能書。昔秦少游絕愛政。黃牛書。問其筆法。政曰。書。心書也。作意則不佳。故喜求兒童字。以觀其純氣。惜少游未見琳公書。若見之。不知其點頭當何如也。經云。造書有三人。長名曰梵。其書右行。次曰佶盧。其書左行。少者蒼頡。其書下行。蓋書法初派。原出於沙門氏。故唐有永有素有高閑。皆好翰墨。作佛事。或種紙。至萬本蕉。瘞筆至數石。冢。甚則字直五萬。

錢琳若此。何難一闕乎。琳公曰。某不能。但乞眉道人爲我題疏。昔有出木于神僧井中者。今且出眉公研池中。幸不惜片時風雷假我。眉道人笑題數語以歸之。

書西蜀鐵菴道人卷

萬歷時有二庵。曰歇菴。曰鐵菴。其言語妙天下。而灰形土智。似絕不識字人。歇菴爲會稽陶望齡。鐵菴爲南充黃暉。同己丑進士。官翰林院編修。斷酒肉。精禪理。其人金馬。其心木雞。吁。皆亡矣。六月峨嵋僧以鐵菴求題。余題一偈云。四周天下暖如春。六月峨嵋雪尙屯。若箇撥爐聲一爆。老冰堆裏鐵菴人。乙卯夏日書於頽仙廬。

書東嶽行宮疏

松郡郭門西有東嶽行宮。前誌無考。自宋元祐至正創修。以及弘治。郡侯劉公捐俸莊嚴之。倭燬於嘉靖癸丑。重建於隆慶丁卯。正殿以主泰山尊神。兩廡以主閻羅天子。垂幾十年。鮮有掃除而丹雘之者。及今不修。後且傾圮。於是黃冠某某入山中。請疏於陳子。陳子曰。泰山封禪者七十有二家。卽以秦皇漢武之威。率千官萬騎。柴祭告天。或裂幕折柱。或傷左右趾。成橫遭暴風怒雨不得上。而况白骨之子孫。赤縣之肉人乎。雖然。泰山之靈異。載在圖牒。可得而考也。山名岱。神姓圓。名常龍。又姓玄。名目陸。泰山將軍名唐臣。纒括東嶽。宰上卿。名茅盈。泰山君領郡神五千九百人。治死生。爲百鬼之帥。世俗所奉。鬼祠邪精之神而死者。歸泰山受拷焉。其山參雲霄百里。三宮蓬立空洞之天。周三千里。山高則神必靈。神靈則攝必遠。故岱有三觀。周觀者望見齊。秦



觀者望見長安吳觀者望見會稽吾松者會稽之所屬也。松之人不能逃生死，則不能逃泰山君明矣。經云東嶽之所以爲嶽者，代謝之義。陽春用事，除故生新，萬物更生，相代之道。故岱爲名，蓋於象爲名。婁玄樛於時爲青帝，爲歲星之精。歲星所在，福德隨之。此東嶽行宮之不可不修也。

### 書游黃山卷

天都峯真在雲氣中，其雲五彩異狀。今人見空山白雲，便足怡悅。此下方浮氣，僅賢于敗絮耳。自普門開徑後，賈勇而登者，獨武林玄津師。忽值雲霧，領略數日夜，振策而還。山之奇在詩中，詩之奇又在山中。玄津卽時呈似人，人亦不易解。非浴過快雪時，朱砂湯泉，坐破天都峯數尺厚莓苔者，未易讀此詩也。韓子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免華山之哭。要之此際，非大笑則大哭，不然寸雲起七聖皆迷。卽華山腰半，尙未夢見，何從得絕頂痛哭處來。知此可以讀玄津黃山詩矣。

### 書米仲照小卷

米元章相石法，曰秀，曰縷，曰瘦，曰透。今米仲照所藏靈壁，更有出四法外者。雖百方窮態，十面取姿，圖與記，懂得彷彿耳。仲照得此石，終日摩挲相對，體疲爲之起，意惡爲之快，度其有情之癡，行且化爲石矣。仲照聞而笑曰：昔吾家元章袖中拳石，恨太小。寶晉齋百夫輦至一品石，恨太大。惟此石可几可案，可置咫尺，可隨千里。光如鑑，鏗如玉，黝如石，墨潤如山川，出雲其羣峯如漏月，割天其積霽如漬冰，襲雪其洞壑岩竇，如有毒蛟怒，兇鬼怪出沒其中。不省何緣落吾手。昔者牛奇章李贄皇相業如水火，而獨好石無異同。蓋石公之羣而不

黨如此。吾居輦轂下。非獨友石。友其德也。陳子曰善。遂題數語歸之。

書一帛

帛道猷。本姓馮。山陰人。居若耶山。少以篇牘著稱。性率素。好丘壑。一吟一味。有濠上之風。陵峯採藥。觸興爲詩云。連峯數千里。修林帶平津。雲過遠山翳。風至梗荒榛。茅茨隱不見。雞鳴知有人。閑步踐其徑。處處見遺薪。始知百代下。故有上皇民。按晉又有帛法橋。是中山人。少樂轉讀。而稍乏聲。每以不暢爲慨。於是絕粒懺悔。七日夜。稽首觀音。以祈現報。同學苦諫。誓而不改。至第七日。覺喉內豁然。卽索水洗漱。云吾有應矣。于是作三契經。聲徹三里許。遠近驚嗟。人畜悉來觀聽。爾後誦經五十萬言。晝夜諷咏。哀婉通神。至年九十。聲猶不變。以晉穆帝永和中。卒于河北。卽石虎末世也。道猷徧體皆綠。有肉環往來臂上。號肉釧菩薩。二帛僧奇怪如此。

書王季重游喚

名山大川。特地水二大中之一隅耳。其旋轉生滅。多賴風輪。風輪何在。則文人才子之筆是也。王季重筆。悍而神清。膽怒而眼俊。其遊天台。雁宕。諸山。時懦時壯。時嘖時喜。時笑時啼。時驚時怖。時呵時罵。時挺險而鬼。時虛蹈而仙。其經游處。非特樵人不經。古人不歷。卽混沌以來。山靈數千年。未嘗遇此品題。知已。大抵山川有眉目。借人而發。又無口。借人而言。若游者非文人才子。正如醉夢人。夢骨以爲丘陵。夢髮以爲草木。夢耳鼻以爲洞門。夢口以爲河。夢舌以爲沙。夢眼以爲日月。夢氣以爲雲霧。困極迷離。遊而不得出。囁語沸發。輒以一喚爲幸。聞其夢何狀。則欠呻呿張。莫能名其所以。俗兒見山迫欲歸。歸則臆贖如故者。何以異此。更有強作解人。

漫無可否。每輒言佳。此山水中鄉愿。王季重個強猶昔。不屑也。季重此記。原以喚舊游王謝諸人。豈喚此等輩哉。

### 書渡海羅漢卷

昔山谷題渡海羅漢。謂此曹皆具神通。何至拖泥帶水如此。余謂龍眠筆端三昧火。方欲煮乾四大海水。駢電鞭霆。移山排岳。何論風波。要是未攝入智者大師鉢中。故詭怪百出身。此卷所在。如建塔廟。若設茶作供。或化爲白乳。或凝爲雪花。桃李芍藥。皆未可知。如不信者。眉山蘇氏有故事在。

### 書楊侍御刻蘇黃題跋

題跋文章家之短兵也。鉢底有獐龍鞞鞋。脚下有劣虎。非筆具神通者。未易辨此。董適黃長睿以辨博勝。陸放翁洪覺範以韻致勝。皆不解書畫。雖批駁萬狀。而痛癢尙隔一層。惟蘇黃乃具天眼耳。余嘗見廬山寶卷書。後有李龍眠所畫山谷及蘇氏兄弟像。山谷骨面逾立。故蟠言微動。皆有規檢。類其爲人。東坡故髯而喜氣。搏掬。使智愚賢不肖皆可近。黃如秀鐵面。非法不言。蘇如灰袋道士。張口如箕。而五臟悉露。此神仙中之文人。非文人中之神仙也。蘇黃之妙。最妙于題跋。其次尺牘。其次詞。題跋鮮有合刻者。合之自侍御修齡楊公始。若更取蘇黃之詞而合行之。或焚小宗香。手書數行。或拊取雲操兩侍兒。于紗籠間緩十闕。使後世知元祐碑中。有此風流黨人。亦足爲童蔡輩一洗眼也。故并識題跋之後而請之。

### 書界茶別論

白石樵真稿

昔人咏梅花云。香中別有韻。清極不知寒。此惟芥茶足當之。若閩中之清源武夷。吳之天池虎丘。武林之龍井。新安之松蘿。匡廬之雲霧。其名雖大噪。不能與芥梅抗也。自古名山。留以待羈人遷客。而茶以資高士。蓋造物有深意。而周慶叔著爲別論。以行之天下。度銅山金穴中無此福。又恐仰屠門而大嚼者。未必領此味。則慶叔將無孤行乎哉。皇帝題吳興山。烏啼紅樹裏。人在翠微中。又勅顧渚。每歲貢茶三十二觔。則芥于國初已受知遇。施于今而漸遠。漸傳。漸覺聲價轉重。既得聖人之清。又得聖人之時。第蒸探烹洗。悉與古法不同。而喃喃者猶持陸鴻漸之經。蔡君謨之錄而祖之。以爲茶道在是。當不令慶叔失笑。慶叔隱居長興。所至載茶具。邀余于素鷗黃葉間。共相欣賞。而尤推茶勳于婦翁徐子輿先生。不恨子輿不見此論。恨鴻漸君謨不見慶叔耳。爲之覆茶三嘆。

書慧慶寺緣疏

吳門慧慶寺。創于延祐時。無瑕祖師。重興于正德時。琢雲長老。屈指四百載餘矣。澄公乞王百谷疏。逡巡一甲。未嘗向人募一椽一瓦。每云老僧高枕青山中。覺易。撤裾朱門中。覺難。其孫朗如云。若是佛弟子將坐而視其敝可乎。先是兩殿相銜。建瓴雨下。沮洳蒸濕。白蟻橫生。既餐經文。復蝕楣柱。勢不得撤蠹而更新之。于是走雲間。乞言陳子。陳子笑謂之曰。域中有素王。爲仲尼氏。其經世之書。多見嚙于碩鼠。此秦始皇焚書之餘毒。化而爲鼠也。有法王。爲釋迦氏。其出世之書。又見嚙于白蟻。以及其隨身宮殿。此三武滅佛之遺毒。化而爲白蟻也。掃蟻者其在施捨檀那乎。不然。數百年慧慶。且將轉眼而折入于大槐之宮。忍乎哉。諸長者不得作夢中。

故過。

書夢

東坡云。桃源未必仙人所居。天壤間如此洞者甚衆。夏日偶抵佛藏。正與桃源相似。北魏有僧照。以普泰年行至榮山。見飛流下有穴孔。入五六里。出穴外。有微徑。東北上數里。得石渠。闊三步。水西流。清澈上下。藥草蔓延。委地青翠。渠北有瓦舍三口。形甚古陋。庭前穀穗縱橫。鳥雀殘食甚衆。東頭屋內有數架黃表。中間有鐵臼兩具。亦有釜器。竝附遊塵。都無炊爨之迹。西頭室裏有一沙門。端坐儼然。飛塵沒膝。茂林懸澗。非有人居。須臾逢一僧。眉長丈餘。盤掛耳上。相見欣然。傾慰若舊。問今日何姓爲主。答曰。是魏家僧曰。我不知之。取穀穗搗作粥。又往林中葉下。取梨棗噉。又問誦何經。照云誦法華。僧叩頭曰。大好精進。今東屋架上如許經。吾並自誦之。照合掌曰。唯敢聞命。誦之。聲氣朗徹。乃至通夜。照疲苦睡。僧曰。但睡。我自恆業耳。達旦。照尋路得還。結侶重來。莫測其處。高齊初。有僧投鄴下寺中。夏坐與同房僧亡名。款曲意得。辭還曰。頗聞鼓山竹林寺乎。名曰。聞之。古來虛傳。竟無至者。客曰。可從鼓山東西面而上。至期。與好事者五六人。依言東上。度谷尋嶺。忽見一翁把鑿斷地。又見一僧舉盤逐僧。並皆返歸。唯名一人東北獨上。翁曰。放你上山。乞蟲吃。林木深茂。聞南嶺上有吟咏聲。名曰。非住者客耶。曰。是也。排榛而出。執手造寺。忽見崇峯。簾日。修竹干雲。重門洞開。複殿基列。門外東西槽。飾以金鋪。似有馬蹤。而無繫者。行至門首。曰。且住此。通和尚去。須臾便出。引入至殿前禮拜。至廊外。和尚可年九十。眉長鼻高。狀如西僧。傍有官吏三十人。執文簿判斷。舉手告曰。行來疲頓。可將至房去。歡笑通宵。屢

求住彼。曰待明爲諮。報曰和尙不許。乃辭出。悽然行。一里間數數反顧。林竹依然。頃則一無所見。蓋幻化也。唐貞觀中。採蜜人行太秦嶺。聞有鐘聲。尋至寺舍二間。大竹林可有二頃。其人斷節以盛蜜。可得五升許。復往覓。過小竹達崖下。有鐵鎖長三丈許。防人曳鎖。擊之大牢。將上。有二大虎據崖頭。向下大呼。其人怖。急返走。則竹林似非幻化者。余嘗夢入深山。一老僧椎門出。面目瘳怪。如老樹根。又似貫休所畫羅漢。謂余曰。此是竹林寺。竹林恰可對桃源。桃源仙所居。竹林佛所居也。予不知何緣。却夢到此。

書解索草

余所遇畸人二。曰吳孺子。曰郭聖僕。二君皆好奇癖山水。孺子所攜多木櫻鳩杖。聖僕長齋二十餘年。以舊玉古研。秦漢篆隸碑。及葛震父詩自隨。震父家洞庭。孤吟獨賞。影不出山。聖僕乘小舸。犯風濤求之。留輒累月。靜嘿叫嘯。樵牧吁駭。不識爲何如人。聖僕曰。吾每笑彌生懷刺。不若井大眷未嘗修刺候客。震父曰。然則汝何以過我。聖僕曰。吾甚憐汝詩耳。震父詩以陶韋王孟爲宗。如空中青。谷中響。無可擬議。惟孫真人之嘯。倪處士之畫。庶足以當之。負時調者。非惟不能作。亦不能解也。卽更有解者。震父亦不復索。索一聖僕足矣。震父曰。吾詩爲聖僕初刻之。蒼上。再刻之。吳閩。正如避秦人。爲漁郎徧傳人間。不無小恨。陳子曰。君當怨桃花流出。不當怨漁郎餽舌也。聖僕曰善。子爲題數語以謝震父。

書改三字偈

林洪清淨齋銘。其言不雅馴。余爲刪定。作三字偈。榜之山房。亦有真率道人風味。老瓦盆間。呼田儻唱之。

儘可供老夫一餉薄醉也。一間屋六尺地。薄作團布作被。日可坐。夜可睡。燈一盞。香一炷。好人來。惡人避。髮不除。葷不忌。不談禪。不說偈。不貪名。不圖利。清淨緣。解脫計。閑便入。忙便去。卽上乘。卽三昧。日復日。歲復歲。畢這生。任後裔。

### 書習氣

弇州公有文章九命。其夭折中。南北朝強半居多。不勝蘭摧玉折之痛。然余讀梁書。始興王暎爲吳興太守。常載粟帛游于境內。遇貧者卽以賑焉。及徵將還。有鍾離人顧思遠。挺身行部伍中。暎見甚老。問之。對曰。年一百一十三歲。凡七娶。有子十二。死亡略盡。今惟小者年已六十。又無孫息。家闕養乏。是以行役。暎召賜之養。食兼于人。檢其頭有肉角長寸。遂命後舟載還都。謁見天子。與之言往事。多異所傳。擢爲散騎侍郎。年百二十卒。又普通中。北侵攻穰城。城內有人。年二百四十。不復能食穀。唯飲曾孫婦乳。簡文帝賜以束帛。荊州上鄉人有張元始。年一百十六歲。膂力過人。進食不異。至年九十七方生兒。兒遂無影。將亡。人人告別。乃止山林樹木。處處履行。少日而終。又讀魏書。魏人有羅結。年一百七歲。精爽不衰。太武以其忠懇。詔聽歸老。朝廷每有大事。驛馬詢問。年一百二十卒。高允歷魏三帝。出入三省。年九十八卒。比時南北朝。未嘗無篤老人。其半塗夭折。大要少年能文章者。居半耳。文人好勝。好勝則難下。又好奇。好奇則難夷。又好名。好名則難淡。又好豪。好豪則難約。又好客。好客則難靜。又好酒色。好臧否。則難忍。難默。難入道。又難老。此皆文人習氣。爲之祟也。悠悠文冢。半是禮殤。落落頑仙。定優才鬼。予何言哉。但爲不識字無名田父足矣。

書酒顛

夏茂卿撰酒顛。修引東方朔生畢卓劉伶諸人。以策酒勳。辨哉無以應矣。余不食酒。即飲未能勝一蕉葉。然頗諳酒中風味。大約太醉近昏。太醒近散。非醉非醒。如憨嬰兒。胸中浩浩。如太空無纖雲。萬里無寸草。華胥無國。混沌無譜。夢覺半顛。不顛亦半。此真酒徒也。畢忘盜。未忘喪。劉忘埋。未忘鋪。俗人治生。道人學死。聖賢之教。生榮而死哀。是皆猶有生死在耳。然則將何樂天不云乎。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且飲。

書畫金湯

善趣

賞鑒家 精舍 淨几 名僧 風日晴美 山水間 名香 考證 天下無事

主人不矜莊 與奇石鼎彝相傍 睡起 病餘 茶笋橙橘時 瓶花 漫展綏收 拂

晒 女校書收貯

惡魔

黃梅天 指甲痕 胡亂題 屋漏水 收藏印多 油污手 惡裝繕 裁剪摺疊晒穢

地 燈下 酒後 鼠嚙 臨摹污損 噴嚏 輕借 奪視 傍客催逼 蠹魚

硬索 巧賺 童僕林立 代枕 問價 無揀料銓次

莊嚴



帝皇璽 五色玉牌記 奇彩妝裹 內庫祕藏 玳瑁琉璃紫金白玉文犀舊別官窰軸

織成標題 古錦面 名賢題跋 金縷珠母石青梅檀匣 繡帶寶籤 奇錦裏鏡

落規

入村漢手 水火厄 質錢 盜 剪作練裙襪材 獻豪門 不肖子 殉葬 強作

解

書修梅道人墓

梅花道人即吳仲圭先生也。名鎮。其墓在嘉善城中巽隅。直一掬土耳。墓前有斷碑。鐫梅花和尚之塔。勝國末兵起。所至椎冢燔櫛。獨先生之墓。疑其為僧塔。捨去。先生嘗與兄元璋。師事毘陵柳天驥。得其性命之學。尤達于易。故言禳祥皆中。其死而獲脫于兵燹者以此。先生節俠。交游氣誼。豪天下。一時吳越之雋。楊廉夫。顧阿英。黃子久。倪雲林。張句曲。皆以翰墨抗衡。殘楮一出。人挾為寶。今戕身撮土。市腥相匝。僅以一二長髮僧。雜栖其墓傍。水嚙草枯。即狐兔且無所置窟宅。先生剝膚可知矣。昔符戴嘗以牋叩襄陽樊澤曰。故處士孟浩。然丘壘頽沒。公欲更築大墓。久之未遑。誠令好事者乘而有人。負公夙志矣。澤乃更為刻碑鳳林山南村。寵其墓。至今襄人以為美談。今欲封梅道人馬鬣。敢援此例。告之邦大夫。工竣之後。酌幽澗泉以酌公。并種梅花一枝於墓上。招其魂而歸之。

書坐化菴十方禪院疏

白石樵真稿

生不知來。死不知去。堂堂丈夫。爲生死所轉。可憐哉。幸爲男子。復產中國。不度此生。何生可度。萬一眼光落地。四大分張。前路茫茫。仗誰依據。何者。自無始以來。此心與境。會不相離。如揉緣林。如魚緣水。試觀生時有夢。定知死後輪回。此理無疑。全憑心造。一切法師講經說法。但拈枝葉。未拔根株。惟有達摩初祖。直提心地法門。暗擊旁敲。痛棒熱喝。絕見解。斷聖凡。如燎毛火燄。如嬰命刀鋒。但立峻立門庭。並無纖毫情見。如此人天眼目。往往拖走他方。或尋訪知音。或埋藏蹤跡。非有十方禪院。供養行脚。彼既不來。此復不遇。悠悠醉夢。喚醒何人。直至臘月三十日。宛轉几榻之間。頓足掉頭。求出生死大路。已無及矣。

書一劉

劉無競無似兄弟。丙丁程墨成。走銀鹿渡江。乞序陳子。余惟士居恆咕嗶。揣摩百變。期以當主司而已。然才太高。膽太大。望太奢。則時跳而引於矩矱之外。稍見擯罷。如渴龍無泉。怒虎飲鐵。跳擲震悼。鬱咽而無所洩。往往舞筆破觚而出之。悉浮氣所憑耳。文至程墨。如謁帝庭。左監右吏。如從法駕。前驚後衛。此豈可以一毫草莽與之哉。蓋眞精神寓焉。昔魏武徵劉曄。蔣濟。胡質等五人。濟質等每舍亭傳。未嘗不講禦賊料敵行軍進退。彼我虛實之數。劉曄獨臥而不言。濟問之。曄曰。對明主。非精神不接。精神可學而得乎。知此而程墨之奇立見矣。劉無競苦心此道。每奏一篇。與弟衡量而讀之。謂爲品隲。自丙丁以來。諸作者之精神。無一足以遁君者。舍程墨而別求草莽之語。此蔣濟胡質亭傳中揣摩語。無競兄弟臥而不聽可也。

書虎丘詩引

癸丑春王十月看梅玄墓。回機虎丘。讀諸君聯舟汎月之咏。使人眉舞肉飛。聲嘶氣奪。雋矣快矣。險矣奇矣。當其靜也。閉門古寺。甘冷澹于折脚鑪中。及其動也。豔舞清歌。逞豪華于點頭石下。天涯兄弟。偶墮有情之癡。藝苑風流。不讓無遮之會。昔人云。名士堵立。紅粧成輪。置筆投盃。殆欲仙去。其諸君子之謂乎。眉道人豔而傳之。載詩如左。

### 書天馬山修塔疏

天馬山塔現。一現于辛亥之四月。一現于九月。一現于乙卯之六月九日。一現于丙子之七月望日。或現三四塔。或現兩塔。或傍翼小塔。櫺斗欄楣。光明色相。種種映發于烟霄中。遠近道俗見者。幾千萬指。闐咽吁駭。以爲奇瑞。父老曰。此將來古塔重修之兆也。由天馬至張黃門墓。不二里。閣中有金山師。六時諷誦法華經不輟。余指曰。塔之現。得無爲是乎。多寶佛誓願。十方國土有說法華經者。我之塔廟。爲聽是經。故現其前。今天馬塔已作證明矣。師云。老僧不敢當。但願端坐塔下。專諷法華。衆檀施捨。一切不問。塔成。乃下山耳。圓智寺有僧踴躍請曰。若是。某甲請助之。因乞疏。眉公居士問曰。塔有功德乎。居士曰。阿育王造塔八萬四千。今有十九塔在震旦國中。明州其一也。治故塔者。生白身天。其身鮮白。入珊瑚林。埽塔者。生意燥天。其身淨潔。猶如明鏡。去塔中草木者。生光晋天。衆寶宮殿。光明晃煜。不可計量。以香花供塔者。生兜率天。諸毛孔有梅檀香。具三明六通。及八解脫。道莊嚴。供養塔廟。壽一百五歲。道卓建塔。三龍護之。拾得龍毛。長二尺許。修空慧寺塔。有金甕相對。修檀臺山古塔。有古密熟。輒三十餘所。臨黃塔。有水底蓮花。彌滿三日。長于塔。有石匣中。八髮。髮引旋卷。如

螺雍州塔有夜雨寶屑天花。芭蕉櫻欄皆滿。魏州塔有降金銀花。小君如火精。大者如榆莢。靈鷲寺塔有羣燕共啣繡像。智門寺塔有神龜黑蜂。木連理。甘露降。閉居寺塔有白雲如大蝶。色似青琉璃。翱翔而下。鳳泉寺塔有基石漸變。盡成水晶。其他病者能起。癩者能行。瘖者能言。瞽者能視。鼻不聞香者得聞香氣。諸凡功德。載在佛藏中。具難爲諸君悉之。特以衆生心量狹。聞見窄。未能透入不可思議中。故疑信各半。施與慳亦各半耳。若不信者。請展法華多寶塔品一熟讀之。更不信者。請更問天馬山前後老稚。曾見辛亥乙卯丙丁虛空塔現否。

書種竹

真誥載王觀香。字衆愛。周靈王第三女。與子喬兄妹同入陸渾山得道。受署爲紫清內傳妃。領東宮中候。眞夫人顯於晉世。簡文以無子祈禱。夫人與簡文書云。案九合內志文曰。竹者爲北機上精。受氣玄軒之宿。圓虛內解。重陰含素。植根敷實。蔓延衆多。公試種竹內齋北宇外。使美人游其下。當天感機神。大致繼嗣。孕旣保全。君亦壽考。簡文如其言。果生二子。卽孝武帝。會稽王道子也。自後人家無不種竹。故曰。庭有美竹。主利似續。又種植書云。人家庭內有樹。爲泄氣。惟竹苞茂聯絡。獨爲聚氣。故能使人壽。

書邵康節詩

前有一萬古。後有一萬世。中間一百年。作得幾多事。而况人之生。幾人能百歲。如何不喜歡。將身自憔悴。此邵堯夫詩也。其詩自寒山變而爲香山。香山變而爲康節。康節變而爲宋之理學。與吾朝之唐伯虎。而幾無詩矣。魏詩云。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魏武云。來日苦短。去日苦多。對酒當歌。人生幾何。古詩

云。人生不滿百。長懷百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此意古人已有之。但此是詩派。寒山邵康節是偈派。香山老子出入詩偈間。故作狡獪耳。

### 書吳興太守吳白雪玉筍帖

玉筍伏吳興郡齋後。自元豐宣和到今。堅捍草莽中。凡五百餘年。遇白雪守君。石始能言耳。昔虞愿爲晉平太守。海邊有越王石。常隱雲霧中。清廉守乃得見。惟虞愿見之。今玉筍亦具具眼者耶。守君清虛無事。退食日朝石曰。我恨牛奇章聚石爲族。以甲乙品第君。南宮老子以袍笏辱君。吾則否否。請獨以貧太守對石曰可。

### 書桃源圖

靖節桃源記。或云寓言。然漁人姓黃名道真。似確有公據。東坡云。桃花源乃避秦人子孫。非秦人不死者也。葉石林問湖湘間人。又云。自晉宋來。繇此上昇者六人。三十里無雜禽。惟二鳥往來。桃花觀中。每有貴客至。輒先號鳴。人率以爲占。余笑曰。當黃漁父入山。此鳥可曾報否。若止爲貴人先鳴。桃源混沌鑿矣。請以一丸泥封洞口。不得通客。一丸泥彈二鳥。不得爲貴人作典客。

### 書三開士

孔和尚無名。亮州人也。系出夫子後。庵居無門。農具縱橫。人來持去者不責歸。亦不問姓字。人與之粟。令自投盎中。聞數升斗聲。則曰既捨。又何數爲。乞食者至。命取盎中作炊。盎盡則同坐而臥。庵傍有餘地。編樹桃李。棗瓜晝夜鋤灌。次成熟。以筐雜置道傍。施行人食之。樹數千頭。不市一錢。歲以爲例。人有問道者。答曰。汝不

能道。何道之問乎。有善知識聞之。來與酬難。卽舉典證義。如河決下流。罔不爲之摧鋒焉。年七十爲石幢而自銘之。工訖。卽涅槃于北圻之後。

懶雲。名照。山西安樂人也。祝髮于安樂之新寺。已而謁伏牛山。臨火厰練魔。居數歲。凡禮誦之暇。樵汲春灌。罔不操作。又能補衲綴履。同堂人不論多寡。皆給之。入山採薪。取直木爲匾拐。或爲拄杖。僧之往來者。不論多寡。亦皆給之。手足胼胝。日作日新。忽告歸。復居安樂之新寺。坐一蒲團上。或數日不起。或數日不飯。人飯之。則食。不飯之。則不食。如是者數年。告于衆曰。吾以某月某日逝。及期。咸馳往視之。端坐而瞑。

千江。名圓。山東人也。依其師。擇蒙山之椒。結茨以居。三十年不卽城市。魯人有病母者。夢神女曰。得蒙山和尚誦楞嚴咒。病當愈。魯人造以請。圓不禮。魯人懇之曰。且日當罄其裝以修齋供。其師允之。圓意忤。因入廚下作炊。遂入定于突前。師因亦定于室中。已而突火延出。焚廬。二人皆不知也。及暮。師不能堅定。訪圓于廚下。圓蓋在煨燼中矣。拂拭之。衲履皆灰。頂火微燄。而圓端坐如鐵石。候七日。師以木魚擊其耳。徐徐覺曰。吾御清涼世界。受無量福。師蓋爲魯孝子染矣。因他出。不知所終。右三開士者。往聞之。洞庭山陸伯相。其生也無所戀。則其死也自然無所縛。吾曹愛其身。又愛身外物。日積月累。投入蠶繭蝸殼中。四大欲離未離之頃。求生不得。求死又不得。蓋皆含愛根。膠粘堅固于其間也。三開士者。其我導師乎。

書杖

余三十時。天台生有寄余杖者。卽萬年寺藤也。余答以詩云。落落枯藤杖。支予獨上臺。借他時點綴。不是

老相催。打果驚黃鳥。疏泉破碧苔。莫教龍化去。辛苦自天台。已年踰知命。躋山攀嶺。若得一杖。如憑健兒。然絕無住者。或寄邛竹。或徑山竹。皆靱而不瘦。練川婁子。柔郵書來索。寄一以去。頃年吳江鳴皋子。陶翁垂絕。留杖一枝。屬幼子贈余。長七尺。磊砢多節。蒼潤可愛。每欲作一銘刻之。而尙有待也。古銘云。惡乎危于忿寔。惡乎失道于嗜慾。惡乎相忘于富貴。又一銘云。輔人無苟。扶人無咎。適見閩中王而玄杖銘。更出人意表。曰。人莫貴杖于鄉。而貴杖于朝。杖于鄉。無錯履也。杖于朝。不知止也。而玄名志遠。爲蜀方伯。其年方剛。而銘如此。度他日決非車生耳者。故書以記之。

### 書二開士詩

癸丑。余結夏太湖翠峯寺。郁伯承挈秋潭師破浪來訪。因游西洞庭。出三開士詩。讀石公山下。已甲寅。余聽經于郡西龍潭。有僧從衆中出見余。則雪竇明生也。因挈入白石山談詩。凡數日。問覺明蓮生安在。一住小洲。一住小萍庵。日與明生往來甚數。而所居。瓦鉢紙屏。荻籬泥壁。貯米長頸瓢。堆衲折足床。非精進定。則吉祥眠。暇則相與拈一詩。歌半偈。率意而出。稱性而止。其詩精微幽澹。清遠空明。如霜中月。月中水。水中山。非火食人可得而領略也。蓋衲子詩。擬寒山則俳。擬石屋則俗。除此二病而唐晉近矣。三開士者。皆游秋潭老人之門。故品格恬素。而詩法亦清絕。秋潭鬪聲息影。枯如木雞。而賴有三高士。惠我好音。正如聽黃鸝聲。使人不能忘情。且以砭世之塵土俗情者。

### 書閩游草

白石樵真稿

吾友周公美神骨迥雅望之如巖窟圖書中人未四十勅斷家務有子孝且文不遺世事經懷公美日與羣從讀書酒食爲名山游客歲游閩歸訪予于柳上僧舍出記與詩奏余鬚髮之間尙聚雲氣第詩篇中未見噉荔枝登武夷耳余浮自罰之公美倔強不肯服曰我見入閩者均以此爲題然非游以賈則遊以舌獨余則否不借郵符不乞騶騎不仗地主酒錢此游之清者也手無鑿足無坎腰膝無絙帛買勇先驅置兩足于空外置七尺于死法外此游之任者也猿不易枝鳥不變聲樵牧如故識伴侶無異同此游之和者也游具此三德而時以詩爲政遊無定時故詩無定體余讀之其色香味馥于荔枝而聲調警快惟幔亭天上無憂人間可憐之曲庶幾次響焉公美之得于閩者儉而閩中江山得公美者奢矣公美大笑劇飲至夜分霜滅燭跋猶媿媿談閩游不置余目公美曰寧惟游有三德卽酒德亦稱是不亂清也不辭任也不爭和也公美曰人知我閩游而不知我更有醉鄉游汝何從得之蓋爲我識數語以告後之問津者

書宋高宗賜岳武穆手札

王文忠公查考高宗賜鄂王手札在十一年月似矣惜未詳按十一年春正月乙卯金人犯壽春府丁巳壽春陷己未劉錡自太平州率兵二萬拔淮西乙丑劉錡至廬州還丙寅兀朮陷廬州乙巳命岳飛進兵江州二月金人爭和州張俊敗之是月復廬州皆一一與札中語合此十一年二月事也及八月甲戌罷飛矣九月癸卯王俊告副都統制張憲謀據襄陽爲變張俊收憲屬吏以聞矣十月戊寅下飛憲大理獄矣十一月己酉始定和議乙卯以何鑄充金國報謝進誓表割唐鄧二州畀金矣十二月癸巳賜飛死矣轉眼不一年所謂聊



忠勇志吞此賊。其手墨尙未乾也。嘻。忍矣哉。高宗翰墨志云。頃是束髮。卽喜作字。凡五十年間。非大利害相妨。未始一日捨筆研。晚年隨意所適。酒後頗有佳趣。蓋自負如此。其書雖工。顧豈臥薪嘗膽必報父兄之仇者乎。武穆家御筆數十篋書。不能敵。莫須有。三字獄。可恨也。

### 書黃大癡二十幅畫冊

黃大癡過板畫冊二十幅。爲陳彥廉作。永嘉張公子貽之。橋李沈季山。季山出示余。飛動幽淡。大異本色。季山論江陵奪情。廷杖遣戍。江陵敗。起官至戎政少司馬。其人磊落雄快。酒後身熱。嘗岸幘張拳浮大白。不斷苛禮。初招余飲。修四六啓見投。已贈余詩云。門多長者頻投轄。氣奪凡夫不下樓。余不敢當也。季山歿。無子。董玄宰出四百七十金。從其繼子購之。今藏于家。余得以時時飽玩。陳彥廉會藏張旭春草帖。建春草堂。人多題咏。清鑒可知。大癡不惜拋撒墨寶如此。

### 書右軍詩

王右軍與謝萬書云。頃東遊還。修植桑果。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游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衣食之餘。欲與親知。時共權燕。雖不能興言高詠。銜杯引滿。語田里所行。故以爲撫掌之資。其爲得意。可勝言耶。常憶陸賈班嗣楊王孫之處世。甚欲希風。數子。老大志願。盡于此也。此牘。米襄陽以小行楷書之。蘭亭詩云。仰眺天際。俯盤淥水濱。寥朗無崖觀。寓物理自陳。大矣造化功。萬殊莫不均。羣籟雖參差。適我無非新。他本皆刻。適我無非親。便無復餘味。見柳公權寫蘭亭帖。乃知新字異。誰謂一字無千金也。右軍又有逸詩。

云爭先非我事。靜照在忘求。確然有道之言。置之楊許碧落間。實無愧色。

書葛道人

宋孝廉懋澄。作葛道人傳云。葛道人。崑山縣人也。當萬歷二十二年後。西方凱旋。東夷闕白既死。而征播之師未興。海內晏安。輔臣有慕神仙不死之術者。思服食空青。于是諷詞臣爲鑿山采金之說。著之館課。而不逞之徒。遂以開鑛請。輔臣從中決策。于是命錦衣官校董其事。居無何。而宵人言利者。復以權稅請。遂易官校以貂璫。率人面肉視。不能舞文。因招亡賴與俱。于是潞河權某。楚權某。淮泗權陳增。維揚權魯賢。齊魯權馬堂。所在分布。四海歌行路難。江南與越。轄係司禮。司禮故掌浙直尙衣。習吳越情。稍稱安靜。歲辛丑大浸。五關之稅日縮。司禮抵吳。會計不足。議嚴覈漏稅彌縫之。月有參隨黃建節者。通吳人湯莘徐成等二十餘家。乘覈稅之令。妄議民間一杼。月稅金三銀。姑蘇遠道。凡六門水關者三二十人。將分據之。無貨不征。又擬一段稅五分。紗則二焉。更擬羅綺。非奉稅使篆緘。不得買。飛語剋日開征。市人洵洵相期。于六月初三。詛諸玄妙觀。爲首六十人。名曰團行。明日不呼而集者萬人。踰建節所在。名覓渡橋。建節方據胡床。指揮左右。阻維檣。遏負販。而萬姓一呼。飛礫已碎其腦。復擊殺徐成等數人。還擁入市。火攻湯莘家。卽前二十人欲據關門網市利者也。先是鄉紳。給貨于二十人。市奇貨。媚稅使。約事成百倍酬。丁至是亦焚如焉。數萬人不持寸刃。遇金帛悉投火中。有掠物者輒擠之火。張空拳往來。惟罪人是討。四民寢食不驚。歡聲沸溢。當是時。事起倉卒。姑蘇守暨長吳二令。欲問主者爲誰。卒不可得。蟻聚五日。榜示萬端。無一人肯解散。抵初八。忽有壯夫。袒肩播蕉扇。突衆而出。長

揖太守朱前曰。余爲葛成實。倡是舉。請戮成一人。以伸國法。餘皆縱觀人。乞悉置勿問。太守驚愕起謝。顧司理稱嘆者久之。遂以名聞之藩司。及兩臺。撫臺曹公。方急欲得罪人。亟以成名上聞。然當事起時。道人尙居崑山。里中初七開變。始偕其兄入郡觀異事。不覺爲義所激。挺身以應上官之求。非戎首也。同事有王秩老人。年八十矣。玄妙盟神之日。秩亦與焉。道士張景和識秩面。而聞衆團行。但不知所盟何事。及道人詣官自誣。衆猶屯聚。二令見秩年老。因諭老人試代官慰衆。秩欣然謂與人曰。府縣尊官諄諄如此。我等何憂而不散去。以貽賢明慮乎。衆遂瓦解星散。有司初嘉其功。故撫臺之疏不及。已而景和逢迎稅使。及承丁紳旨。遂密揭秩與敖禎等首倡。秩坐辟死獄中。禎亦遣戍。蓋出景和之讒口。非其罪也。道人旣自誣服。兵使者杖之瀕死。吳人感其義。無不流涕。咸謂禍且不測。應在不赦。競呼爲葛將軍。預擬其死。而爲神。鏤葛將軍圖書以賽之。吳中名士張幼子。率闔郡士民爲文生祭。旨甚激亢。詞多不載。復作書致丁紳及當事。已更爲蕉扇記譏丁。頃之。有盜踰垣。幼子獄未成。輒乘間溺河死。以自滅口。事載幼子傳中。道人羈獄十餘年。歷多官訊鞫。第謝曰。賢不忍姑蘇之遂爲戰場。而命監成危。上官坐困。故不難以死解之。語載三縣令。爰書蓋實錄也。道人事得白。旣出獄。猶未娶。客有贈之愛妾者。道人笑而受之。以歸。同載不亂。還其父母家。父母義之。贈以二十金。道人以金娶里中田家女。與俱。事兩兄甚友愛。兩兄每多求焉。力有不及。中夜涕泣而已。噫。非天下至柔。孰能爲天下之至剛乎。余識道人于眉公家。道人職事眉公。嘗爲執爨灶下。見人熙熙。令人起爭席之思。太史公曰。無不善畫者莫能圖。余于道人亦云。道人素稱將軍。眉公與余議曰。是人氣韻開明。似有道者。非斬將搃旗之倫。因呼葛道人。本名成。而

爰書稱賢者從撫臺原疏也。或曰名其爲賢蓋多方之誤。隱寓曲全云。宋懋澄曰。當楚寺被逐。陳增投縲。上意猶未弛也。及衆討建節。始驚詫曰。三吳亦復騷動耶。嗣後遂不復遣。死不復補。其計于今直贅龐身。而曠探亦竟絕跡。一夫語難。萬里帖席。厥績不矣。雖然。鸞拳兵諫。顧法自戕。此余四諱。卷卷于一死也。然道人卒以不死。明聖朝無冤獄。雖古從容就義。奚以加焉。余獨悲王秩爲衆拯死。爲國解紛。干戈禮樂。萃于一人。而卒繁犷。犷。敖禎代肉食。爲蒼生請命。至不得與噬民之郭岩同死。矚下悲夫。幼子以言取禍。邦有道危言危行。尼宣殆欺余耶。余讀撫臺以下諸功令。知人心不死。猶在縉紳。天子萬年之頌。其在斯與。其在斯與。

書楊應龍殺人祭神報

播州土司楊應龍。差婁國毒把總張提調三人。原令各名苗兵各三百名。假稱清理播界。一面偵探內地動靜。一面劫虜人財。其目把于本縣地名平潭河鑿一播字。殺一人一豬祭碑。又于本縣地名河坎石龍上鑿播州界三字。又殺一人一豬一羊祭碑。祭畢。鳴鑼大叫。各村俱要投播。方許安插居住。不然。定將房屋燒毀。人民盡殺不留。昔宋襄用鄫子于社。子魚曰。六畜不相爲用。而况于人乎。得死爲幸。其後一年而執。又一年而死。蓋自古殺人祭神。未有不死者。楊應龍刑人。心無天道。未幾就擒。墟其土地。亦殺人祭神之報也。

書扈芷偶菴草小敘

昔石曼卿隱于酒。祕演惟儼隱于浮屠。皆最相友善。扈芷自西蜀走吳。顧獨與董玄宰章青蓮徐九玉眉道人爲詩友。青蓮酒豪如曼卿。縉素無揀擇。而余畏客甚。聞剝啄聲。如避催租人。及報扈芷至。蹙然喜。挽之語。

不聽歸。嘗與蒼雪匡雲休夏山中。打松子作麩。余爲煮蔬蒸菌。留連者九旬。始去。去則本如吳司馬供養秣陵山居。吳公長者。具擇法眼。不徒以其詩之能起予而已。參寥云。齊己以曠蕩逸羣之氣骨。王侯將相之推譽。而能役于石霜老人會下。此豈專用意于詩者。扈公與蒼雪背誦唯識論及天台止觀。竟夜不放參。忍飢耐凍。不以告人。遊戲而爲詩。則新意芽甲。異趣涓流。春雲秋煙。蕩于胸臆。筆墨之間。每讀之。如見峨岷山五月賣雪翁。不覺寒氣透骨。至于宛轉奇煥。則佛現鳥一聲。兜羅彌空。莫可得而議擬矣。謂祕演惟儼齊已後無詩。吾不信也。頃奢安二酋。逆我前行。西川稍梗。青蓮醉睨。扈公曰。子休矣。蜀道登天。矧今日乎。而玄宰獨謂是不足難。扈公也。贈詩云。清標燦彝華。幽意同枯木。五岳一枯筇。三峨一茆屋。筆帶錦江錦。囊攜玉山玉。人言蜀道難。奈此摩天鶴。扈公刻詩成。挾之西歸。試爲我叩小瓦屋中。辟支佛。牛心山。孫思邈。果否尙在。余與青蓮。作詩一通。以寄之。

### 書蒼雪詩稿後

蒼雪上人。自滇遊峨岷。遇扈公。裹包笠。借來入吳。禪誦吟咏。如天親無着兩兄弟。嘗結制余山中。余與之倡和甚數。其詩類法酒。殿勁有力。又類獅子絃一奏。百獸之腦俱裂。至于威儀端重。是法師。非詩僧也。余嘗謂吳中山水澹薄。不如鷄足山有迦葉古佛。公舍彼取此者何故。昔有頭陀名羅帳。自天竺入滇。好作戲舞。則山石亦舞而下。後人過其旁。唯恐石飛墜。驚趨而過。謂之催行石。公之來也。將無石催而至者歟。蒼公云。滇神臯與區。久托荒微。落蒙叟氏諸酋手中。雖天關文明。而文明不及中土遠甚。中土之文人。卽如來文佛也。陳子曰。

李洞不念佛而念賈島佛。今目前賈島佛安在。公反而求之。有餘詩矣。蒼公曰。余之詩。正如迦葉定中舞。自覺習氣不除。子爲我敍之。此集行後。一味宴坐。了沒後生死大事。若更作者。子閉我于羅刹洞中。若舍而之。他子更雨鐵以止我。

書伊尹臯陶

昔伊尹之于湯兮。七十說而乃信。臯陶釣於靈澤兮。賴虞舜而後親。此二事甚僻。見馮衍顯志賦。伊尹五就湯。而此云七十說。舜漁于雷澤。而此云臯陶。不知何所據也。

書郭子儀後身

金道悟禪師。欲遊諸方。鄉人送者求頌。有水流須到海。鶴出白雲頭之句。至熊耳。果遇白雲禪師海公。先是人問海。何不擇法嗣。海作亦頌。有芝蘭秀發。獨出西秦之語。至夜。聞空中人言。來日接郭相公。黎明。海呼僧行。令持香花。接我關西弟子。寺乃唐郭子儀建。今渠自來住持也。既至。一言相契。徑付衣盂。寺前有剽而殺人者來告急。師呼衆擒之。曰。卽汝是賊。尋得其巢穴。賊衆請命。師與其要言而釋之。路不拾遺者數十年。人以此益信師之前身汾陽王也。大定二十四年。白雲旣沒。師開堂出世。拈香鄭州之普照。復駐錫于三鄉竹園菴。時着白衣。跨牛橫笛。遊于洛川。人莫之測也。按小說所載蘇東坡爲五祖戒後身。王十朋爲闍黎後身。韋皋爲孔明後身。孔明化韋皋。滅了分數。東坡梅溪。尙有成色。子儀一轉而爲道悟禪師。則點金成丹矣。

書相

高僧傳曰。天子累召六祖。竟不往。曰。吾貌不揚。此人見之必輕法。高峯前世爲悅禪師。貌寢精修。得帝王相。衣布輒傷肌肉。馮勤短小。娶長婦。生偉男子。此皆以相爲重者也。

### 書後漢書

後漢書中有志三十卷。乃梁劔令劉昭所補。非蔚宗筆。人知褚先生補史記。不知劉昭之補漢書志也。

### 書林雪畫卷

王修微寓西子湖。但與林天素作詩畫友。天素寫此卷贈之。有朋松介石之意。此如文與可第三女黃樓障。可作修微奩具矣。秋仲舞棹。避于虎山橋。因題一絕贈之。以代援記云耳。不學夫人乘錦車。太湖橋畔卓茆廬。清秋神鷗多豪健。飛鷁雖馴莫寄書。

### 書良嶽

宋徽宗四年宣和十二月。萬歲山成。更名曰良嶽。帝自爲良嶽記。以爲山在國之良位故也。山周十餘里。初。朱勳於太湖取石。高廣數丈。載以大舟。挽以千夫。鑿城斷橋。毀樞折牖。數月乃至。會得燕地。因號昭功敷慶神運石。立于萬歲山下。以萬擔雲母埋之。日光照射。蒸如雲氣焉。其後南渡。汴京爲金人所據。理宗時。約蒙古併力攻金。兵至龍德宮。造砲石。悉取良嶽靈壁假山爲之。大小各有斤重。其圓如燈毬之狀。嗚呼。天壤間物之成毀。無足怪者。獨成于道君。而毀于腥羶盜賊之手。良可痛恨。米元章以研山身蘇氏宅。名海岳庵。庵基雖不可考。而研山爲李後主所藏。刻圖于輟耕錄上。迄七百餘年猶不朽。以此視道君良嶽。幸不幸何如也。

書李德裕論冥數有報

李德裕云。余乙丑歲。自荆楚。楚盤東周路。方出城。聞有隱者。居于泥塗。傳姓姜。不知其所如也。往謂方城長曰。居守後三年。南行萬里。則知撼余者。必因天譴。譴余者。必自鬼謀。雖抱至冤。不以為恨矣。余嘗三遇異人。非卜祝之流。皆遁世者也。初掌記北門。有管岑山隱者。謂余曰。君明當在人君左右。為文翰之職。然須值少主。余聞之。矚眙。洒然變色。隱者似悔失言。避席求去。余徐問曰。何為而事少主。對曰。君與少主。已有累世因緣。是以言之。余其年秋登朝。至明年正月。穆宗繼緒。召入禁苑。及為中丞御史。有閩中隱者。叩門請見。余因下榻與語。曰。時事久非。公不早去。冬必作相。禍將至矣。若亟請居外。代公者受患。公後十年。終當作相。自西南而入。是秋出鎮吳門。歲經八稔。尋又仗鉞南燕。秋暮。有邑子于生。引鄴郡道士而至。纔升賓階。未及命席。謂余曰。公當為西南節制。孟冬望舒前。符節至矣。三者皆與言協。不差歲月。自後十年。居相。繇西蜀而入。代余執憲者。俄亦竄逐。唯再譴南服。未嘗有前知之士。為余言之。豈禍患不可前告。神道所祕。莫能預聞乎。李贊皇又云。冥報之事。上哲不思報。柔弱不能報。報者皆中人耳。如伯有灌夫。強悍任氣之流是也。德裕此言。彼將仇視太牢之意。漸化為冷冰颯風。蓋得三異人之力居多。三異人不出于縉紳先生。而出于遁世者。乃知隱君子之有益于炙手貴人也。

書廬山寶書

廬山寶書。東坡寫黃庭內景經。贈葆光道士者。前有李龍眠白描五丁像。後則畫二蘇像與葆光像。各有



短歌。秀州項扈虛太史。捐一莊購得之。余讀書項氏。借觀月餘。已歸。崇于祝融矣。惜哉。聖史載葆光少隸冲虛。觀道士籍。宋徽宗宣和中。召至凝神殿。試以道術。有七人從之。倏不見。上問爲誰。葆光曰。臣居山常有劍術。此七人者古松也。上異之。拜金壇郎。而東坡但以道士呼之。未必其幻異至此。然博得東坡龍眠書畫。亦是羅浮一老樹精矣。

### 書後漢書

後漢書中用字有不同而可疑處。如光武紀寇盜鋒起。注言賊鋒銳競起也。而西羌傳論文。言羣種蜂起。則言如蜂之羣起。與此字義異矣。有譎字。如光武紀初致青巾左校尉官。又復致屯騎長水射聲三校尉官。又復致函谷關都尉。三致字皆當作置。又有羨字。如罷郡國都尉官。衍國字。又有闕字。如行某官事。當有事字。而多云行某官少事字。又有字義未足者。如光武紀出自景帝生長沙定王發。生字宜作子字。其義乃盡。如此之類。不可勝紀。讀者往往以意改之。似非傳疑之義。

### 雜書

酋耳。周永昌中。涪州多虎。有獸似虎而絕大。逐一虎。噬殺之。錄奏簡瑞應圖曰。酋耳也。不食生物。遇虎則殺。見虎苑。

龍毛。維縣寺塔爲龍所護。側有三池。莫測深淺。三龍居之。人莫敢臨視。貞觀十三年。三龍大鬪。雷霆震擊。水火交飛。久之乃息。人皆拾得龍毛。長三尺許。黃赤可愛。毛一作鬚。見佛藏星字圖。

紫金掠玉响盃。國初都督左丞何文輝。初賜幼名朱道兒。太祖養爲義子。後復姓。娶夫人豐氏。嘗奉高皇后密旨入內。朝見于御廚。帝后俱呼爲媳婦。呼其子環爲孫。留宮中十餘日。辭出。欽賞圓寶四個。香人一個。墨玉五明馬一對。命與孫兒買果玩弄。太祖又命皇后將紫金掠與媳婦帶回。面諭此物難得。朕嘗行山澗飲水。遇有毒蛇。水上漂花。將此掠攪過飲之。能解諸毒。如兒子何環都督出征。便與隨身帶着。又胎甲龍袍。亦與將去。環後隨蜀王之國。奉太祖親筆詔。付孫何環世襲指揮使。掌管印信。又賜玉响盃一個。玉掠髮釵一副。至今收藏。家傳爲寶。

文君甕。卓王孫家甕。今在邛士楊生二龍之書齋後軒。其祖于卓居故址掘土得之。中實青蚨數斗。渙散無存。甕製渾雅而堅。身高三尺五寸。口圓四尺八寸。腹闊九尺五寸。足闊四尺。下有漢篆。未詳。口面徑二尺。厚一寸五分。甕以時久。蔓草積苔。藤花布繞。古色蒼然。真博雅君子所不棄也。臨邛楊僑識。

白石樵真稿 卷之二十三

外記

紀西王母答問

漢元封七年七月七日。王母降。武帝乃遣侍女郭密香。與上元夫人相問。云。王九光之母敬謝。但不相見。四千餘年矣。天事勞我。致以愆面。劉徹好道。適來視之。見徹了。了似可成進。然形慢神穢。腦血淫漏。五臟不淳。關胃彭字。骨無津液。脈浮反升。肉多精少。瞳子不夷。三尸狡亂。玄白失時。雖當語之以至道。殆恐非仙才也。吾久在人間。實爲臭濁。然時復可遊望。以寫細念。庸主對坐。悒悒不樂。夫人可暫來否。若能屈駕。當停相須。帝見侍女下殿。俄失所。在須臾。郭侍女返。上元夫人又遣一侍女答問。上元是三天上元之官。統領十萬玉女名籙者也。又按老君中經。山海經。集仙詩。諸舉記。九靈太妙。龜山金母也。一號太虛九光。龜臺金母。乃西華之至妙。洞陰之極尊。姓緝氏。名婉矜。一云姓楊。名回。蓬髮戴勝。虎齒善嘯。與東王公共理二氣。治崑崙西北隅。天上天下。三界十方。女子之登仙得道者。咸所隸焉。

紀二帛僧

帛道猷。山陰人。居若耶山。少以篇章著稱。性率素而好丘壑。一吟一咏。有濠上之風。凌峯探藥。觸性爲詩。云。連峯數千里。修竹帶平津。雲過遠山翳。風至梗荒榛。茆茨隱不見。鷄鳴知有人。閒步踐其徑。處處見遺薪。始知百代下。故有上皇民。又按晉帛法橋。是中山人。少樂展讀而稍乏聲。每以不暢爲慨。於是絕粒懺悔。七日七夕。稽首觀音。以祈現報。同學苦諫。誓不改。至第七日。覺喉內豁然。卽索水洗漱。云。吾有應矣。於是作三契經。聲徹三里許。遠近驚嗟。人畜悉來觀聽。爾後誦經。五千萬言。晝夜諷詠。哀婉通神。至年九十。聲猶不變。以晉穆帝永和。中卒於河北。卽石虎末世也。道猷徧體皆綠。有肉環往來臂上。號肉釧菩薩。二帛僧奇怪如此。

紀卓文君

文君亡奔相如。與馳歸成都。後相如將聘茂陵人女爲妾。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云。皚如山中雪。皎如雲間月。聞君有兩意。故來相訣絕。(其一)平生共城中。何嘗斗酒會。今日斗酒會。明日溝水頭。躑躅御溝上。溝水東西流。(其二)郭東亦有樵。郭西亦有樵。兩樵相推與。無親爲誰驕。(其三)淒淒重淒淒。嫁女亦不啼。願得一人心。白頭不相離。(其四)長卿乃止。文君姣好。眉色如望遠山。臉際若芙蓉。肌膚柔滑如脂。十七而寡。放誕風流。悅長卿之才。而越禮焉。長卿素有消渴疾。及還成都。悅文君之色。遂以發痼疾。乃作美人賦。欲以自刺。而終不能改。卒以此疾死。文君爲之誄。

紀大小戴

儒林傳。戴德。事漢宣帝。嘗爲信都太傅。戴聖爲九江太守。德著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聖又刪德之書。爲

四十九篇。謂之小戴禮。今立之學宮者。小戴書也。

### 紀酒泉烈女

玄晏先生曰。父母之仇。不與同天地。共日月。蓋男子之所爲也。趙君安爲同縣李壽所殺。其女龐娥親。有男弟三人。皆欲報仇。會俱疫歿。壽更兇豪。娥親於白日。挺身奮刃。持壽頭。詣獄守法。辭色不變。酒泉太守表旌烈義。顯其門閭。夫娥親以女弱之微。念父辱之酷。感讎黨之兇言。奮劍仇頸。人馬俱摧。塞亡父之怨魂。雪三弟之永恨。近古以來。未之有也。

### 紀貴嬪左芬

左貴嬪名芬。兄思。芬少學。善綴文。名亞於思。武帝聞而納之。泰始八年。拜修儀。受詔作愁思之文。因爲離思賦。後爲貴嬪。姿陋無寵。以才德見稱。體羸多患。常居薄室。帝每遊華林。輒回輦過之。言及文義。辭對清華。左右侍聽。莫不稱美。及元皇楊氏崩。芬獻誄。咸寧三年。納悼后。芬于坐受詔作頌。帝女萬年公主薨。帝痛悼不已。詔芬爲誄。其文甚麗。帝重芬詞藻。方物異寶。必詔芬爲賦頌。屢獲恩賜焉。答兄詩及雜賦頌數十篇。行于世。

### 紀大山小山

何胤字子季。點弟。初胤二兄求點並栖遁。求先卒。至是胤又隱。世號胤爲大山。點爲小山。胤仕齊。領臨海。已陵王師。拜表辭職。以會稽山多靈異。往居若邪山雲門寺。胤嘗禁殺。有虞人逐鹿。鹿徑來趨胤。伏而不動。又有異鳥如鶴。紅色。集講堂。馴狎如家鷄焉。初開善寺藏法師。與胤遇于秦望。後還都。卒於鍾山。其死日。胤在般

若寺見一僧授胤香奩并函書云呈何居士言訖失所在子撰亦不仕廬陵王辟爲主簿

### 紀劉隱士

劉虬初爲當陽令後爲南郡丞頃之自免始事拂衣時年三十二論者比漢疎邴焉遂辟穀却粒餌布衣藏布衣草屨茅室土帳禮誦長齋六時不缺世諦典籍不復修綜基書小藝一切屏絕惟研精佛理述善不受報頓悟成佛義當時莫能屈註法華等經講涅槃大小品等內固已決非復外物所動建武初徵爲國子博士二年冬疾甚移在江州白雲徘徊似入欄戶有異香氣空中磬聲因卒年六十弟子等若喪父而無服道俗赴葬者數百餘人餘論爲集二十四卷梁大通三年諸子稽於謚法高人庾詵曰道懷博聞曰文何進之謚也陳實曰文爲世範行爲世則乃謚曰文範先生南郡太守任彥升曰余與先生雖年世相接而荆吳數千里未嘗膝行下風稟承緒論豈直發憤當年固亦恨深終古然叔夜之敘黔婁韓卓之慕巨仲未必接光塵承風彩正復希向玄理長想千載然其人自高假使橫經擁帚日夜掃門會不覩千仞之一咫萬頃之涓滄終於對面萬古莫能及門故以此弭千載之恨幽貞子虞孝敬曰其子之遜仕梁太常與余善求其先人遺書次以爲傳云

### 紀徐則靈化

徐則海剡人陳時隱天台山絕穀養性惟資松水隆冬不服綿絮初在緡雲山太極真人徐君謂之曰汝年出六十當爲王者師然後得道也晉王廣鎮揚州知其名手書召之則謂門人曰吾今年六十一王來召我徐君之言信而有徵遂詣揚州王請授道法辭以時日不便後夕死支體如生顏色無變帝遣人送還天台

葬。是時自江都至于天台。在道多見則徒步。云得放還。至其舊居。取經書道法。分遺其子弟。仍令靜淨一室。云若有客來。宜居於此。然後跨石梁而去。不知所之。已後。樞至。方知靈化。王遣畫工圖其狀貌。令柳晉爲之贊。

### 紀宋氏五女

宋廷芬有女五人。皆警慧。善屬文。長若華。次若昭。若倫。若憲。若荀。若昭文尤高。皆性素潔。鄙薰澤醜。不願歸人。欲以學名家。家亦不欲與寒陋。凡裔爲姻對。貞元中。若義節度使李抱真表其才。德宗召入禁中。試文章。并問經史大義。帝咨美。悉留宮中。帝能詩。每與侍臣賡和。五人者皆預。又高其風操。不以妾侍命之。呼學士。自貞元七年。祕禁圖籍。詔若華總領。元和末卒。後穆宗拜若昭尙官。嗣其秩。歷穆恭文三朝。皆呼先生。若憲文宗時以讒死。倫荀早卒。廷芬男獨愚不可教。爲民終身。

### 紀南北史

司馬溫公自謂李延壽之書。亦近世之佳史也。雖於譏諷訛謔小事。無所不載。然敘事簡徑。比於南北正史。無煩冗蕪穢之詞。竊謂陳壽之後。惟延壽可以亞之。初延壽父太師。多識前世舊事。嘗以宋齊梁陳周隋天下參隔。南方謂北爲索虜。北方指南爲島夷。其史於本國略。往往訾美失傳。思所以改正。未成而歿。延壽追終先志。作南北史。其書頗有條理。時人見其年少位下。不甚稱許。遷符璽郎。兼修國史。卒。嘗撰太宗政典。調露中。高宗觀之。嘉其咨美直筆。賜其家帛五十。改藏副祕閣。仍別錄以賜皇太子云。

### 紀馮小憐

白石樵真稿

北齊後主緯時有穆后從婢曰馮小憐。以後愛衰專寵。李長吉詩有云。灣頭見小憐。請上琵琶絃。裙垂竹葉帶。鬢濕杏花烟之句。小憐固美矣。古者以妾爲妻且不可。况以婢作夫人。任其縱恣。不亡何待乎。穆后初本斛律后從婢也。母名輕霄。莫知氏族。小字黃花。後字舍利。入宮名邪利云。有幸於後主。宮內稱爲舍利大監。後主一時得兩婢爲后。其亡徵亦微見於斯焉。

紀張愛賓書畫

張愛賓。河東人。能文。工字學。隸書外。多喜作八分書。其家乃富有典刑。而落筆不愧作者。觀其爲論。以爲書非小道。本以助人倫。窮物理。神化不能以藏其祕。靈怪不能以遁其形。則知盤礴胸次者。固已吞雲夢者八九矣。其流於筆端。自應過人。矧夫歷代奇觀。一一到眼。而手傳心授處。復有家學耶。嘗作法書要錄十卷。具載古人論書語。又以九等品第書學人物。自漢至唐。上下千百載間。其大筆名流。幾不逃彀中矣。更撰歷代名畫記十卷。自敘其右云。得此二書。則書畫之事畢矣。觀其編次之善。果非虛語。又嘗以八分書錄前人詩什數章。至其做古出奇。亦非凡子可到。

紀顏氏世系

顏之推侍郎。嘗著勸學篇。繼而其子名思魯。以博學善屬文。官至較書東宮學。愍楚直內史。遊秦較祕閣。再傳至夔府長史贈虢州刺史。名勤禮。弘文館學士。師古相時。司經較定經史育德。三傳至侍讀曹王屬贈華州刺史。名昭甫。以至濠州刺史贈祕書監元孫。暨通議大夫贈國子祭酒太子少保。名惟真。遂篤生魯國公。名



眞卿常山太守名杲卿。與夫司丞春卿。淄川司馬曜卿。胤山令旭卿。韃爲司馬茂曾。杭州參軍缺疑金卿。男允南。富平尉喬卿。左清道兵曹幼輿。荆南行軍允臧。其後復生彭州司馬威明。昆季佐父破土門。同時爲逆。胡所害者八人。又其後魯國五世孫名翊。爲台州招討使。翌爲永新令。是皆奕葉重光。聯圭並笏。顏氏于斯爲盛。謂非家訓所自不可也。

### 紀輞川

輞川其處輞水如車縛頭。因以得名。向爲宋之閭閻。業在藍田縣鹿苑寺。卽王右丞輞川第也。右丞篤志奉佛。妻死不再娶。潔居逾三十載。母夫人卒。表宅爲寺。今冢墓在寺之西北隅。

### 紀顏魯公得仙道

魯公宦跡舉世洞悉。其忠節素著。文章詞翰。特餘事耳。頗得仙道。自其宿命所通。年十八九時臥疾。有道士過其家。自稱北山君。出丹砂粟許救之。頃刻即愈。因謂之曰。子有清簡之名。已誌金臺。可以度世上補仙官。不宜自沉于名宦之海。若不能擺脫塵網。去世之日。可以爾之形鍊神陰景。然後得道。復以丹一粒授之。戒之曰。抗節輔主。勤修致身。百年外。吾期爾于伊洛之間矣。別傳云。眞卿將縊。解金帶以遺使者曰。吾嘗修道。以形全爲先。吾死之後。但割吾支節血爲吾吮。血以給之。則吾死無所恨矣。縊者如其言。旣死。復收瘞之。賊平。眞卿遷上京。啓殯視之。棺朽敗而尸形儼然如生。手足柔軟。鬚髮青黑。握拳不開。爪透手背。遠近驚異焉。行及中路。旅櫬漸輕。後達葬所。空棺而已。別傳又云。眞卿將往蔡州。謂其子曰。吾與元載俱服上藥。彼爲酒色所賊。故不

及吾。此去蔡州。必爲逆賊所害。爾後可迎吾喪于華陰。開棺視之。必異于衆。及是開棺。果覩其異。邢和璞曰。此謂形仙者也。雖藏于鐵石之中。鍊形數滿。自當劈裂飛去矣。其後十餘年。顏氏之家。自雍遣家僮往鄭州。徵莊租。回及洛京。此僕偶到同德寺。見魯公衣長白衫。張蓋在佛殿上坐。此僕欲近前拜之。公遂轉身去。仰觀佛殿。亦左右隨之。終不令僕見其面。乃下佛殿出寺去。僕亦步隨之。徑歸城東北隅荒菜園中。有兩間破屋。門上懸箔子。公便揭箔而入。僕遂隔箔子唱喏。公曰。何人。僕對以名。公曰。入來。僕既入拜。輒擬哭。公遽止之。遂略問一二兒。任事了。探懷中。出金十兩付僕。以救家費。仍遣速去。歸弗與人說。俟家內缺。卽再來。僕還雍。道其事。其家大驚。貨其金。乃真金也。顏氏子便市鞍馬。與向僕疾來省覲。復至前處。但滿眼榛蕪。一無所有。時人皆稱顏魯公屍解得道焉。

紀劉軻夢

唐侍御劉軻者。韶右人也。幼之羅浮九疑。讀黃老書。欲學輕舉之道。又於曹溪探釋氏闕戒。遂被僧服。故釋名海納。北之筠川方山等寺。又居廬嶽東林寺。習南山鈔及百法論。咸得宗旨焉。獨處一室。數夢一人衣短褐。曰。我書生也。頂因遊學。逝於此室。以主寺僧不聞郡邑。乃瘞于牖下。而屍骸局促。死者從直。何以安也。君能遷葬。必有醇謝。乃訪于緇屬。果然。劉解所著之衣。覆其骸骨。具棺改窆于虎溪之上。是夜夢書生來謝。將鷄子勸軻立食之。軻嚼一而吞其二。後乃精於儒學而善屬文章。因策名第。歷任史館。欲書夢中之事。不可自爲傳記。吏部侍郎韓愈素知焉。曰。待余暇。當爲一文贊之。愈左遷。其文不就也。

## 紀瓦官寺

瓦官寺者。昉自晉興寧中。地在金陵秦淮之陽。古所稱銅官鹽官之類是也。寺故有三寶。一爲師子國所貢玉如來像。一爲顧長康所繪維摩詰天女。一爲戴顓所損臂胛塑像。至宋孝武時。復以三十二金像益之。遂哀然爲四百八十之冠。此皆瓦官寺中物。未幾。所謂三尺玉如來者。宮中分製爲釵釧矣。惜無文筆如龜蒙之記錦裙也者。

## 紀白樂天藏文集

樂天文集七帙。合六十七卷。凡三千四百八十七首。別錄三本。一置東都聖善寺鉢塔院律庫中。一置廬山東林寺藏經中。一置蘇州南禪院千佛堂內。分八轉輪。却欲使人天一齊擁護。此老自負不小。雖然。若使伯道有兒。中郎多女。不作此言。悲夫。

樂天自杭州刺史。分司東都。有題新居呈王尹兼簡府中三掾詩云。敝邑須重葺。貧家乏羨財。橋憑川守造。樹倩府僚栽。朱板新猶濕。紅英暖漸開。仍期更攜酒。倚檻看花來。乃知唐世風俗。尙爲可喜。今人居間。而郡守爲之造橋。府僚爲之栽樹。必遭譏議。又肯形之篇咏哉。

## 紀太白佚事

太白有書。自敘其生平云。昔蜀中友人吳指南。死于洞庭之上。白禪服痛哭。炎月伏屍。猛火前臨。堅守不動。遂權殮于湖側。數年來。觀筋骨尙在。雪泣持刃。躬身洗削。裹骨徒步。負之而趨。寢興攜持。無輟身手。遂丐貸。

營葬于鄂城。其與逸人東岩子隱于岷山。巢居數年。不跡城市。奇禽千計。呼皆就掌取食。了無驚猜。其養高忘機如此。而史傳不爲書之。亦或未盡。

紀蘇中郎妻詩

漢武帝太初四年。且鞮侯單于既立。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往遺單于。作詩留別。其妻答之曰。與君結新婚。宿昔當別離。涼風動秋草。蟋蟀鳴相隨。冽冽寒蟬吟。蟬吟抱枯枝。枯枝時飛揚。身體忽遷移。當惜歲月馳。歲月無窮極。會合安可知。願爲雙黃鵠。悲鳴戲清池。乃知不獨蘇中郎能文章。卽其妻亦詞家也。

紀竺僧度妻苕華詩

度姓王。名晞。字玄宗。東苑人。求同郡楊德慎女。字苕華。未及成禮。苕華父母俱亡。度母亦卒。度覩世代無常。乃舍俗出家。苕華服畢。自惟三從之義。無獨立之道。乃與度書。謂髮膚不可毀傷。宗祀不可頓廢。今其願世教。改遠志。矚翹爍之姿於盛明之世。遠安祖考之靈。近慰人神之願。并贈詩五首。其一篇曰。大道自無窮。天地長且久。巨石故亘消。芥子亦難數。人生一世間。飄若風過牖。榮華豈不茂。日夕就凋朽。川上有餘吟。日斜思鼓缶。清音可娛身。滋味可適口。羅綺可飾軀。華冠可曜首。安事自剪削。就空以害有。不道妾區區。但爲君恤後。度答書。亦報詩五首。其一篇曰。機運無停住。倏忽歲時過。巨石故當竭。芥子豈云多。良由去不息。故令川上嗟。不聞榮啓期。皓首發清歌。布衣可暖身。談論飾綾羅。今世雖云樂。當奈後生何。罪福良繇已。寧云已恤他。苕華感悟。亦深起信。度于是專精佛法。披味羣經。後不知所終。觀此書。非獨抗志堅勇。而文亦藻蔚。苕華感悟割情。

有道緣。眞佛氏所謂無姻夫婦也。

### 紀積公辦茶

陸鴻漸自傳有云。始其家憚獨。育于竟陵大師積公之禪院。積公嗜茶。非漸兒供侍不鄉口。羽出游江湖四五載。積公絕于茶味。代宗召入內供奉。命宮人善茶者以餉積公。一啜而罷。上疑其詐。私訪羽召入。翼日賜積公齋。俾羽煎茗。喜動顏色。一舉而盡。使問之。公曰。此茶有若漸兒所爲也。於是歎公知茶。出羽見之。

### 白石樵眞稿卷之二十三終

白石樵眞稿

白石樵真稿

四〇〇

# 白石樵真稿 卷之二十四

辨

辨于寶

晉于寶字令升。新蔡人也。起家著作郎。以家貧求補山陰令。遷始安太守。王導請爲司徒。嘗撰集古今神祇靈異人物名搜神記。楊萬里曰。晉于寶一吏取禮部韻書。下注晉有于寶以進。曰乃于寶。非于也。楊大喜。以爲一字師。然余所藏宋板晉書文選。俱作于寶于令升。及搜神記周禮註。亦俱作于。無有稱于者。胡承之以爲字畫相因之訛。而取于子書爲證。按春秋有于犇。後漢有于吉。寶豈其後耶。然漢亦有于定國。焉知寶之不爲其後也。陸法言廣韻。止引于犇而不及寶。何法盛晉書稱寶撰晉記及搜神記。而不及于子。恐未可據。

辨二氏

二氏專言果報。不知吾儒亦自不爽。作善降祥。作惡降殃。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敬人者人恆敬之。愛人者人恆愛之。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皆所謂果報也。人舍此而談二氏可笑。

辨陶詩

白石樵真稿

陶淵明集歸田園居六詩其末種苗在東皇一篇乃江文通雜體三十篇之一明言學陶徵君田居蓋陶之三章云種荳南山下草盛荳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故文通云雖有荷鋤倦濁酒聊自適正擬其意也今陶集誤編入東坡據而和之又東方有一士詩十六句復重載于擬古九篇中坡公遂亦兩和之皆隨意卽成不復細考耳陶之首章云榮榮窗下蘭密密堂前柳初與君別時不謂行當久出門萬里客中道逢佳友未言心中醉不在接盃酒蘭枯柳亦衰遂令此言負坡和云有客扣我門繫馬庭前柳庭空鳥雀噪門閉客立久主人枕書臥夢我平生友忽聞剝啄聲驚散一盃酒倒裳起謝客夢覺兩愧負二者金石合奏如出一手何止子繇所謂遂與比轍者哉

辨湘妃

郭璞云天帝之女處江爲神卽列仙傳所謂江妃二女也劉向列女傳帝堯之二女湘中記曰舜二妃死於湘水神故曰湘妃劉向鄭康成亦皆以二妃爲湘君而離騷九歌既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逸以湘君者水神湘夫人乃二妃璞與逸俱失也按禮檀弓曰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故康成注曰帝嚳四妃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爲正妃餘三小者爲次妃帝堯女焉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但三妃而已帝王世紀云長妃娥皇無子次妃女英生商均次妃癸比生二女宵明燭光是也又按秦記云死而葬焉今王逸以爲溺死益非矣



孔顔後不乏聖人。自宋儒截取訓詁六經者。皆得入廟廷。而餘則擯而列之。道統之外。非公論也。如漢有李善。男子而生乳潼。唐徐無功。武后殺之。三宥之三。而神色不變。管幼安。十年木榻。范滂。三十六年不下車。杜五郎。三十年不出籬落外。此皆有聖人之品。而不願有聖人之名。程伊川靜坐如泥塑木雕。便稱揚誇詡不去口。試以當管幼安諸君。果誰難誰易耶。余嘗謂春秋後無聖人。蓋宋儒抹殺之耳。

### 辨曹操周文石崇回憲

曹操云。吾其爲周文乎。夫文王澤及枯骨。曹操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數十員。掘鑿天下塚墓。幾徧。此一反也。石崇入太學。見韻回原憲之像。歎曰。若與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間。夫韻子屢空。原思猶介。石崇少時任俠無行簡。在荊州。劫遠使商客致富不貲。此亦一反也。

### 辨風箏

高駢鎮蜀口。以南詔侵暴。築羅城四十里。朝廷疑其跋扈。一日題風箏寄意云。夜靜弦聲響碧空。宮商信任往來風。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聲別調中。旬日報到移鎮渚宮。此吳中兒戲。所謂鶴紙也。清明後。風力軟弱。不復爲此矣。元微之詩云。四角吹風箏。又連昌宮詞云。鳥啄風箏碎珠玉。註云。風箏者。宮殿之簷鈴也。齊文宣高洋時。太史奏云。今年當除舊布新。高洋乃誅諸元以厭之。強壯皆斬東市。嬰兒投之空中。承之以稍。前後死者凡七百二十一人。悉投尸漳水。剖魚多得爪甲。都下爲之久不食魚。彭城王勰之孫曰韶者。幽地牢。其從弟黃頭兒。命與諸囚。自金鳳臺各乘紙鴟以飛。黃頭獨能飛至紫陌。乃墜。仍付御史獄。畢義雲餓殺之。此戲已

見于六朝。其後五代時。漢李業與隱帝爲紙鳶于宮中。郭忠恕爲風鳶。引線長數丈。至卷盡而止。一曰風鳶。一名紙鳶。一名紙鷗。此于駢詩意頗合。頃讀睡菴詩云。飽看鷗去情如紙。強與爭將命抵絲。莫得風光都使盡。春風亦有下場時。讀之有無限感慨。真可作警世歌。但不當以風箏爲題耳。

### 主人公辨

今禪和子挑七尺杖。臥七尺單。到處飽食齋睡。更不知輪迴因果。却問是如何主人公。便云開口者便是。此輩之人。真佛所謂最可憐憫者。又問他既是開口者。便是主人公。如此現成受用。則一切農夫牧豎。皆已成佛。又何故高僧老道一味參禪。便答云。農夫牧豎不會。高僧老道却會得。不會者尙不知主人公。如何作得主。會者既知主人公。自然作得主。此輩之人。真佛所謂最可憐憫者。此何以故。只今開的答的。着衣吃飯的。若作得主人公。是認賊爲子。認奴爲主也。假若開口者便是。則飲酒食肉者亦是乎。爲淫爲盜爲殺者亦是乎。爲貪爲嗔爲痴者亦是乎。彼又答云。從正者爲主人公。從邪者爲非主人公。却問他佛與祖師。又何故云。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也。蓋禪和子所謂主人公者。正是識神。千萬劫輪迴因果之根全在此。開眼時此識神冲冲應酬。閉眼時紛紛作夢。四大紛張。游魂爲變。此識神隨風飄蕩。依草附木。投胎換舍。皆是物也。乃知前所謂開口者。便是正識神。此識神有時戒。有時定。有時慧。有時貪。有時嗔。有時痴。有時喜怒哀樂。有時酒色財氣。有時爲聖爲賢。爲仙爲佛。有時爲鬼爲神。爲禽爲獸。不過開口的改頭換臉。推班出色。做出來也。今禪和子認定此個識神爲主人公。便自謂已了大事。已斷輪迴。不知爲此識神。大事未明。輪迴未斷。何者。據禪和子之意。不過曰身如

屋舍。心如主人。身如果核。心如果仁。既如此。則主人已有去來。果仁定有生死。既有生死。則明掉在輪迴因果之中。如何云我得到了。若欲得道。須要認得因果真。自然認得生死切。認得生死切。自然識神作祟。定要因然一響。迸斷心路。方知就中消息。乃知向時能喜能怒。能哀能樂。能酒能色。能財能氣。能戒能慧。能貪嗔癡。能仙佛聖賢。能鬼神禽獸。皆心路邊事。心路起則生死起。輪迴起心路滅。則生死滅。輪迴滅。要知心路麼。只在開口的便是。只這開口的且問在內。在外在中間。生從何處來。死從何處往。將此一大疑團。終日終夜尋思勘討。不必向人禮問。不必向深山枯坐。不必向公案上追求。不必向鐘鼓焚香時乞取。不必向五臺少室飽參。不必向教乘語錄上抄寫。不必向靜處灰心掃念。只將平日思量計較卜度之心。盡行撇去。單單追討開口的在內。在外在中間。生何處來。死何處往。思之思之。又重思之。如在萬丈深坑。一力要出。如在茫茫大海。一心要登岸。如此挨併厮對。自然到摸着鼻孔處。摸着鼻孔處。則喚他主人公也。使得喚他識神也。使得喚他妄想也。使得喚他菩提也。使得此何以故。未悟之前。如稚子看戲。一一皆真。既悟之後。如優人上場。悲歡離合。皆自己生。不妨衍弄。未悟之前。如猜拳射覆。既悟之後。方知拳中幾枚。覆底何物。不用問人。不用請正。所謂生殺在手。張弛在心。到此方是真英靈。漢子堂堂大丈夫也。如未明者。千萬勿認開口的便是。他日闔王勾攝。正是勾攝開口的東西。此東西未能一棒打碎。如粉花微塵。虛空六合相似。請一味追討開口的來處去處。此便是五千四十八卷之經。一千七百隻之公案也。莫負禪和子名色。糊塗信口答人。他日領取鉄丸圍在此。真佛所謂最可憐憫者。努力努力。時不待人。

白石樵真稿

四〇六

白石樵真稿卷之二十四終

# 跋

余少時嘗就松江圖書館借書讀。欲得鄉先達眉公先生之書。則有白石樵真稿外集四卷。皆尺牘也。蟬魚飽其半。不可尋繹。晚香堂小品二卷。則殘帙。惟詩餘書序存。問之邑中藏書家。未嘗有眉公先生著作全帙者。竊慨夫眉公生當明季。高隱佘山。名動公卿間。一書刻成不脛而走天下。復有坊賈射利。以劣作假。先生名爲重者。則眉公之書。宜可以充高棟而遍僻壤。乃時不過越一朝。而其書已不數數觀若此。亦鄉邦文獻之厄乎。及後年少長。走四方。所至輒就其書肆。問有陳眉公書乎。或曰無有。或曰有。有則向取視。皆紙墨醇靜。幽幽發古光。錦襲之。芸薰之。非鉅直不售。凡在蘇見眉公大全集三十六卷。在越見眉公先生集六十卷。皆以力不能致。歡喜讚嘆。摩挲而退。由是知眉公之書。固仍充高棟而遍僻壤如故也。有之者珍重之。愛惜之。未許輕易見耳。今年春。蚤緣得假讀眉公十種藏書。則白石樵真稿二十四卷。外集四卷。全豹見焉。遂錄其文章之尤芬馥清快者。題跋四卷。以爲蕩滌口齒。

穢濁之資。而以書歸之其人。蓋猶惓然恍然如有失也。及晚香堂小品二十四卷迎歸荒庵。始若少彌其恨。旋吾友阿英亦得白石樵真稿。遂從而要之。使兩書皆付排印。將以爲嗜好眉公詩文如余者。免十年引領之勞。而快一旦朵頤之福也。余竊不自揆。嘗更欲得眉公詩文諸集。爲釐訂之合於一編。附所批評諸傳奇而行之世。亦藝林之盛事也。豈特恭敬桑梓之意而已哉。粵稽厥成。有待矣。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松江施蟄存記。